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屏東高樹大路關地區之拓墾與聚落發展之研究

指導教授：吳中杰 博士

研究生：莊青祥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本論文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九十七年
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致謝

本論文能順利完成要感謝許多人對我的幫助，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吳中杰老師，在這段期間對我論文的架構的指導提供我寫作的方向，並以他語言學的專業給予我另一個角度思考的方向，在他的關心叮嚀之下，讓我不敢怠慢論文之進度，使我論文得以如期完成。另外所上二位老師林淑鈴、利亮時老師於我求學期間對我論文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使我論文得以更精進。

感謝兩位口試老師溫振華、施雅軒老師，於口考期間對我論文的指導，其所提供的意見，讓我了解到我論文上的一些盲點及寫作技巧上缺失，在論文修改階段得以針對此缺失作修改使論文更臻完善。

在田野調查期間感謝許多人提供資料、接受我的訪談，黃啟仁校長、溫世和先生、劉貴福先生、鍾騰輝先生、溫東雲先生、江明宗先生、楊衍柄先生、鍾招榮先生……，要感謝的人太多無法一一列數，感謝有你們的幫忙。尤其黃啟仁校長在我形成論文意識階段對我的啟發，並以過來人的經驗使我省下不少探索的時間。更懷念田調期間每每都會到溫世和先生的麵店聽他娓娓述說大路關的故事，也引發我不少論文寫作的靈感。

要感謝我的同事，在我求學階段對我工作上的分擔，尤其林韋君老師在這麼倉促的時間幫我譯出論文英文摘要，辛苦你了。感謝我親愛的同學們，不以我是閩南人而有所隔閡，能與你們共同求學共同討論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真懷念這段共學的時光。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母及其家人對我的鼓勵與支持，感謝辛苦的老婆大人，在求學的這段期間，歷經懷孕生子這最辛苦的階段，又要分擔家事、照顧小孩及對我因求學而忽視了家人的包容，真是難為你了。感謝我可愛的小孩易謙，看到你活潑耍寶的樣子，讓我也忘了這期間的辛苦，更充滿論文寫作的動力。

屏東高樹大路關地區之拓墾與聚落發展之研究

論文精要

移墾社會的探討，為研究台灣史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透過聚落之拓墾與發展的研究，可以詳細的深入了解聚落開發之歷程及社會組織之情形，亦可以對區域之研究有所助益。

「大路關」地區位於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及廣福村二村，為客家六堆之右堆的一部分，據今二百多年前，清乾隆年間，廣東梅縣及蕉嶺先民到此開墾，當時除了需開墾這一片蠻荒之地外，尚須面對原住民的侵擾，而當時來此定居建立廣福庄¹，又名大路關庄，其地名之來源，其實是北排灣系，或魯凱族 Taraguang 社的音譯地名²。《鳳山縣采訪冊》稱為「大道關」，意即通往「番界」大道的關口。清咸豐七年(1857)，武洛溪(又稱口社溪)山洪暴發，河道改變，原本河道在加蚋埔(今泰山村)與大路關之間，此次河水改道由大路關庄中間流過，造成大路關庄分庄，分庄後，原大路關居民一部份移居河岸北側(今廣福村)稱舊大路關或老大路關，另有鍾恩朗率領十三戶人家移居河岸南側(今廣興村)稱新大路關，又名坪頂，蓋其地多丘陵，中有一低平小山，故名。根據伊能嘉矩所採集到的口碑³，「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為開山撫番而開鑿『南路』，由加蚋埔啟工，經由舊大路關、口社、德文社，準備循著台灣登山界早期所走的『小鬼湖越嶺路』，經過中央山脈主脊上的知本主山北鞍、巴油池(小鬼湖)，東下知本溫泉。而舊大路關便是南路的起點，而南路之開鑿並不順利，據說開鑿至德文社就遭遇到原住

¹ 由現存於廣福村順天宮之香爐，上面書寫「乾隆三十八年臘月 廣福庄眾信仝叩」，可茲證明其建立之村名為廣福庄。

² 根據《熱蘭遮城日記》1636年12/20的記載：「今天有位於山區裡互相鄰的七個村莊的頭領們前來此地(熱蘭遮城)，代表他們的村落，自願地來呈獻他們的土地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為要表示這呈獻，每一村莊帶一棵小椰子樹交付，他們並接受按照以前長官普特曼斯閣下所訂條約的各條款，要順服我們的政府，跟其他與我們結盟的村莊保持應有的態度。上述這些村莊位於搭加里揚的東邊，在那座稱 Dae 的山裡，各稱為 Taraquang、Hopurourey、Hovongoron、Gorog Dedakiang、Hosakasakey、Houagejang、Hopourourey」。文中的 Taraquang 與「大路關」讀音相似，「大路關」應為該社的漢譯地名。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278。

³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下)》(台北：遠流，1996)，頁 411~412。「準備循著台灣登山界早期所走的」應為譯者自加之語氣。

民的抗拒，被迫停工」。日本人修築隘寮溪堤防，引隘寮溪水注入里港的荖濃溪，以解決隘寮溪中、下游之水患，但是當地即為堤防所圍困，與外界阻隔。當地又俗稱為「河壩」。

舊大路關於日治時代隸屬於鹽埔鄉，光復後改名為關福村，民國 39 年改隸高樹鄉，但改名後村民認為福氣都關起來了，以致此地之發展日異沒落，故村民於民國 72 年再改名為廣福村，取其廣大福氣之義。而新大路關在日治時期亦隸屬於鹽埔鄉，光復後改名為廣興村，取其廣大興盛之義，民國 39 年改隸高樹鄉。

大路關原為傀儡生番大路關社之社址，大路關人於荷蘭時期被更靠內山之傀儡生番社群驅趕而與搬至台南玉井大武壠社，直至清初此處已成為鳳山八社大澤機社的勢力範圍。清乾隆初年，廣東梅縣、蕉嶺之客家人由武洛遷至此地拓墾建立廣福庄。其可能以平埔族人承租土地或越界侵墾並報備陞科納供取得土地使用權。乾隆四十二年，此處設立大路關隘使得居民之安全更有保障。大路關由於處於拓墾之最前線，故其於周遭之族群關係長期便處於緊張狀態，而其中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更是咸豐三年(1853)的大路關之役，其被鄰近之閩南人及平埔族包圍，幸六堆組織發揮其團結互助之精神解了大路關之危。而由《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三〈沈葆楨又奏〉中，可以看出大路關之客家人與傀儡生番之間乃處於和諧之狀態，是故在大路關之役中其並無參與其中。由此可知大路關客家人在此安身立命之道便是採此合縱連橫之道，與傀儡生番之間保持友好關係使其無後顧之憂，並藉由六堆之聯合組織以共同抵禦周遭之閩南人及平埔族人。

大路關地區由清初的開庄至日治時期也歷經百餘年歷史，其聚落的型態也漸由移墾的社會轉變為封閉的農村社會，由明治時期的堡圖至今日的電子地圖做聚落變遷之比較，從道路、橋樑、河道的變遷及地景改變、特殊用地等方面加以對照比較，可以發現這百年間其實聚落的改變不大，但對村民而言感受卻很深。從日治時期的婚姻關係中更可以看出當地族群的關係狀態，由於語言及爭水之間的衝突與隔閡使得本地之客閩關係呈現緊張的狀態，表現在婚姻關係則呈現不相往來的情形。而為緩和漢番間之衝突，突破閩庄之包圍，其採取和婚的方式以求安

身立命。由於長期遭受水患之苦至日治時期昌基堤防的完工，也迫使部分大路關人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集體遠遷他鄉，而日久他鄉是故鄉，大路關人到了新鄉後總能很快適應環境，在新鄉開疆拓土很快與當地族群建立良好關係，而亦不忘本的將已開墾之家園定名為「大路關寮」，藉此以告訴後代子孫其祖先來自何方，而每年清明節時其仍會回大路關祖墳掛紙祭祖，雖歷經二代以上仍不間斷，其對大路關那種濃厚的情感，實為吾人所感佩。在語言方面，他們口中那種異於內埔人之大路關腔口音，實為來自大路關原鄉之烙印，也常被當地之客家人抱以異樣的眼光，使其為融入當地之社會，故而在外講四縣話，在家說大路關話。在婚姻方面，則大多以當地客家人居多，當然也有與當地閩南及平埔族通婚之情形。在信仰及習俗方面，其大致與當地客家無異，除了信仰在地化外，客家傳統的「完太平福」仍是他們每年最重視的重要祭典活動。

根據日治時期 1926 年國勢調查的人口統計資料，大路關人的祖籍來源大部份來自潮州府，但若根據本區之大姓鍾、江、溫、楊等之族譜記載，本地之移民源似乎又集中在嘉應州之梅縣、蕉嶺地區，較特別的李氏則來自廣西柳州府融縣和睦，故筆者認為 1926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似乎不精確。本地以鍾為大姓，屬主姓村，村落的發展受限於環境而發展有限，且許多耕地因修昌基堤防之故被水流走，為了求生存在日治時期便發生了一波移民潮，光復後隨著臺灣大環境的改變，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很多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外面發展也造成另一波移民潮，新舊大路關也因當地產業的發展有了不同的命運。由學校的學生數可以發現，廣福村人口外移的力道較廣興村強，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廣興村檳榔批發產業的興起，及外籍新娘的移入，使得年輕人願意留在鄉下發展。而廣福村則因為豆漿產業的興起，造成一波的移民潮向外發展，其怕下一代留在鄉下會失去競爭力的心理之下，紛紛將子女轉出與其同住並在都市就學。

從本地的宗族嘗會組織可以看出，客家人注重世系，慎終追遠的觀念，有錢的會留下嘗田，供後代子孫維持世系之團結不墜；無留下嘗田者，其後代亦會本著不忘本的精神溯源祭祖，不管其派下分布在何地每年清明節都會聚集在祖墳前

祭祖掛紙。除了宗族的力量維繫著村落的發展與情感外，宗教組織亦是維繫本地發展與情感的重要力量，不管是遍布於客家社會的伯公信仰，亦或在地之媽祖信仰、三山國王信仰、觀音信仰、恩公信仰等更是村民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撐。由新大路關的最大神明會組織—福德祠祭祀公業，在洪水分庄後面臨環境艱困的新開墾階段，大家齊心協力以福德爺為精神號召，大家胼手胝足共同開墾也創造了一片天地。

大路關地區雖然只是兩個小自然村落，但是其先民開發拓墾的歷程，卻是早期典型漢人社會之拓墾歷程，亦是六堆客家先民逐漸向內地拓墾的一部血淚史。其發展的歷程，由早期的拓墾移民的社會發展成為封閉的農村社會，也是台灣典型農村社會縮影。檢視大路關地區人民的拓墾與發展歷程，其間族群關係之演變、歷經的社會變遷，正可以具體而微的彰顯臺灣大環境的轉變歷程。

大路關地區從乾隆初年，客家先人輦路藍縷到此開荒闢地，披荊斬棘化荒埔為良田，除了須面對大自然無情的摧殘，尚須面原住民為保護其祖先留下的地盤而做的反抗，及與閩南人之間為競相爭水爭地所引發的衝突，先人們也展現了無比的韌性化險為宜，堅強的駐守經營這塊土地，咸豐 3 年的大路關之役，六堆的客家族群亦發揮其團結互助的精神解了大路關人之危。而日治時期，由於日本政府在族群衝突上強力的介入下，慢慢的原住民的出草不再，閩粵械鬥的情形消失，臺灣的社會也逐漸的進入安定的社會。由日治時期的堡圖、台灣地形圖、及中華民國時期的航照圖交叉比對，可以看出大路關地區這近百年來聚落的演變是呈現慢速發展的變化，而由日治時期戶口資料更可以看出其通婚情形的封閉現象，由以上的資料所呈現出來的大路關又是個典型的封閉的農村聚落，故綜觀大路關聚落的拓墾史，正是一部由拓墾的移民聚落轉變為封閉的農村聚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也可看出客家人如何透過宗族嘗會組織，及宗教神明會組織來凝聚共識，促進宗族的團結及聚落的發展。

The cultivation of the Da- Lu-Kuan area in Kaus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in the region.

Abstract

The society of cultiv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Taiwan research histor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s research, we are able to know better of the progress of the village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ociety organization. It also benefit to the region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Da- Lu-Kuan is the main area of this research which is located in Guang-Xin and Guangfu villages, Kausu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Taiwan. The word "Da- Lu-Kuan" first appeared in 17 century when Dutch established a commercial base on Taiwan. Da- Lu-Kuan means the villages of lu kai or Pai wan .

Followed by Han Chinese immigration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kka ancestor established a village called "Guang-Fu" which belong to part of *You-dui* of the *Liu-dui* organization. In 1853 , "Min-Nan" and " Jia- Nei- Pu " aborigines besieged the Da- Lu-Kuan. It is called the battle of Da- Lu-Kuan. The local residents came from Nei-Pu and Mei-Nong fought with Min-Nan" and " Jia- Nei- Pu " to save their homes. In 1857, "the floods of river 'Wu-Ron" divided Da- Lu-Kuan" into two parts : old "Da- Lu-Kuan" and new " Da- Lu-Kuan" .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Japanese government levied lands for the "Ai-Liao" embankment and forced the local residents had to move away for the second time.

According to the map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nd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period ,Da- Lu-Kuan villages has changed slowly over the years. The data source of the marriages also shows that intermarriage was popular at the time. It is believed that Da- Lu-Kuan was a classic a rural villag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a- Lu-Kuan, the cultivation villages have transformed into a rural village.

This research reports

1. To reconstruct the cultivation village history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2.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villages , such as Min nan 、 Hakka” ping pu 、 pai wan and lu kai.
3. To excogitat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 school education and marriage system.
4. To investigate the irrigation work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vicissitude.
5. To explore the second movement of Da- Lu-Kuan villagers.

屏東高樹大路關地區之拓墾與聚落發展之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第三節 相關文獻探討與回顧.....	4
第二章 大路關地區移民聚落的建立與發展	
第一節 高樹及大路關地區的環境與地區特色.....	12
第二節 清乾隆以前的大路關地區.....	15
第三節 清乾隆以後的大路關地區.....	25
第三章 日治時期之後的聚落發展	
第一節 行政區域與聚落的變遷.....	43
第二節 日治後的族群關係.....	55
第三節 大路關的二次移民.....	59
第四章 大路關聚落的社會結構與組織	
第一節 聚落的人口與籍貫.....	75
第二節 產業經濟與維生活動.....	85
第三節 學校教育與人口結構.....	97
第四節 宗族組織.....	107
第五節 宗教組織與民間信仰.....	116
第五章 結論.....	129
參考文獻.....	132

表目錄

表 2-1：1650 年的荷蘭村落 Verovorongh 附近諸村表.....	17
表 2-2：康熙年間六堆客家拓墾表.....	25
表 2-3：乾隆 55 年南路番屯養贍埔地分配情形.....	31
表 3-1：日治時期大路關地區行政系統演變表.....	44
表 3-2：大路關地區通婚情形統計表.....	55
表 4-1：日治末期鹽埔庄聚落型態.....	76
表 4-2：鹽埔庄在臺漢人的祖籍分配：大正 15 年(1926).....	78
表 4-3：鹽埔庄人口數統計表：昭和 10 年(1935).....	79
表 4-4：新大路關村姓氏戶數及族群統計表.....	79
表 4-5：舊大路關村姓氏戶數及族群統計表.....	80
表 4-6：大路關聚落歷年人口統計表.....	84
表 4-7：日治時代鹽埔庄地目種類比例.....	85
表 4-8：大路關地區土地區段面積統計表.....	87
表 4-9：廣福、加埔地區 2008 年度各項作物栽種面積表.....	88
表 4-10：大路關豆漿產業分布情形表.....	89
表 4-11：廣興地區 2008 年度各項作物栽種面積表.....	91
表 4-12：廣興國小近十年學生數統計表.....	98
表 4-13：關福國小近十年學生統計表.....	99
表 4-14：廣興國小與關福國小歷屆畢業學生數統計表.....	100
表 4-15：廣興國小與關福國小學生家長生育率統計表.....	102
表 4-16：廣興國小學生家長職業統計表.....	103
表 4-17：關福國小學生家長職業統計表.....	104
表 4-18：民國 35 年大路關地區人民教育程度一覽表.....	104
表 4-19：廣興國小學生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105

表 4-20：關福國小學生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106
表 4-21：大路關地區祭祀公業地的規模與地目表.....	108
表 4-22：日治時期鍾伯義公嘗田產表.....	110
表 4-23：鍾伯義公嘗大路關渡台祖鍾程崇派下世系表(現分布廣興村).....	111
表 4-24：鍾伯義公嘗大路關渡台祖鍾奎增派下世系表 (現分布廣福村).....	112
表 4-25：溫榮生公嘗溫明揚派下世系表.....	113
表 4-26：大路關隴西堂李宛白派下世系表.....	114
表 4-27：大路關弘農堂楊方道派下世系表.....	115
表 4-28：新大路關淮陽堂江士章派下世系簡表.....	116

圖目錄

圖 2-1 鳳山八社社址分布圖.....	15
圖 2-2 清康熙臺灣輿圖.....	38
圖 2-3 雍正 5-12 年臺灣輿圖.....	39
圖 2-4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府總圖」的改繪圖局部.....	39
圖 2-5 乾隆中葉台灣輿圖.....	40
圖 2-6 (鳳山)縣境北界圖.....	40
圖 2-7 建設鳳邑望樓圖.....	41
圖 2-8 鼎見傀儡生番隘寮圖.....	41
圖 2-9 乾隆年間關隘圖.....	42
圖 3-1 大路關地區《臺灣堡圖》，明治 37 年(1904).....	45
圖 3-2 大路關地區《臺灣地形圖》，昭和 3 年(1928).....	45
圖 3-3 廣興村 《航照圖》，民 65 年(1976).....	46
圖 3-4 廣興村 《航照圖》，民 77 年(1988).....	46
圖 3-5 廣興村 《航照圖》，民 91 年(2002).....	47
圖 3-6 關福村 《航照圖》，民 65 年(1976).....	47
圖 3-7 廣福村 《航照圖》，民 77 年(1988).....	48
圖 3-8 廣福村 《航照圖》，民 91 年(2002).....	48
圖 3-9 廣興村 國家太空中心福爾摩沙衛星二號衛星電子地圖，2008.....	49
圖 3-10 廣興村 國家太空中心福爾摩沙衛星二號衛星電子地圖，2008.....	49
圖 3-11 大路關地圖堤防示意圖.....	52
圖 3-12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舊大路關).....	54
圖 3-13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新大路關).....	54
圖 3-14 建興村 《航照圖》，民 96 年(2007).....	60
圖 3-15 大路關寮穎川堂(鍾氏)、穎川堂(陳氏)伙房.....	61

圖 3-16 下淡水溪整治後聚落景觀的變化情形.....	63
圖 3-17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67
圖 3-18 昭和 3 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68
圖 3-19 民國 78 年林務局航空測量所測繪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68
圖 4-1 大路關地區聚落示意圖.....	76
圖 4-2 產業別就業者構成的變化.....	83
圖 4-3 泰山圳圳路圖.....	94
圖 4-4 大路關地區水井分布圖.....	9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大路關」地區位於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及廣福村二村，為客家六堆之右堆的一部分，據今二百多年前，清乾隆年間，廣東梅縣及蕉嶺先民到此開墾，當時除了需開墾這一片蠻荒之地外，尚須面對原住民的侵擾，而當時來此定居建立廣福庄¹，又名大路關庄，其地名之來源，其實是北排灣系，或魯凱族 Taraguang 社的音譯地名²。《鳳山縣采訪冊》稱為「大道關」，意即通往「番界」大道的關口。清咸豐七年(1857)，武洛溪(又稱口社溪)山洪暴發，河道改變，原本河道在加蚋埔(今泰山村)與大路關之間，此次河水改道由大路關庄中間流過，造成大路關庄分庄，分庄後，原大路關居民一部份移居河岸北側(今廣福村)稱舊大路關或老大路關，另有鍾恩朗率領十三戶人家移居河岸南側(今廣興村)稱新大路關，又名坪頂，蓋其地多丘陵，中有一低平小山，故名。根據伊能嘉矩所採集到的口碑³，「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為開山撫番而開鑿『南路』，由加蚋埔啟工，經由舊大路關、口社、德文社，準備循著台灣登山界早期所走的『小鬼湖越嶺路』，經過中央山脈主脊上的知本主山北鞍、巴油池(小鬼湖)，東下知本溫泉。而舊大路關便是南路的起點，而南路之開鑿並不順利，據說開鑿至德文社就遭遇到原住民的抗拒，被迫停工」。日本人修築隘寮溪堤防，引隘寮溪水注入里港的荖濃溪，以解決隘寮溪中、下游之水患，但是當地即為堤防所圍困，與外界阻隔。當地又俗稱為「河壩」。

¹ 由現存於廣福村順天宮之香爐，上面書寫「乾隆三十八年臘月 廣福庄眾信仝叩」，可茲證明其建立之村名為廣福庄。

² 根據《熱蘭遮城日記》1636年12/20的記載：「今天有位於山區裡互相鄰的七個村莊的頭領們前來此地(熱蘭遮城)，代表他們的村落，自願地來呈獻他們的土地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為要表示這呈獻，每一村莊帶一棵小椰子樹交付，他們並接受按照以前長官普特曼斯閣下所訂條約的各條款，要順服我們的政府，跟其他與我們結盟的村莊保持應有的態度。上述這些村莊位於搭加里揚的東邊，在那座稱 Dae 的山裡，各稱為 Taraguang、Hopuourey、Hovongoron、Gorog Dedakiang、Hosakasakey、Houagejang、Hopouourey」。文中的 Taraguang 與「大路關」讀音相似，「大路關」應為該社的漢譯地名。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278。

³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下)》(台北：遠流，1996)，頁 411~412。「準備循著台灣登山界早期所走的」應為譯者自加之語氣。

舊大路關於日治時代隸屬於鹽埔鄉，光復後改名為關福村，民國 39 年改隸高樹鄉，但改名後村民認為福氣都關起來了，以致此地之發展日異沒落，故村民於民國 72 年再改名為廣福村，取其廣大福氣之義。而新大路關在日治時期亦隸屬於鹽埔鄉，光復後改名為廣興村，取其廣大興盛之義，民國 39 年改隸高樹鄉。

筆者於民國 89 年、90 年曾於廣興村之廣興國小任教二年，於任教期間便對這個封閉的客家聚落產生好奇與興趣，除了聽聞本地之客語之腔調與六堆其他地區又不太相同外，另對其地名之由來及鄰庄廣福村之三尊石獅之歷史典故更吸引我的注意，曾於當時與同事進行田野調查以做為學校鄉土教育之課程。望著那日漸斑駁的石獅，不禁感慨何以如此歷史悠久之三級古蹟，竟淪落至如此淒涼？對此一古蹟之論述及文獻竟如此之少而不完整，而知之者更是少之又少。

長期以來台灣客家文化之研究，北部客家之研究無論在質與量上都大大的超越了南部客家之研究。而南部六堆地區之研究，除了居核心地位的內埔、萬巒、竹田、長治地區外，右堆的美濃又似乎得天獨厚，吸引眾多研究者及文史工作者的目光及興趣，論文或研究之篇數更是六堆其他地區難能望其項背，而同為右堆的高樹、杉林、六龜等相對的較少獲得關注的眼光，更庸論位於高樹邊陲之大路關了。近幾年來，學者對六堆之高樹地區之研究似乎有聚焦之勢，相關之論文亦不斷產出，但亦僅止於高樹之核心東振新、大埔、菜寮等聚落，但位居高樹邊陲之大路關似乎僅居於附屬之地位。故筆者有意藉本研究，而能使右堆高樹地區之研究更加完整。而本研究之意義在於透過小區域的拓墾發展之細緻的研究，而為六堆客家學術之研究奠基且為該區地方史之建立貢獻心力，也期盼六堆地區之研究由點擴展至面，使整個南部客家之研究更全面更細緻，更進而與北部客家之研究相抗衡。

本研究的主要的目的在於，(一)試圖重建大路關地區由清初開庄拓墾歷經清朝、日治時期時至今日村莊聚落之發展歷程。(二)由拓墾史探索當地與鄰近村落的閩、客、平埔及高山族(排灣與魯凱族)之間的關係。(三)探索當地之社會組織、學校教化及人口結構。(四)探索當地的水利設施、產業結構及變遷。(五)探索大

路關之二次移民，即由大路關再遷徙至他處之移民。綜合上述之研究目的，期望對大路關地區—這客家拓墾之前線，建立一完整之論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篇論文研究範圍界定在「大路關」地區，即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廣福村，主要研究大路關客家聚落之拓墾及聚落發展，進而探討其與周遭之族群關係。筆者將以歷史文獻蒐集為主，並配合人類學的訪談、田野調查及參與觀察，作為重現大路關聚落之拓墾與發展及變遷歷程之建構。

一、文獻部份：

史料的搜集範圍包括有：台灣文獻叢刊、方志、清宮奏章、檔案、族譜、古契書、碑文、古地圖、地籍圖、航照圖、土地臺帳、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作為基礎史料，進而從文獻資料中發現問題。

二、田野調查部份：

筆者首先就區域內之伯公、廟宇、碑文及一些特殊事件、物件等作詳細之記錄，廣泛的收集後再做篩選與分析。

其次，親自參與該區域內之重要祭典活動，採「參與觀察」的方式，深入參與各項祭典活動的流程，並與報導人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再就各項祭典儀式所代表的意義及由來，做深入的訪談及探討，並比較其六堆其他地區之異同。

第三，透過田野調查，筆者將對該區域之神話傳說、地方文獻(古文書、契約)加強收集。

最後，筆者將跨越本區域，隨著其早期二次移民的腳步親履其地，並做深入訪談，以調查其遷徙的原因及與原鄉(大路關)之臍帶關係，及與當地之族群關係。

第三節 相關文獻探討與回顧

客家聚落的拓墾與發展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整體而言，涉及本地區之相關文獻資料可以概分為兩大類：一是早期的文獻，於今多數已經成為史料的文獻，如：荷蘭時期的官方文件、日誌、清代官員纂修的志書、采訪冊，官方頒佈的律令、禁條、規章及日本學者的調查研究及民間的契約文書；一是近代研究者利用上述資料為基礎所做的調查與研究。本文獻探討將就近代研究者之研究作整理分析，擬分為三方面進行了解與分析：首先將就高樹鄉的各領域文獻作一整理，更進而縮小範圍針對大路關地區之相關文獻加以整理、分析及評論。第二部份再將其範圍擴大至在論述整個六堆的研究中有關高樹拓墾史的文獻。第三部份則是針對屏東六堆客家聚落的研究來作回顧。

一、有關高樹地區的文獻回顧：

目前針對高樹地區所作的研究不多，且並非對高樹地區作全面性的概論，而是針對其中的個別村庄來談。計有一篇學位論文；三篇研究報告。茲分別說明如下：

曾坤木《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針對高樹老庄地區之夥房做深入探討，「夥房」是客家家族的基本單位，夥房內可以細分為一至多個家庭單位，而每一個家庭即構成一個自行運作的經濟單位。在客家人家族夥房之內的個別家庭，並不是處於孤立而疏離的狀態，在夥房裡面的家庭與家庭之間在許多方面，不僅是緊密扣結，而且息息相關。夥房的規模大小是家族經濟與家庭在空間格局上的結合，它可以大到包含十數個甚至數十個家庭單位，它可能超出家族的層次而成為一個群居的宗族，也可能小至只有一、兩個家庭單位，因此，「家庭—家族—宗族」是夥房的社會發展型態。

夥房的意涵包括夥房屋的形制及居住在夥房的各房人，夥房屋是依照人的形體與風水觀來建構，夥房人居住其間須講究宗法倫理序位的安排與空間佈局；夥房人講究祖先崇拜及敬天法地的自然思維，建構天地人祖合一的宇宙觀。

該研究發覺客家夥房外在型態受到時代的演進影響逐漸凋零的現象，尤其是象徵客家夥房核心價值的祖先崇拜祖先至上，受到「神明入堂」的影響祖先牌位漸趨退讓，「壽字聯」被「神像聯」取代就是最明顯的證據。⁴

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一文，提出高樹地區的聚落開發與遷徙，受荖濃溪、隘寮溪的影響最大，荖濃溪河流改道，甚至到日治時期的整治高屏溪流域，都使得聚落產生遷徙。尤其是荖濃溪有長時間靠山直流高樹東側時期，鄉民稱為「水流東」時期，那時高樹、美濃、里港是一片平原沃野，交通往來無阻礙。但從清咸豐年間出現改道情形，荖濃溪進入高樹以後改向西南流，沖毀良田聚落，居民東遷，高樹除東側靠山外，餘均被河水包圍，至今鄉民稱為「水流西」。荖濃溪主道從「水流東」到「水流西」，造成聚落遷徙，但聚落民間飲用水及農田灌溉用水是一體的，必須「開埤作圳」，因此高樹地區的水利，除泰山地區飲用口社溪之外，均使用來自荖濃溪及其支流濁口溪之水源，開鑿舊、新圳灌溉及飲用，因此高樹聚落開發與遷徙，與荖濃溪河流變遷及新、舊圳之開鑿形成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就微觀觀點而言，小聚落亦脫離不了大環境的影響，高樹客家地最早開發地是老庄，也是高樹客家各村落開發的起源地，荖濃溪及舊圳是它生存依據的大地之母，老庄居民短距離的遷徙大車路（高樹、長榮）建興、南郡、私埤，是受大環境的河圳的影響。⁵

楊忠龍〈多重視野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高樹鄉東振村為例〉一文，從「國家權力」與「文化符號」兩者對於「族群邊界」的關鍵影響。臺灣本地地緣的認同意識是透過信仰祭祀圈的擴展與血緣宗族的建立，從祖籍與地緣觀轉向為在地認同，自清代以降的移民社會，逐漸定著為土著社會。在日本殖民時代，國家權力與地方紳權，對於方言群與族群邊界產生重大作用；而宗親會、宗教團體與墓碑等文化符號，則提供族群文化運作的基礎。國民政府來臺後，政府以國

⁴ 曾坤木，《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臺北：臺灣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⁵ 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第三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2003）。

家力量強力建構新的國族認同，一個新的我群邊界被建構；同時，在國家霸權的優勢下，既有族群邊界不斷地重整。作者從高樹東振村這個聚落，探討在族群混居下，當地之兩大族群，客庄先民來自粵東，及民國 44 年移入之南甯義胞來自浙南之福佬人，如何從移民社會型態，逐漸轉化為本土社會的歷史過程與現存面貌中，族群間的關係與文化接觸。⁶

吳中杰〈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空間變遷—以高樹鄉東振、大埔村為例〉一文，則從語言的角度，去探討何以閩客雜居同一聚落是否產生客家話在語音、音韻、詞彙、語法各方面的質變。及探討何以在東振、高樹、南郡一帶的楊姓說客家話，而大埔、菜寮的宗親卻說福佬話？作者從語言轉用的角度去作解釋，造成高樹鄉迥異於其他六堆村莊，成為閩客混居的局面。⁷

針對大路關地區所做的研究計有二篇研究論文，一為簡炯仁〈高樹鄉廣福村的三尊石獅〉一文，其認為乾隆二年時，客家人是由武洛遷來高樹，開墾東振新庄的，經一段時間之後，才陸續拓墾高樹、菜寮，大埔等地，大路關是最後才開發出來的。因此，客家人開發大路關，絕對不可能提早到乾隆二年。準此，客家人開發大路關，應該與河洛人拓墾加蚋埔大約同時，亦即乾隆十八年左右。

另其對〈廣福神獅記〉對三尊石獅的記載提出如下的質疑，就時間年代而言，咸豐七年(1857)石獅遭大水淹沒。既然庄民「傷山河變色，念故舊文物」，何不按圖索驥，模仿第一尊容貌氣可人，體態作蹲踞狀，一副小鳥依人的石獅，卻要另行建造一尊「獅」視眈眈，令人不寒而慄的石獅呢？何況當時的「口社社」已經被漢人逼進內山，以前的「番害」早已消除，實在沒有必要再另行建造這尊凶惡像的石獅，以「鎮番」了。再以石獅的功能言，既然石獅是為了「鎮番」，那尊容貌威武凶猛，前腳挺立，給人一種獅視眈眈，不寒而慄的石獅，才會派上用場，為何庄民會先砌造淘氣可人，再砌造威武凶猛的石獅？

⁶ 楊忠龍，〈多重視野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高樹鄉東振村為例〉，《客家社會與文化及教學資源整合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07)，頁 68-86。

⁷ 吳中杰，〈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空間變遷—以高樹鄉東振、大埔村為例〉，《邊陲與聚焦—建構南台灣的客家研究成果報告書》(行政院客委會計畫，2006)，頁 8-46。

因此，其認為凶猛的那尊石獅才是移墾初期所建造的，等開庄已具規模，為討個吉利，才再建造那尊淘氣可愛的石獅，建造的時間應至遲到甲午戰後。⁸但此僅其推論，須有更確切的史料方能佐證。

另一篇為簡炯仁〈「大路關」地名考—兼論廣福庄的開發〉一文，此文為前文之修訂及深論，其認為廣福庄為閩客共同拓墾成庄，但以河洛人為當地的強勢族群而興建深具河洛意識的順天宮—媽祖信仰，該庄因閩客混居而取名為廣福庄⁹。其立論的依據為媽祖信仰、廣福庄名，但仍無確切的史料以資佐證。且其一，媽祖信仰也並非閩南地區之獨有信仰，其信仰圈早已於宋代傳入客家地區—長汀，後逐漸擴散至潮州，而其功能也由主航海安全擴大至江海河湖之神了。故以媽祖信仰推論為河洛人所建立，實有待商榷。其二，廣福庄並非全意指福佬及客家之代稱，雖說北埔之「金廣福」是如此，但不意謂著全台之廣福庄皆是如此。如清淡水廳霄裡廣福莊(今位於桃園南興)即為客家人拓墾之聚落；另位於廣東省蕉嶺縣之廣福鎮亦是客家聚落，上舉之廣福地名涵意並非意指廣東客家人、福建閩南人共同拓墾，而是指廣東人興盛之意。

二、南部六堆研究中有關高樹拓墾的論述

對於先民由大陸來台拓墾六堆的論述，最早由鍾王壽發表，之後陸續有研究者提出看法。南部六堆的研究中，茲將有論及高樹拓墾的時間與地點的部分作出以下的整理：

鍾王壽首先提到客家人之拓墾右堆地區始於公元 1698 年前後客家人由濫濫庄遡上麟洛河再沿隘寮溪下游到了武洛，1721 年朱一貴亂時，武洛派出義民參加六堆民軍特別多，尤其 1732 年吳福生之亂，主要戰場在下淡水河上游，武洛庄所受威脅最大，征討吳福生的義民軍也最強勁，因此事平後與吳賊餘黨的結怨也特別深，孤立的武洛庄民更難居住。一方面有洪水的威脅，一方面有他族的迫

⁸ 簡炯仁，〈高樹鄉廣福村的三尊石獅〉，《屏東平原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175-189。

⁹ 簡炯仁，〈「大路關」地名考—兼論廣福庄的開發〉，《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6)，頁 189-201。

害，因之居民四散，人數漸減。……公元 1738 年(乾隆二年)年原居武洛庄的邱、楊、梁、賴、葉、何、徐、鍾、黃、廖、曾等姓十八伙房從武洛遷來先開發東振新庄(因大租館名為東振館)，以後發展到高樹、菜寮、大埔及大路關等庄。¹⁰

石萬壽的說法是康熙四十年代以後，客家人所墾殖的路線，分為北、中、南三線。北線為今麟洛、長治、里港等鄉境，開發較晚，其方式為集資向平埔族社購買土地，再回粵東原籍，召募壯丁來臺墾殖。嘉應州五縣人林、邱、鍾、曾等氏，單獨溯武洛溪而上，到武洛溪發源地的隘寮溪南岸，向武洛社承租溪邊土地開墾，成為北線各客家庄社中，最孤立的一社，也成為朱一貴之役以後，客家人向今高樹、美濃等地開拓荒地的基地，以及以後六堆組織中，右堆二十七庄最早形成的一庄。

乾隆元年，客家人由武洛溯隘寮溪北支而上，建大路關庄，但處境仍和武洛一樣，陷於河洛人、平埔族和傀儡番三面夾攻之中，亦非久居之處。乾隆二年，鎮平人涂百清率涂、鍾、朱、陳、羅、蕭六姓人氏，由大路關渡濃渡(筆者按應作龍肚)溪北上，在橫山之東的龍渡(筆者按應作肚)墾殖。先民初墾時，由大路關渡河，沿南方支流到「龍潭」，再渡潭至北上塘、茶頂山一帶墾殖，故名龍渡(肚)。黃昏時，再順原路回大路關，情況略同於瀾濃開庄情景。唯龍渡(肚)水源較少，不足灌溉。三年，涂百清聘請技師於竹仔門築壟攔水，逐與下游的鹽樹腳、三張廊、篤佳等地河洛人發生械鬥，久久未定。乾隆三年，劉玉衡率劉、何、黃、李、林、古、楊、張、吳等二十五姓人氏，分建竹頭角、九芎林二庄，情況與瀾濃、龍渡(肚)二庄略同。此外，由大路關為基地，所建立的村莊，尚有上下溪埔寮、石橋仔(今稱大崎頭)、南頭河(今稱河邊寮)、上坑、橫山等五個今美濃鎮內村庄。另外，由武洛為基地，沿荖濃溪而上，所建立的庄社，有乾隆三年，由邱、楊、梁、賴、葉、何、徐、鍾、黃、廖、曾等十八姓人氏，所開拓的東振新庄。¹¹此篇論文為對大路關之拓墾最詳細的論述。

¹⁰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1994)，頁 69-75。

¹¹ 石萬壽，1986，〈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臺灣文獻》37(4)，頁 69-83。

林正慧則認為，乾隆三年，原居武洛的邱、楊、梁、賴、葉、何、徐、鍾、黃、廖、曾等十八姓，因聞東北之船斗庄有名為東振之租館招佃墾荒，乃向東北移墾，耕佃於此，先墾成東振新庄。其後因該庄時遭水患侵擾，仍有部分居民向外發展，陸續墾成大車路、長榮、南郡、私埤等庄。另有一支武洛的客家移民，由武洛向東進墾，先居鹽埔，後向東墾成大路關庄。¹²

另陳秋坤〈土著地權、族群關係與客家公產：以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900〉一文，指出在不在地業主控制多數可耕地的地權分配結構下，粵籍客民利各種渠道，爬升為田主階層，然而閩主客佃的租佃關係所蘊含的階層差異，以及激烈的祖籍分類械鬥事件等歷史環境，迫使客庄族長者發展自我保護措施。其一是累積家族共同田業，盡量將田園產權歸納為祭祀嘗會等公業組織，以便集結族親力量，救貧撫恤，獎勵科考功名，以利爬升社會階層。其次，利用各村族長聲望，組織客庄自衛團體，以便對抗閩人勢力和防範土著的威脅。客庄公田發達，固然延續大陸原鄉習慣，不過，更迫切的因素則是為了應付頻繁的地方動亂和官方的軍事徵調。出堆抗敵所需米糧耗費以及各種死傷撫恤費用，都需各庄族長和各堆總理負責支理。客庄公共田業可說是因應歷史環境的需求而發展出來的結果。客家聚落的集體組織經常超越家戶和家族；在宗族之上，更有“管事”和“六堆”組織等跨越村庄，支配資源的權力網絡機制，統籌客庄事務。¹³

三、屏東六堆聚落之研究

有關屏東六堆客家區域，除了大範圍的概略性研究外，就小區域之聚落研究來看，目前亦累積了不少的學術論文，且大部份為建築與地理學背景的論文，其研究的取向亦有所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 建築學背景之研究：

邱永章《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是最早探討六堆客

¹² 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7）。

¹³ 陳秋坤，〈土著地權、族群關係與客家公產：以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900〉發表於「六堆歷史與文化前瞻學術研究會」，內埔：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2007年9月20-21。

家聚落的論文，其目的是要了解居民所建構的及其生活的實質環境，並希望為即將消失之傳統予以紀錄，歸納客家聚落形成與演變的一些通則。¹⁴另邱永章、林會承〈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一文反對陳其南先生所主張的「墾首制」拓墾方式，認為客家人入墾六堆地區多以「祭祀公業」的組織型態來進行。即墾民來臺前，先在原鄉成立「嘗」，然後由族人渡海來買田地，再租予派下子孫耕種，因而影響村莊的結構。¹⁵

夏雯霖《清末後堆地方傳統聚落之研究》，以內埔的客家聚落為對象，探討清末時期客家人在移民墾拓過程中，於「定居」上的觀念、實踐及結果，指出地理、經濟、政治、宗教四因素影響村落的形成，並解析村落實質環境的構成、體系與層級。¹⁶

(二)地理學背景之研究

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其研究範圍以長興地區、高樹地區、鹽埔地區為主，其強調政治力對聚落的影響，及嘗會、神明會等組織也是團結聚落的重要因素。作者以清治、日治與國民政府各時期之行政區域的變遷過程作為區域重分與重組的指標，討論社區網絡結構、族群關係、行政管理結構的形成、生活方式的不同特徵。其中開築水圳對於區域發展扮演著重要角色，另外此區域內客家村落之宗族、嘗會與神明會組織也都較閩南村落為多。¹⁷

鍾瑾霖《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其將整個研究範圍分成三個區域，即林邊溪與力力溪沖積扇所形成的扇頂、扇端及扇央區，探討平埔族、客家人與閩南人是如何在不同時代，入墾這不同地區而形成聚落的，著重在地形與族群拓墾方式及形成的聚落特色的探討。

¹⁴ 邱永章，《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1989)。

¹⁵ 林會承、邱永章，〈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收錄於陳溪珍主編，《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89)，頁 127-175。

¹⁶ 夏雯霖《清末後堆地方傳統聚落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4)。

¹⁷ 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論，1996)。

(三)人類學背景之研究：

以人類學民族誌為背景之研究則出現一本，Pasternak 《*Kinship &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對打鐵村與台南的中社村所作的比較研究，研究結果打破了 Freeman 認為漢人社會宗族形成的三個必要討論的條件：水稻的種植、水利工程、處於移民狀態的邊區社會的一個定律。打鐵村與中社村相較，前者處於移民狀態的邊區，既種植水稻，又較後者有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但打鐵村卻沒有照 Freeman 的推論方式，以血緣關係來形成宗族組織，反而是依地緣關係組成社會組織。這都要回溯到客家人移民初需面對閩南人與番人之間的威脅，因此依原鄉之地緣關係來組織團體，是種超越親屬關係來共組一個跨宗族的群體，水利建設也是由非親屬成員之間甚至超村落的合作才發揮效應的。後來要等到外在威脅漸消失，為了內部凝聚力才有組成親屬宗族的想法。¹⁸

(四)歷史人類學背景之研究：

賴旭貞《佳冬村落之宗教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其強調宗族組織在佳冬聚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其連結程度僅及於各姓宗族內部。透過土地公信仰的新春集福祭祀活動(又稱拜新丁)，來分析佳冬祭祀組織型態對村落的作用，發現其具有統合村落的功能，而神明會又是此祭祀活動中經費贊助的主力，因此神明會是統合佳冬的中心機能組織。後來由於神明會的解散，贊助經費來源多轉由三山國廟來協助，而統合村落的中心機制也轉由三山國王廟來辦理，祭祀組織與祭祀活動，才是影響著佳冬聚落的生命力。¹⁹

¹⁸ Pasternak “*Kinship &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¹⁹ 賴旭貞，《佳冬村落之宗教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8)。

第二章 大路關地區移民聚落的建立與發展

本章主要在探討客家人如何取得土地建立大路關聚落與及清朝時期聚落的發展過程，首先就高樹地區及大路關地區的環境與地區特色為背景，再以時間的歷史分期為軸，分成清乾隆以前漢人未至屬於原住民時期的大路關、乾隆以後客家人到此拓墾並建立聚落後的發展及族群關係，對聚落的發展作一探討。

第一節 高樹及大路關地區的環境與地區特色

一、高樹地區的環境與地區特色

高樹地區屬於沖積扇地形，河道經常改變，呈現放射亂流的狀態。其中荖濃溪的主流在清代曾長時間流貫高樹地區東半部，流經加蚋埔庄西邊與阿拔泉庄的東緣，當地人稱「水流東」時期，造成高樹鄉東半部有荖濃溪故水道溝槽及大片溪埔原野石礫地，直至清咸豐、光緒時開始「水流西」，經多次洪流，後來加設堤防，阻擋荖濃溪犯濫成為今日現況。²⁰從清末到日治初期荖濃溪曾經多次改道，大埔頭、十張犁、東振新庄西緣、水流庄、舊鹽樹庄、船斗庄、公館、木柵、舊埔羌庄、新南勢庄西南緣等聚落因之常遭水患所苦，多數聚落居民因為原居地遭河水衝毀而遷徙至附近水害未達的地區。其原居地與移民地的遷移情形大致如下：(一)由東振新庄遷移至高樹下庄；(二)從大埔頭(舊大埔的庄頭)遷徙到頂大埔、中大埔、龍眼腳、菜寮庄、舊寮庄、溪埔仔；(三)從船斗庄和鹽樹腳庄(舊鹽樹庄)搬遷到鹽樹庄、田仔庄、舊庄、菜寮庄、舊寮庄、阿拔泉；(四)由水流庄遷移到高樹下、溪埔仔；(五)從舊埔羌崙遷徙到新埔羌崙、鹽樹、新南勢，以及豐田；(六)由舊南勢遷徙到新南勢；(七)由舊大路關遷徙到新大路關。

高樹地區的客家族群首先定居於東振新庄，閩籍移民則集中於船斗庄。客家族群分佈於河川上游，地居於水圳水頭的部份，因之水田化程度高。閩籍族群居住在河川下游，人數與客籍居民相仿，因位居於水圳水尾的地帶，有若干水源以

²⁰ 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第三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2003)，頁 16。

資灌溉，故耕地景觀與同是閩籍移民集中的屏東縣其他地區不同，約百分之二十的土地水田化，然此一水田率亦和客籍地區(百分之六十以上)大不相同，充分展現水頭水尾對水田化的制約。²¹

為了增加灌溉效益，減少支圳設置，居民的田園均是緊密相連，有趣的是，原有聚落未因之解體，以致於形成聚落和田園各自分離的集村景況。當閩南籍移民人數增加，逐漸向東開發舊荖濃溪的河川浮覆地。這塊廣大的河川浮覆地原是屬於平埔族群的活動領域，清政府在嘉慶二十年(1815)頒布〈封禁古令埔碑〉，宣告此地「係無主荒地，雖不准閒人開墾，應聽熟番自行墾耕，……不許圍庄：只許社番自行栽種，閩粵人不得占墾」。然而，儘管清朝政府一再地明令禁止閩粵人士越界侵墾，並且勒石、曉諭。但是面對人口壓力等種種問題與開拓新天地的期望，閩粵籍移民除了努力提高單位農業生產力外，便是積極地擴張土地面積。因此，居住於高樹地區南半部的閩籍移民便與東北方以平埔族群為主的加蚋埔住民和東南方以客籍移民為主體的大路關居民，為了爭奪時顯時隱的浮覆地發生衝突，甚至引起械鬥。²²

二、大路關地區的環境

位於高樹南部之大路關地區，廣興村位於高樹鄉的最南方，鄰三地門鄉，與鹽埔鄉振興村隔隘寮溪遙遙相對，與廣福村原屬一庄，地名稱作「大路關」，後來發生水災，沖成兩半而分庄，廣福村稱「舊大路關」，廣興村稱「新大路關」。廣興村在自然分界上大致位於隘寮溪及口社溪之間，河流平常只見乾枯河床，只有夏季雨後才能見到較大水勢。又地形屬丘陵，中有一低平小山，所以又叫「坪頂」。廣福村位於廣興村的北邊兩村中隔沙卡蘭溪(口社溪)，北與同鄉泰山村相鄰，西與同鄉南華村相接。

大路關地區地處屏東平原及大武山山脈下的丘陵地帶，氣候高溫多雨，冬季晨間常有薄霧籠罩，堪稱風調雨順的好地方。廣興社區座落於沙卡蘭溪及隘寮溪

²¹ 黃瓊慧，〈屏東縣高樹鄉聚落發展與地名探源〉，《屏東文獻》2(2000)，頁 69。

²² 同上註，頁 71。

河谷間的小丘陵上。而廣興與廣福村兩聚落中間隔沙卡蘭溪，沙卡蘭溪未鋪橋之前，居民出入須涉水渡溪，頗不方便。廣福橋鋪完成後，居民皆以汽、機車代步。

本區普遍屬於頭嵙山層的礫石層，由於河流的侵蝕及堆積作用，加上地形的抬升，在這裡可以看到堆積、折曲、曲流、地層排列、河階等自然現象。地球內部的引力作用，如果超過地層負荷的強度，便會衝破地殼釋放出來，形成破裂性的地層破壞的現象，俗稱「斷層」。地球科學家們，把可能再發生活動的裂縫稱為「活斷層」。廣興國小位於一百公尺活斷層內，曾受地震威脅，在九二一大地震中，曾發生五級餘震。

廣興村高溫多雨的環境中所生成的土壤屬於極育土，在B層中有一粘粒洗入聚積的層次(黏聚層)，因此特別粘，由於強烈的淋洗作用，鹽基性陽離子流失(交換性鹽基百分比小於35%)。土中的氧化鐵和氧化鋁含量多而紅棕色之酸性土壤，乾時很硬，肥力偏低，適合種植鳳梨、荔枝、甘藷等耐酸性最強的作物。

廣福村之土壤則屬於新成土，由母質化育生成之最年輕土壤，大分佈於山地、河流沖積三角洲河口、新沖積平原等地，通常土層很淺或整層無變化，土層的特徵是沒有任何B層的存在，其土壤特質孔洞極少，比較壓實，土層顏色全部是黑灰色，石頭含量多。²³

第二節 清乾隆以前的大路關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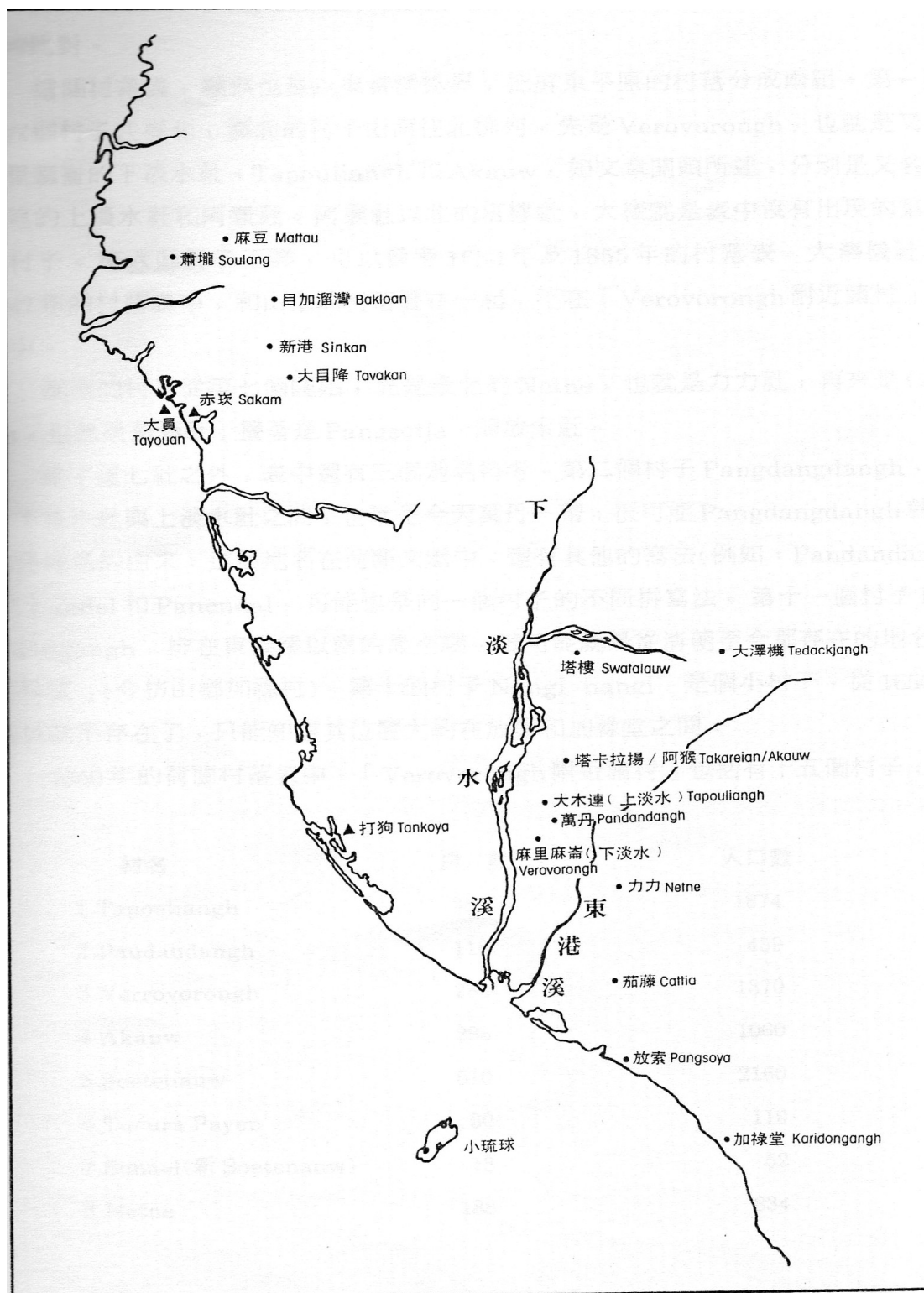
一、漢人未拓墾前的大路關社

屏東平原在漢人未入墾前，為平埔族熟番「鳳山八社」的活動範圍。鳳山八社的規模，最晚在1647年之前就已經奠定了(根據〈1947年台灣番社戶口表〉)，一直到1764年《重修鳳山縣志》出版的這一百年間，這八社一直存在，而且所在的位置(至少相對位置)，沒有太大的變動²⁴。鳳山八社由北而南依序是大澤機社、塔樓社、阿猴社、上淡水社、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圖2-1)

²³ 引自 <http://www.gosps.ptu.edu.tw/>

²⁴ 李國銘(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台灣史研究》1(2)，1994，頁114。

圖 2-1 鳳山八社社址分布圖



資料來源：李國銘〈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頁 110

荷治時期的文獻曾出現過 Taraquan，為位於九如鄉東邊大武山一帶山區的番社。該番社的譯音與「大路關」相似，故「大路關」此一地名應是 Taraquan 番

社的漢譯地名。根據《荷治下的福爾摩沙》的記載：

1635年12月18日，近午，住山上的大武壠人來了，他們在半路上被漢人拖延了，漢人騙他們，使他們很怕我們。我們極力安撫他們。以他們的習慣對待他們，使他們不相信漢人的謊言。這個代表團也帶來兩雙箭，那是也住在山上的Taraqan族人請他們帶來給我們的。Taraqan人被住更深山的人所驅逐，所以到大武壠躲避。他們請求我們給他們和平與安全。他們說Taraqan人很樂意親自來，但因忙於搬運財物，不克前來。²⁵

1636年4月18日，一些Taraqan人來到新港，想求和平。他們原來住在高山，現在和大武壠人住在一起²⁶。

1636年12月20日，山上7村的頭目來訪。在他們的自由意志下，他們依前長官所訂的條款，將其主權讓渡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照其他各村的方式，每村各送一棵小可可樹為憑。每位代表都收到一份小禮物。第二天他們回家。

這些村子在塔加里揚以東的山上，其村名是：Taraqan、Honavahey、Hovongoron、Goroy、Dedakiang、Hosakasakey、Houagejagejang、Hopourourey。

27

根據李國銘〈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中提及此段記載，文中並註釋說明「大路關社可能是魯凱或排灣族。大武壠族群當時大約住在台南縣的玉井盆地。」但若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排灣族或魯凱族並無“H”之元音，故Honavahey、Hovongoron、Hosakasakey、Houagejagejang、Hopourourey是否為魯凱或排灣族則有待考證。可以確定的是大路關地區在漢人未入墾之前屬於傀儡生番的地盤，舊稱大路關社，其坐落於搭加里揚東邊山區的一個部落，且被鄰近居住於高山區的敵人所驅趕，向坐落於台南縣玉井盆地的大武壠社群請求庇護，同時也向荷治當局請求歸順，卻因部落忙於搬運其財物，未克前來。1636年4月18日的記載，顯示原居於內山的大路關社人已經遷徙至大武壠地區和大武壠住在一

²⁵ 英譯甘為霖、漢譯李雄揮《荷治下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頁177、178。

²⁶ 同上註，頁194。

²⁷ 同上註，頁222。

起；1636年12月20日，大路關社的頭目終於與其他七個部落的頭目如約一同來到熱蘭遮城，各以一棵小椰子樹向荷治當局表示歸順。根據1635年11月麻豆社人與荷治當局所訂定的和平條款其內容如下²⁸：

- (1)他們還擁有的東西，不管唸珠或衣服，都應歸還我們。
- (2)他們必須奉獻一些東西，像豬和米。
- (3)每兩年在謀殺日，必須送兩隻豬到大員。
- (4)他們的主權要讓渡給我們，將檳榔和可可樹種於裝有麻豆泥土的瓶子裏，送到長官腳下，以為標記。
- (5)必須發誓永不以武力對付我們。
- (6)不可殺害漢人。
- (7)如果我們和別村作戰，要加入我們這一邊。

其中第四條之規定，與大路關等七村的頭目到熱蘭遮城，各以一棵小椰子樹向荷治當局表示歸順之模式類同，亦即有意結盟的番社必須攜帶當地特有的植栽來獻，以示將村社土地奉獻給荷治當局。可見在荷治時代，大路關人即已歸順臣服於荷蘭人的統治。

大澤機社出現在荷蘭的文獻記載約與大路關同時期，如上文所提及的大澤機(Dedakiang)在1636年底和七個包括大路關(Taraquan)山上的村落，一起歸附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其與大路關、那瓦黑(Navahey)、豐國隆(Vongoron)、郭洛伊(Goroy)、波羅雷(Pororei)、索瓦結結(Sovageigiang)、撒卡撒凱(Sakasakei)，一共八個村莊，統稱為「Dal」。其中，大路關、大澤機的地域，和日治時代稱為Tao(Makatao)的族群地域有重疊之處。Dal和Tao之間的關連，值得進一步探討²⁹。1647年荷蘭時代的番社戶口表中，南部集會區「Verovorongh附近諸村」的戶數及人口數中，大澤機社和山上的村落擺在一起，不在「Verovorongh附近諸村」的表中。

²⁸ 同上註，頁173、174。

²⁹ 同註24，頁123。

但到了 1650 年的荷蘭村落表中，「Verovorongh 附近諸村」包括有十五個村子：³⁰

表 2-1：1650 年的荷蘭村落 Verovorongh 附近諸村表

編號	村名	戶數	人口數
1	Tapoeliangh	387	1874
2	Paudaudangh	116	459
3	Verovorongh	283	1370
4	Akauw	296	1060
5	Soetenauw	510	2160
6	Tucura Payen	30	110
7	Sonael(新 Soetenauw)	18	52
8	Netne	188	834
9	Tedackjangh	225	900
10	Terramimissan	7	24
11	Avassovangh	10	39
12	Souvannevey	15	75
13	Dantswyck	11	37
14	Cattia	369	1654
15	Pangsoya	316	1599
	合計	2781	12247

其中 Tedackjangh(大澤機)及其附近四個不滿一百人口的山上小村(第九到第十三個村子)，被劃到「Verovorongh 附近諸村」來。由表中十五個村落，人口數目相差懸殊，超過八百以上的村子，只有八個：Tapoeliangh、Verovorongh、Akauw、Soetenauw、Netne、Tedackjangh、Cattia、Pangsoya；其餘的村子，除了 Paudaudangh 之外，甚至都還不滿一百二十人。這八個大村，也就是後來的「鳳山八社」，

³⁰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一)〉，《南方土俗》4(1)，1936，頁 55-56。

Tedackjangh 和清朝文獻中的大澤機，地理位置相當，差不多都在今天高樹鄉的山邊。³¹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之後，清治台當局即於隔年，沿潮州斷層，「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繪製一條「番界線」，禁止漢人越界墾殖。根據《台海使槎錄》的記載，該「番界線」的界址如下：

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索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薑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外之舊檳林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柯林，塔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琅礮，亦為嚴禁³²。

根據伊能嘉矩的考據，其範圍相當於現在的地點如下：

阿猴社為同里阿猴庄(屏東市)，揭陽崙為同里揭陽庄(長治鄉德協村)，柯柯林為同里澎厝庄之茄荖仔(鹽埔鄉洛陽村)，塔樓社為港西上里之塔樓庄(里港鄉塔樓村)，大武崙為同里後庄附近(九如鄉後庄村)，內卓佳莊為同里篤加仔庄(里港篤加村)，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為港西里武洛庄外之武洛溪岸(里港鄉茄冬村下茄冬)，加六堂為進入琅礮(恆春半島)之隘門，即嘉禾里之加祿堂庄(枋山鄉加祿村)³³。

大抵而言，該條「番界線」幾與梯型的屏東平原的中線(呈西北—東南走向)重疊，亦即沿著屏東平原的沖積扇尖，約為倒立梯形屏東平原東南角到西北角的對角線。其實，「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亦即山上村與平埔族村社之間尚有一個廣大模糊地帶。該模糊地帶原屬於潮州斷層西麓山腳下平埔原住民，以及東麓山區原住民之間的共用狩獵場，為彼此之間勢力的緩衝地區³⁴。由

³¹ 同註 24，頁 113。

³²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4)，頁 167。

³³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南投：臺灣文獻會，1985)，頁 390。

³⁴ 簡炯仁，《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6)，頁 192。

清康熙臺灣輿圖(圖 2-2)顯示大路關地區約位於鳳山八社之大澤機社的勢力範圍內，且位於番界線外。該輿圖所列大澤機社之四周里程數如下：「大澤機社(東至大山伍里、西至溪拾里、南至塔樓社參拾里、北至溪貳拾里)」。其範圍約今之高樹泰山、大路關以東山區，及西到鹽埔、里港交界一帶。

現存的清朝志書中，最早出現屏東平原八個「番社」名稱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3)的《康熙福建通志台灣府》，八社的排列次序，依次是力力、茄藤、放索、下淡水、上淡水、阿猴、塔樓、大澤機。但直到雍正以後，文獻突然出現「武洛社」(圖 2-3)，並進而取代「大澤機」成為「鳳山八社」之一。

根據成書於雍正年間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書中之「南路鳳山番一」中的鳳山八社：「上澹水(一名大木連)、下澹水(一名麻裡麻崙)、阿猴、塔樓、茄藤(一名奢連)、放索(一名阿加)、武洛(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³⁵。及〈番俗六考〉中有關武洛社的記載：

武洛社，八社中最小；性鷙悍，逼近傀儡番。先是傀儡生番欺其社小人微，欲滅之；土官糾集社番往鬥，大敗生番，戮其眾無算。由是傀儡懾服，不敢窺境。其子孫作歌以頌祖功；冬春捕鹿採薪，群歌相和，音極亢烈，生番聞之，知為武洛社番，無敢出撻其鋒者。余詩云：「發聲一唱乾競嘻呵，不解腰眉疊何。傀儡深藏那敢出，為聞武洛採薪歌！」³⁶

及〈番俗六考〉所收錄的「武洛頌祖歌」，全文如下：

嘻啊浩孩耶嘎(此句係起曲之調)！也連糾(先時節)，鎮喇烏留岐疊哪(我祖先能獻傀儡)，那咧平奇腰眉(聞風可畏)；鎮仔奇腰眉(如今傀儡尚懼)，嗶耳奄耳罩散嘎(不敢侵越我界!)。³⁷

乾隆二十九年(1764)，來台擔任鳳山縣令的譚坦的〈巡社紀事〉的詩文，對當時的「武洛社」有如下的描述：

稻隴轉平埔，驅車入武洛。旌竿繞寒雲，戍樓曉明析。

³⁵ 同註 32，卷七，〈番俗六考〉，頁 143。

³⁶ 同註 32，卷七，〈番俗六考〉，頁 149-150。

³⁷ 同註 32，卷七，〈番俗六考〉，頁 148。

土目跪前迎，庶番互聯絡。社丁雖稀少，勇壯俱起躍。
昔在大澤機，舊址連巖嶸；日與生番伍，趨走類猿獾。
自從歸化來，薰蒸銷獐惡；移社向中日，婦子安耕穫。
我來宜皇仁，毋使逢不若。山鬼應從風，祥和遍村落。³⁸

其中黃叔瓚所謂的武洛(一名大澤機)，及譚垣詩文中的「昔在大澤機」是否表示「武洛社」原先就是「大澤機社」，但又為何乾隆六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所附〔福建臺灣全圖〕中的〔鳳山縣圖〕(圖 2-4)中武洛社與大澤機社同時存在，簡炯仁〈就《臺海使槎錄》記載「武洛(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試論武洛社的原住地〉一文中³⁹，提出其見解，其認為「大澤機社」為位於潮州斷層一帶的「傀儡番」系統的部落，而「武洛社」則是居住在里港與鹽埔兩鄉交界一帶。雍正以後既然〈武洛社頌祖歌〉就在歌頌，以前該族先人曾經如何英勇地驅退「傀儡生番」的欺凌，致使「傀儡生番」不敢侵襲，又怎麼可能會往西退卻到里港、鹽埔一帶，而有「昔在大澤機」的說法呢？據其文中論述，「武洛(一名大澤機)」的「大澤機」，並非意指高樹鄉泰山村附近屬於排灣族或魯凱族系統的「大澤機社」，並與之有替代的關係，而是指涉《重修鳳山縣志》〔縣境北界圖〕中，以大澤機庄為中心，大澤機西溪及大澤機北溪為兩邊，潮州斷層為底邊，所構成的三角地帶，亦即包括現今里港、鹽埔、高樹三鄉，上述二溪流域的廣大地域。由於武洛社的社址坐落在大澤機，史料因而才有「武洛(一名大澤機)」的記載。而由康熙時期的志書，甚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稿的《鳳山縣志》，有關「鳳山八社」，都只記載「大澤機社」，而無「武洛社」。「武洛社」首度出現於成稿於雍正年間的《台海使槎錄》，不過真正在官方文獻則是，康熙末年「番界」、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十六日的〈奏報鳳山縣生番殺傷人情形摺〉⁴⁰，以及〔雍

³⁸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誌》，卷 26，〈藝文(七)〉(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404-405。

³⁹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64-92。

⁴⁰ 梁志輝、鍾幼蘭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摺摺臺灣原住民史料》，【雍 017】〈奏報鳳山縣生番殺傷人情形摺〉(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8)，頁 23。

該摺文部分文字如下：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禪濟布

正 5-12 年臺灣輿圖〕，顯示該社應是在康熙五十八年以後才進入屏東平原，並居住於「大澤機」。其推論，當年「武洛社」由別處遷來後，佔據「大澤機社」西方領域，並「逼近傀儡生番」的大澤機社，因而導致二社之間的敵對事件，並驅逐大澤機社往東遷移，而「武洛社」也因佔據「大澤機社」的地盤。

既然武洛社是從他處遷徙而來，那麼其原居地在何處？由「武洛(一名尖山仔)」的「尖山仔」，則為指涉九芎林的「尖山」，以及源自於「尖山」的「尖山溪」，亦即現今的美濃沖積平原。根據考古調查研究，美濃平原則為「蔦松文化美濃類型」的所在地，為屬於「蔦松文化」族群的居住地⁴¹。「武洛社」也屬於「蔦松文化」系統內的「番社」之一。

筆者認為大澤機社與武洛社應是指具有從屬關係的同一社群而互為替代，由黃叔瓚的《台海使槎錄》書中之「南路鳳山番一」中鳳山八社之武洛社(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即表示武洛社及大澤機社是同一社群的不同稱呼。因在清初高樹東邊之山麓丘陵統稱「尖山」，故一名尖山仔。另其在該書之「北路諸羅番四」時，卻又將武洛社與大澤機同時並列，其記載如下：

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巔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臺、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自後往來漸眾，耕種採樵，每被土番鏢殺、或放火燒死，割去頭顱，官弁詰捕。而相近者為木岡、武洛、大澤機，遠之為內幽諸社，生番環聚，緝治為艱。立界絕其出入，可以杜患矣。⁴²

在范咸所編之《重修臺灣府志》卷五〈賦役(二)〉則提到大澤機社之情形如下：

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臣景考祥 謹

奏為

奏

聞事雍正參年拾月貳拾日具鳳山縣知縣蕭震報稱本月拾陸日武洛社熟番貓力同伊子株噴到山邊砍竹不知何社生番數人從草間突出將貓力鏢死割去頭顱株噴走脫該縣通報督撫在案……。

雍正參年拾壹月初陸日

監察御史臣禪濟布吏
科給事中臣景考祥

⁴¹ 劉益昌，〈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收錄於鄧憲卿主編《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8)，頁 27~28。

⁴² 同註 32，卷五，〈番俗六考〉，頁 112。

乾隆二年，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八社番丁共計一千七百四十八，共徵銀三百四十九兩六錢(下淡水社番丁二百九十二，力力社番丁一百六十，茄藤社番丁二百八十，放索社番丁二百八十六，上淡水社番丁二百三十七，阿猴社番丁一百六十一，搭樓社番丁二百三十四，大澤機社番丁九十八)。⁴³

乾隆二十九年(1764)，來台擔任鳳山縣令的譚坦的〈巡社紀事〉的詩文中提到的武洛社「昔在大澤機，舊址連巖嶼；日與生番伍，趨走類猿獾。」。朱景英於乾隆三十七年所撰之《海東札記》則提到：「鳳山縣熟番八社：曰武洛社(舊名大澤機社)、搭樓社、阿猴社、上淡水社、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⁴⁴

同治十二年(1873)丁紹儀所撰之《東瀛識略》則提到：

百餘年來，自生自滅於崇巒疊嶂間，有社名存而番已易者，有番是而社名非者，且有土人佔耕其地仍冒社番名者；兼以番語侏葛，有音無字，譯者參差不一。即如鳳山番社「大澤機」，土人咸呼「武洛里」。⁴⁵

由上列之文獻可以推論大澤機與武洛是屬同一社群，之所以有不同的稱呼且同時存在，其可能是表其分布坐落的地理位置而言，該社約於康熙末年以前分布坐落於大澤機(今高樹鄉泰山村附近)，故一名「大澤機」。而至〔雍正 5-12 年臺灣輿圖〕則顯示武洛社已取代了大澤機社之名。在黃叔瓚的《番俗六考》提到「武洛社，八社中最小；性驚悍，逼近傀儡番，……」及「武洛頌祖歌」中描述傀儡番懼怕他們的情形，可以看出其強悍的程度，由是也不難想像其勢力範圍擴大，而社址範圍延伸至今里港與鹽埔交界之武洛了，故何以至〔雍正 5-12 年臺灣輿圖〕時以武洛社之名取代了大澤機社之名。但為何到乾隆六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所附〔福建臺灣全圖〕中的〔鳳山縣圖〕中武洛與大澤機同時存在？大澤機的位置約今之高樹鄉沿山一帶為其舊的社址，而武洛的位置約在今里港、

⁴³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五，〈賦役(二)〉，(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93。

⁴⁴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四，〈記社屬〉(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57。

⁴⁵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六〈番社、番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70。

鹽埔兩鄉交界一帶為其新的社址。而至〔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圖 2-5)顯示大澤機社與武洛社兩社之間被巴輓溪所阻隔，概因河流的沖刷導致地景的改變，而舊社大澤機社位於溪北，而武洛社則坐落於溪南。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中的〔縣境北界圖〕(圖 2-6)可以看出，大澤機社之社址已出現漢人建立的村庄—廣福庄、大澤機庄了。

二、六堆地區客家人的拓墾

大抵而言，客家人在台灣南部的拓墾及土地取得方式，或因沿海平原土地多為閩人所占，其發展受到諸多限制，或佃或傭，或與閩人合作協力拓墾，或往內山未墾之區與番爭地。拓墾初期多係闢墾新地後再回原鄉招募同籍鄉民入墾，其後於康、雍之際，粵東因人口增加與連年災亂，造成大量移民湧入台灣，此時移民來台拓墾方式則不同於早期拓墾方式，一則大多直接由原鄉來台，除同鄉外多具同宗的關係；此外多以共同遠祖為名，籌組資金，以嘗會(祭祀公業)之名，集體來台拓墾⁴⁶，集資向閩人或番民購地；此為清代客家拓墾過程中之重大轉變。

由於客家人入墾下淡水以東地域前，漳泉福佬人即已墾居該處，建立了萬丹、新園等聚落，其後並向鳳山八社拓墾，其拓墾路線北沿下淡水溪而上，開墾下淡水溪及其支流牛埔、武洛、隘寮等三河流域⁴⁷。因下淡水以西已無發展空間，溪東則為強悍之鳳山八社土地，非客家人所能單獨應付，只好依附於漳泉業主之下，立濫濫庄於屏東萬丹鄉四維村，作為客家拓墾的基地，並建立客家式的土地公廟(即伯公祠)。因濫濫庄無法容納過多的移民，同時受到河水氾濫以及漳泉福佬人的進逼，遂逐漸向鳳山八社地域開墾，從康熙 25、6 年起迄康熙 60 年朱一貴事件，客家人在下淡水溪以東、東港溪沿岸建立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有關六堆的開發非一蹴可及，而是經過不同的時空路線與階段，學者也有不同的見解，但幾乎是大同小異，不出北、中、南三個路線進行，但也有特例而非刻板三個路線而已，茲整理如下表。

⁴⁶ 林會承、邱永章，〈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收錄於陳溪珍主編，《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89)，頁 134。

⁴⁷ 同上註，頁 128、129。

表 2-2：康熙年間六堆客家拓墾表

拓墾階段	拓墾路線與地區	堆別	說 明
康熙年間	中線：由濫濫庄向東港溪流域，即今之竹田、萬巒、內埔等三鄉境內開拓。	中堆 後堆 先鋒堆	康熙年間的拓墾活動分成北、中、南三個方向進行，客家人在萬丹附近上岸後較大的據點大概就是濫濫庄，沿著東邊的東港溪谷兩岸向北南進墾了今日竹田、內埔、萬巒三個鄉的大部分。
	南路：鍾王壽認為由東港溪沿岸南下佳冬、新埤鄉。賴旭貞認為係海陸多方面多階段移墾佳冬、新埤鄉。	左堆	
	北路：沿番仔寮及隘寮溪間墾殖，甚至北溯武洛溪而上，即今之長治、麟洛鄉及里港武洛庄。	前堆 右堆	

第三節 乾隆以後的大路關地區

一、大路關庄的初拓

根據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的說法，客家人拓墾右堆，始於林、邱、鍾、曾等姓氏溯武洛溪而上，至隘寮溪南岸，集資向武洛社番承租溪邊土地開發，再回粵東原籍召集壯丁來臺墾殖，墾成武洛庄(在今里港鄉茄苳村下武洛地區)，這是康熙年間，客家人向北開墾最北部，也是最孤立的聚落。乾隆二年(1738年)原居武洛庄的邱、楊、梁、賴、葉、何、徐、鍾、黃、廖、曾等十八姓伙房從武洛遷來先開發東振新庄(因大租館名為東振館)，以後發展到高樹、菜寮、大埔及大路關等庄。根據《高樹鄉志》的記載，本村先民來自廣東梅縣一帶，最初居於里港武洛，其後遷至鹽埔，再由鹽埔遷至大路關，建立了廣福庄，又名大路關庄，概因保留當地原始地名之原故。

客家人在武洛社的拓墾，其取得土地的方式乃向武洛社平埔族人承租溪邊土

地開發，那麼由武洛進墾至高樹及大路關地區則無詳細的記載，其取得土地的方式又是如何？

由康熙末年所畫定的番界線顯示此區尚屬番界線內，屬於武洛社的勢力範圍，而清政府規定：「凡逼近生番處，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雍正、乾隆時期頒佈許多關於漢人禁入番地的禁令：

雍正七年(1729)議准：「台灣南路、北路一帶山口，生番、熟番分界勒石，界以外聽生番採捕。如民人越界墾地、搭寮、抽藤、吊鹿及私挾貨物擅出界外者，失察之該管官降一級調用，該上司罰俸一年；若有賄縱情弊，該管官革職，計贓治罪。」⁴⁸。

乾隆二年(1737)，復重申嚴禁越番界之禁令，對地方文武官弁防止漢人偷越番地，採取獎罰並行的方法⁴⁹，並對偷越番界之漢人嚴懲以「杖一百，如近番處所偷越深山抽藤、釣鹿、伐木、採稷等項，杖一百，徒三年。」其他相關之地方頭目、鄉保、社長、巡查兵役等均予以議處。⁵⁰

乾隆九年(1744)且令禁設官莊，以防止「客民侵占番地，彼此相競，遂投獻武員」，據為己有之弊事發生⁵¹，同時，為了避免漢人侵削番人的鹿場、麻地等，以強欺番之事，更嚴令禁止漢人購買番地⁵²。

清政府雖屢申禁令，但仍無法阻止漢人越界偷墾「番界」內的土地，甚至界內的漢人聚落一一出現，因此清政府當局不得不承認漢人越界私墾之土地，並令其報明四至，陞科納供，此一情形如福康安《欽定平定台灣紀略》所奏：「瑯嶠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重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遊民又無歸宿，促請照民買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⁵³。因此，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

⁴⁸ 《清會典台灣事例》(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148。

⁴⁹ 同上註，頁 27。

⁵⁰ 同上註，頁 169。

⁵¹ 同上註，頁 43。

⁵² 同上註，頁 44。

⁵³ 藍鼎元，《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卷 62，〈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三日福康安奏〉(台北：台灣銀

(1755-1761)之間，清治台當局又繪製一張〔乾隆二十五年臺灣番界圖〕⁵⁴，該圖將舊有的「番界線」往東挪移，重新又畫訂一條新的「番界線」，即由「高朗朗(今鹽埔鄉高朗)」往東北到「大路關」再折向西北到「舊南勢庄(今高樹鄉南華上、下舊南勢庄)」，然後折北到「阿拔泉(高樹鄉源泉村阿拔泉庄)」⁵⁵。

由此可推測廣福庄建庄的年代大致不晚於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而由現今廣福村順天宮前庭石獅〈廣福神獅記〉的記載如下：

獅者，祥瑞之徵也。我先祖於乾隆二年(1737)，自廣東梅縣來台，披荊斬棘，肇基於此，建村廣福。當是時也，山蟲野野(獸)侵我，土著欺我，無時無刻不為生存而奮鬥，故籌議建獅以鎮之。獅成，土著敬畏，蟲獸漸斂，故先民敬獅如神。民前五十六年(咸豐七年 1857)年，山洪爆發，水毀吾庄，獅遭土淹，迨甲午戰後，日人據台，鄉賢者宿，傷山河變色，念故舊文物，故再議新建神獅，越三月而成，鄉民奉而祀之，意在念本，其乃我民族特質者歟！乙酉光復後，人神共欣，為開基老獅仍沈土中，再建之獅又斑駁瘡痍，咸議應再修建，仍集資三建神獅，以示慶賀。

其描述客家人來此地建立廣福庄，而建庄的年代為乾隆二年(1737)，亦不無可能，只可惜其未註明來源出處，可以確定的是廣福庄成庄的年代約於乾隆初年，而其取得土地的方式可能有下列二種方式：其一、來此拓墾的客家先民和武洛社平埔族人以承租土地的方式取得此處土地。其二、其採取越界侵墾的方式取得該處土地，再向清政府，報明四至陞科納供。由《臺案彙錄甲集》乾隆五十五年之〈閩浙總督伍拉納奏為籌議臺灣新設屯所分撥埔地事宜摺〉⁵⁶之史料可茲佐證：

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990。

⁵⁴ 〔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⁵⁵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72。

⁵⁶ 《臺案彙錄甲集》卷一〈閩浙總督伍拉納奏為籌議臺灣新設屯所分撥埔地事宜摺〉(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7-8。

清初侵佔界外田園，應援例定等征租，以昭平允也。查臺灣近山一帶，本多曠土，祇因生聚日繁，墾闢日廣，奸民每多侵佔，經將軍公臣福等親歷其境，目擊情形，仰體皇仁優卹海外民番，奏准番業免科，民業薄征，以免混淆。除應升應免，另款籌議外，據泉州府徐夢麟等冊報，通臺界外埔地，按照乾隆四十九年清查案內原丈數目，復加查丈，又溢出已墾田園三千七百三十餘甲，或係原報未實，或係丈後續墾，既非向番增有，又未加納番租，自應均歸未墾數內酌籌配撥。惟查此項田園，各從田頭地角，零星添墾，不成片段，若分別歸屯，不特該丁等難以四散分耕，亦且民番夾雜，易啟爭端；惟有按數征租，較為便易。但遠在山麓，逼近生番，一切守望人工，倍於界內。惟其中有平陽高阜之分、一收兩收之別，地土肥瘠懸殊，科租勢難盡一。伏查八旗入官招售地畝，係按租銀之輕重，分為四等，即按等數之次第，定其價值，例載明晰。今此項田園之高下，尚非四等可以賅括，應請分為六等，按等科則：一等之田每甲年征租穀二十二石，二等十八石，三等十四石，四等十二石，五等一十石，六等六石。又界外之園，向種芒蔗，與界內之堪栽雜糧者不同，收成更少，請將一等之園每甲征租穀十石，二等六石，三等五石，四等四石，五等三石，六等二石。……又鳳山縣屬之阿猴社、大路關等莊業戶廖盧張等藉番業，越墾溢田，段落零星，硯薄最甚，勢難按等定租，酌照本田完納番租之數，每甲田征租四石、三石，每甲園征租二石及一石五斗不等。

在未設屯以前，傀儡山的沿山地區已經設有數座隘寮，且建有略規模的防禦工事，對照清乾隆年間臺灣知府蔣元樞進呈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書》中〈建設鳳邑望樓圖說〉(圖 2-7)：

鳳山縣在郡南七十餘里，其縣治之東至傀儡山五十里，西至打鼓山旗後港十里，南至枋寮口南勢埔八十五里，北至臺邑界之二贊行溪五十五里，通計所轄四百四十五里。其港西則分長治、維新、文賢、嘉祥、仁壽、大竹、小竹、觀音為八保；其港東則大路關、犁頭鏢各庄俱逼近傀儡番界。港西之大湖、覆

鼎金、二濫坪仔頭與港東之旗尾、高朗朗、阿猴街俱係僻路宵小潛藏，茲分設望樓十八座皆倣臺邑之制。⁵⁷

另根據〈鼎見傀儡生番隘寮圖說〉(圖 2-8)：

查臺灣南北二路各有生番，北路地廣山深番離庄遠又設土牛隘口，層層巡警歷年安靜；南路之傀儡生番最兇狠，且沿山居民逼近番界約計二百餘庄，從前限以山根溪溝為界雖設武洛、新東勢、山猪毛、枋寮口、糞箕湖、巴陽庄等六隘，撥番分住巡守但所撥之番為數無多，又無隘寮居住其勢自不能常川守衛，且今昔情形不同，前此生番出沒之處今則番跡罕到，前者從未出沒之區，今則有路可通，如雙溪口、大路關、毒口溪等處是也情形，異昔法宜變通，元樞前巡南路細察情形殊失扼要，現雖生番安靜，萬一遇有越界之事備禦宜周。因就山脚遍勘于生番出沒之處添建隘寮，酌移舊隘添撥番丁連眷同住永資捍衛稟蒙

大憲批允辦理隨經示諭衿民樂從捐銀輸料，爭先恐後謹委專員會同營戒慎選董事督同興建，除舊有之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等四隘仍照舊址改建外，其山猪毛隘移建于雙溪口，武洛隘移建于加臘埔，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並添建大路關、毒口溪等三隘新舊共計十座。外則砌築石牆濶五尺高八九尺及一丈不等，周圍約計一百二十丈及一百四五十丈不等，中蓋住屋五六十間，亦有八九十間者，俱照社番居屋建蓋，仍撥鳳邑所轄之阿猴、武洛、上淡水、下淡水、搭樓、茄藤、力力、放索等八社熟番住守，併按地勢之險夷，酌派番丁之多寡連眷同居以堅其志，附隘埔地聽其墾種以資永食，分立界址以杜佔爭，隘寮之後另建寮房六所，周圍以木為柵，柵內蓋屋四五十間不等，令生番通事攜帶壯丁守禦與熟番互為聲援。又令近山居民大庄則設望樓二座，小庄一座，每樓派三四人，日則遠眺夜鳴鑼柝，每月自朔至晦預期派定大書望樓之上以專責成，如有生番踪跡即行鳴鑼，各庄聞鑼互相救援。現在防禦甚嚴，立法頗備，既分地以裕隘番口食，復豎界以息隘番紛爭，番散難馭設隘首以歸約束，丁眾

⁵⁷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書》(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 23。

難防住通事以專稽查，漢奸牽娶番婦，則諸弊可杜明定生番交易日期，則透漏自絕寔于杜絕生番之中兼寓防奸除弊之意。⁵⁸

由以上二圖說可以看出在未設關隘之前大路關庄(廣福庄)即已出現，且逼近傀儡生番，而從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中的〔縣境北界圖〕亦可清楚的看漢人所建立的廣福庄。

根據陳壽祺總纂《福建通志臺灣府》「關隘」條的記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前，清廷諭令「鳳山八社」就近委派「番丁」，協防潮州斷層沿線各關隘，以「堵禦」鄰近的生番出沒擾民。乾隆四十二年，清廷就在潮州斷層沿線上設置關隘的情形如下(圖 2-9)：

埔姜溪旁隘在北洋加獵埔下。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理番同知鄔維肅設隘寮，著武洛社通事撥壯番帶眷居住堵禦。又於溪上另建隘寮，著山毛孩通事派番丁協同巡防，保護大澤機等社。又於北坪下蔗園後荒埔設隘寮，保護大路關等庄。

思覓安莊後隘在濁口溪，為山毛孩社生番出沒之所，設隘寮，著搭樓社撥壯番駐守。

大南坪下雙溪口，設隘寮保護犁頭鏢等庄，著阿猴社通事派番往防，仍於小北坪下蔗園後頂添建隘寮，著山豬毛社通事派番丁協防。

大路關轄阿猴社，為山豬毛生番出沒之所，乾隆四十二年設隘防守。加獵埔隘(轄武洛社)、雙溪口隘、杜君英隘(轄上淡水社)、新東老埤隘(轄下淡水社)，四隘俱乾隆間建，以防生番出沒。⁵⁹

由上引可知，大路關庄於乾隆四十二年設隘寮防番，而清政府撥武洛社番前去守隘並給予附隘埔地聽其墾種以資永食，且令近山居民大庄則設望樓二座，小庄一座，每樓派三四人，日則遠眺夜鳴鑼柝，每月自朔至晦預期派定大書望樓之上以專責成，如有生番踪跡即行鳴鑼，各庄聞鑼互相救援。

⁵⁸ 同上註，頁 31。

⁵⁹ 陳壽祺總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340-341。

而位於大路關北邊之加蚋埔，原為大澤機社(武洛社)的生活領域，後來在漢人不斷的越界侵墾的情況下，而漸在其周圍建立了廣福庄及大澤機庄。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府蔣元樞與理番同知鄔維肅在加臘埔(加蚋埔)下設隘，並由武洛社通事撥壯番帶眷居住堵禦。乾隆五十五年(1790)又在此設置養贍埔地，新港社因之進入此地，各社群的活動空間因而產生變化。簡言之，即是政府以其行政命令，將原屬於臺灣縣的新港社遷到加蚋埔地區，從事防禦傀儡山上的原住民下山侵擾的工作，也因此聚集成血緣性較強的聚落。此一制度的施行，除了將界外未墾的埔地分給屯丁墾種之外，並且下令重立界石，永禁逾越，所立石碑的位置是以「此次清查歸屯地段為準，或抵山根，或傍坑坎，飭令地方官遵照部行，揀用堅厚石料，豎立界碑」⁶⁰。依此，在屯埔的外緣靠近山麓部份重新劃定另一條界限，劃分出熟番和生番主要的維生區域。

乾隆五十五年正式設屯，南路番屯主要的養贍埔地集中在北坪和南坪附近，皆是屬於舊番界以外的土地。其養贍埔地分配之情形如下表：

表 2-3：乾隆 55 年南路番屯養贍埔地分配情形

縣屬	屯弁名	社名	職稱	人數	養贍埔地所在	面積	甲/每名	備註
鳳山縣	南路		千總	1	南坪頂	10.00	10.00	
鳳山縣	放索社 大屯	放索社	把總	1	南坪頂	5.00	5.00	
		放索社	外委	1	南坪頂	3.00	5.00	
		下淡水社	屯丁	111	南坪頂	77.6	1.20	尚有埔姜林埔地 55.6 甲
		上淡水社	屯丁	60	南坪頂	71.00	1.18	
鳳山縣	搭樓社 小屯	搭樓社	外委	1	南坪頂	3.00	3.00	
		搭樓社	屯丁	155	南坪頂	196.00	1.26	
		武洛社	屯丁	50	南坪頂 南坪頂 溪墘	17.80 43.21	1.22	

⁶⁰ 《臺案彙錄甲集》(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15。

		上淡水社	屯丁	24	南坪頂	28.50	1.18	
臺灣縣	新港社 小屯		外委	1	大北坪	3.00		
		新港社	屯丁	201	大北坪	244.78	1.69	尚有南崁 林口埔地 94 甲
		卓猴社	屯丁	68	南坪頂	111.45	1.64	
計						814.34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私法物權編》

北坪位於今高樹鄉東邊山腳地帶，主要由臺灣縣屬的新港社設屯，而設屯於南坪(今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龍泉村、中林村、老埤村)的平埔族群則相當複雜，包括放索社、上淡水社、搭樓社、武洛社、卓猴社等。由《〈重修〉鳳山縣志》〔番境北界圖〕可以看出大路關之位置乃介於北坪與南坪之間的一個隘口，故其介於新港社及武洛社之番屯地之間。

二、族群的衝突

大路關由於處在族群關係複雜之所，北方為平埔族及閩南人混居的加蚋埔，西北方為閩南族群聚居的舊南勢莊(今高樹鄉南華村)，東方為排灣傀儡生番，且其又為六堆拓墾之最前線，故自其拓墾之初便註定其具戰鬥之位置。客家先民拓墾之初便建立一座石獅子以坐鎮保佑村子之安全，此為本庄第一座石獅子⁶¹。根據昭和十二年(1937)屏東郡役所戶編纂的《屏東郡要覽》所附之〈各庄別概況〉

⁶¹ 該座石獅子於咸豐 7 年(1857)遭洪水湮沒，民國 39 年，村民江順霖先生為建池塘養魚，無意間挖到遭沙泥掩埋近百年之石獅公頭部，而停止挖掘，大部分獅身仍埋於土中。民國 73 年鳳山市堪輿師余國源先生到大路關遊歷，得知開基石獅公仍深埋土裡，非常關心，經與村長鍾傳壽先生及村民協議後，於十月初，請到曾在河壩施工時，看到神獅顯靈並受到庇佑之陳振萊先生熱心贊助，駕駛自有吊車，在村民同心協力下，將淹沒於沙泥中之石獅公挖出、吊起，安座於「順天宮」旁由陳永仁先生與李玉蘭女士夫婦合築之座檯，並經陳永和先生工藝巧手，修復神獅受損部份；至此，這座大路關開基石獅公才重見天日。

中鹽埔庄舊蹟【鹽埔庄舊大路關石獅】記載，建造石獅的緣由傳說有二：(一)往昔舊大路關疫癘猖獗，加上蕃害、水害不斷，住民生活著實痛苦，因此，雕塑石獅為免其毒害侵擾。(二)為了避免強風損害農作物，所以，建造石獅雕像以鎮風神。

根據《高樹鄉志》的記載，大路關與鄰近的加蚋埔聚落，曾經發生嚴重的族群衝突，其情形如下：(加蚋埔)初因無一政治機構管理，以致常有種族糾紛，尤其與美濃、大路關人之爭為甚。⁶²另外，大路關與西北方之閩南聚落舊南勢莊，亦常不睦時有械鬥。

而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族群衝突，仍肇始於咸豐三年(1853)的「林萬掌事件」，事件的始末如下：

清咸豐三年(1853)鳳山縣城林恭之役，官軍夾擊林恭部分黨人，收復鳳山縣城。林恭最後兵敗逃至水底寮匿藏，林萬掌庇之，官將設計以林萬掌擒林恭，將林恭押解府城伏法。林萬掌自為義民首領，因獎賞甚微薄，而對官府深感氣憤不滿，其實林恭之攻鳳山，實際乃林萬掌暗中倡言作亂，所以林萬掌亦是亂黨，根據第一手史料載，林萬掌與林恭並沒有任何的親屬關係，倒是後來的口供指出，林萬掌的弟弟林萬能與林恭互通款曲。「其弟林萬能與壯勇首林恭及各匪裝作義民，坎城而入，直闖衙署，殺傷王令，割其首，攜之出。群匪肆搶衣物、贖財，囊括而去」。⁶³至於林萬掌與林恭有沒有勾結，恐怕也是有的，「經(林)供及併有粵莊士民指名控告」，應非憑風無據。⁶⁴軍機處檔案也記載「台提集現犯，究出許大泡、林萬掌、施神助、郭潮達等」。⁶⁵

四月十二日，林萬掌領黨人數千人，突襲新莊街(今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民房全被燒燬，村民遇救免而焚死者千餘人。四月十五日粵莊眾舉曾應龍為六堆

⁶² 康義勇等，《高樹鄉志》(屏東：高樹鄉公所，1981)，頁 10。

⁶³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85。

⁶⁴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彙編》，〈128 摺咸豐三年九月初九日〉(福州市：福建人民，1993)，頁 235。

⁶⁵ 同上註，121 摺咸豐三年六月十八日，頁 218。

總理、鍾里海為副理，出堆連日與賊抵敵，賊潰逃走。⁶⁶

在此賊亂中最可惡者，賊酋看到六堆主力正在協助官軍防守台南、鳳山兩城時，竟唆使生番熟番(加蚋埔平埔族)和對客庄含恨的閩人，聯合攻擊大路關庄。孤懸他們中間的大路關客庄被圍多日，六堆人士還不曉得。及水源被斷絕，該庄勇士楊快盛和邱來揚才分別潛往美濃、萬巒求援，大家才知道其危險。美濃方面即由劉山蠻二率六百赴援，萬巒方面則由林錦祥統領子弟兵五百往救，不數日即將敵眾攻破，解了大路關之圍。此役陣亡者有劉山蠻二、朱阿六以下連同該庄民共六十一人，犧牲不少。事變後，大路關庄民即建恩公廟，以忍英靈，藉做紀念。

67

十一月福建派總兵曾元福南下與義民協攻，林萬掌等賊酋最後逃至三寮(枋寮、水底寮、內寮)，賊酋利用天險做最後的抵抗，在官軍和六堆民團協攻之下，燒了全部賊巢。賊酋被殺或逃入山中餓死，事始平定。⁶⁸

根據陳永茂〈大路關與六堆之起源〉⁶⁹所載關於大路關之役之情形如下：

咸豐三年(1853)，歲次癸丑年(「恩公廟」石碑誤刻為庚申年)，美濃、高樹(含大路關)因蝗災無秧苗可種植，因派人往內埔、萬巒一帶取苗，途經高朗朗遭閩人襲擊，另因大路關人一名啞婦遭高朗朗人擄禁欺辱，遂引發高朗朗與大路關人衝突；是年9月閩人以番仔寮(今長治繁華)人陳琴為帥，約集七十二部落閩人包圍大路關，大路關庄民楊快盛至美濃告急，美濃再派邱來揚至萬巒求援；美濃方面募得六百庄民，由劉山蠻二為先鋒，前往援急；萬巒則以林錦祥為首，率五百人襲擊大路關北方之加蚋埔，以分進合擊、圍魏救趙之戰略，為大路關解危。是役，美濃、萬巒犧牲28人，大路關犧牲5人。乃建「恩公廟」祀之，由大路關庄鍾阿丁之祖父為建廟主事，訂每年農曆9月28日為恩公生日，行恩公祭。依據廣興「恩公廟」紀念碑所載，因搶救大路關而犧牲成

⁶⁶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屏東：盛文堂，1935)，頁116-117。

⁶⁷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1973)，頁101。

⁶⁸ 同註66，頁117-118。

⁶⁹ 陳永茂，〈大路關與六堆之起源〉(未出版，2006)，頁3-4。

仁的恩公有劉山蠻二、朱阿六、陳元清(興)、鍾申三、鄒阿玉、施阿苟、王阿玉、涂阿添、蕭四妹、朱阿慶、黃陳水、林阿宅、溫惡古、陳遑知、郭文貴、劉沙零、張妹那、張阿春、吳阿運、唐阿生、林假黎、吳萬祥、吳應祥、古金揚、劉阿冉、黃玉煥、李教化、羅阿榮、張五姑、徐昌振、陳阿耳、楊快盛、傅海官等共 33 人。

此一事件也突顯出大路關庄之客家人，與鄰近之平埔聚落及閩南聚落長期處於緊張的關係。亦誠如順天宮前庭石獅〈廣福神獅記〉所載：當是時也，山蟲野獸侵我，土著欺我，無時無刻不為生存而奮鬥。

而與靠山的傀儡生番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由以下的文獻似乎可以略見端倪，根據《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三〈沈葆楨又奏〉記載⁷⁰：

臣前片奏屯番槍傷生番一案，茲據營務處江西即補道黎兆棠、臺灣道夏獻綸詳稱：案經臺灣鎮張其光將屯番以及通事莊民解部審訊，據通事譯生番供，名強仔，住居紅目社，即半路店，因聞總兵在大路關招撫諸番，託莊民邱貴才帶往，適總兵已赴內埔，不及謁見，歸途突被茄蚋埔屯番槍傷左邊胳膊，現將平復是實。據茄蚋埔通事劉乾生、土目潘建邦供稱，六月十一日，茄蚋埔屯番趙紅、鄭港、王來芬、潘符四人，帶槍偵捕野豬，二更時分見黑影一團，趙紅、鄭港同時開槍，當時並不知有傷人，後聞半路店生番強仔路過，身受槍傷未死是實。據莊民邱貴才供，稱係鳳山縣大路關人，向在番社莊貿易，頗通番語，六月初七、八等日，擺元諸社生番三十人，約小的十一日帶往受撫，屆期有五人先到，經小的帶謁，蒙總兵賞給歸社，小的隨託營書張姓回明，尚有二十五人在後，當再帶來歸化，不料營書未曾回明，迨小的帶強仔等二十五人來時，總兵又赴內埔招撫，強仔等旋即散歸，當日並不知有槍傷情事，十三日始聞茄蚋埔槍傷強仔，二十日又聞強仔身死，恐擔干係，因赴下淡水都司處稟報請示，迨七月半始查明強仔並未身死，當時得諸風聞，以致誤報是實。職道等隨將營

⁷⁰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三〈沈葆楨又奏〉(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頁 170。

書張玉成及茄蚋埔屯番趙紅、鄭港、王來芬、潘符等四人提至，一一隔別研訊。供詞大致相同。即與分別辦結。趙紅、鄭港以夜獵誤傷生番強仔，雖非有心，究屬不合，應依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律減鬥毆傷二等，杖八十，酌加枷號一箇月。邱貴才於強仔受傷，率報斃命，殊實非是，依不應重律杖八十。張玉成身為營書，於邱貴才撫番事件，不代回明，致滋事端，咎無所諉，著即革去名糧，分別示警。生番強仔傷痕平復，應無庸議。其餘人證無干省釋各等因。臣謹覈此案業經水落石出，鎮臣張其光迅提人犯前來訊結，辦事尚無含糊，於撫番大局無礙，理合附片陳明。

由此次事件可以看出，大路關人在與鄰近之閩南人、平埔族人長期處於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其所採取的便是合縱連橫之策與生番之保持友好的關係，使其在此能安身立命。紅目社及擺元諸社生番會找上大路關庄民邱貴才謁見臺灣總兵張其光，其導因於牡丹社事件會後，清政府派沈葆楨來台後所制定之「開山撫番」政策，及大路關隘之位於漢番交界之前線所致。由此可推知大路關人與傀儡生番之間的關係乃處於和諧之狀態，是故在大路關之役中其並無參與其中，且當其欲歸化清政府時，其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透過大路關人當媒介。

小結

大路關原為傀儡生番大路關社之社址，大路關人於荷蘭時期被更靠內山之傀儡生番社群驅趕而搬至台南玉井大武壠社，直至清初此處已成為鳳山八社大澤機社的勢力範圍。清乾隆初年，廣東梅縣、蕉嶺之客家人由武洛遷至此地拓墾建立廣福庄。其可能以平埔族人承租土地或越界侵墾並報備陞科納供取得土地使用權。乾隆四十二年，此處設立大路關隘使得居民之安全更有保障。大路關由於處於拓墾之最前線，故其於周遭之族群關係長期便處於緊張狀態，而其中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更是咸豐三年的大路關之役，其被鄰近之閩南人及平埔族包圍，幸六堆組織發揮其團結互助之精神解了大路關之危。而由《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

三〈沈葆楨又奏〉中，可以看出大路關之客家人與傀儡生番之間乃處於和諧之狀態，是故在大路關之役中其並無參與其中。由此可知大路關客家人在此安身立命之道便是採此合縱連橫之道，與傀儡生番之間保持友好關係使其無後顧之憂，並藉由六堆之聯合組織以共同抵禦周遭之閩南人及平埔族人。

圖 2-2 清康熙臺灣輿圖



說明：「大路關」係作者自加

資料來源：〔清康熙臺灣輿圖〕，臺灣省立博物館

圖 2-3 雍正 5-12 年臺灣輿圖



資料來源：〔雍正 5-12 年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4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府總圖」的改繪圖局部



資料來源：王存立等，《臺灣的古地圖：明清時期》，臺北：遠足

圖 2-5 乾隆中葉台灣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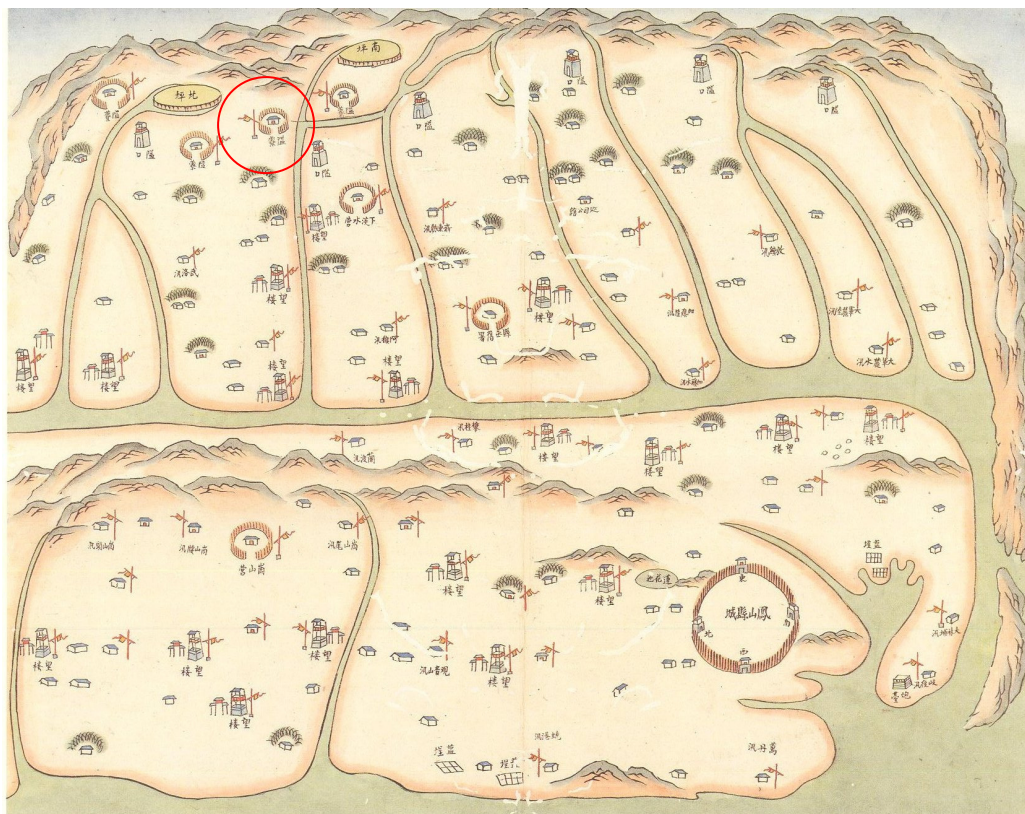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乾隆中葉台灣輿圖〕，國立中央圖書館

圖 2-6 (鳳山)縣境北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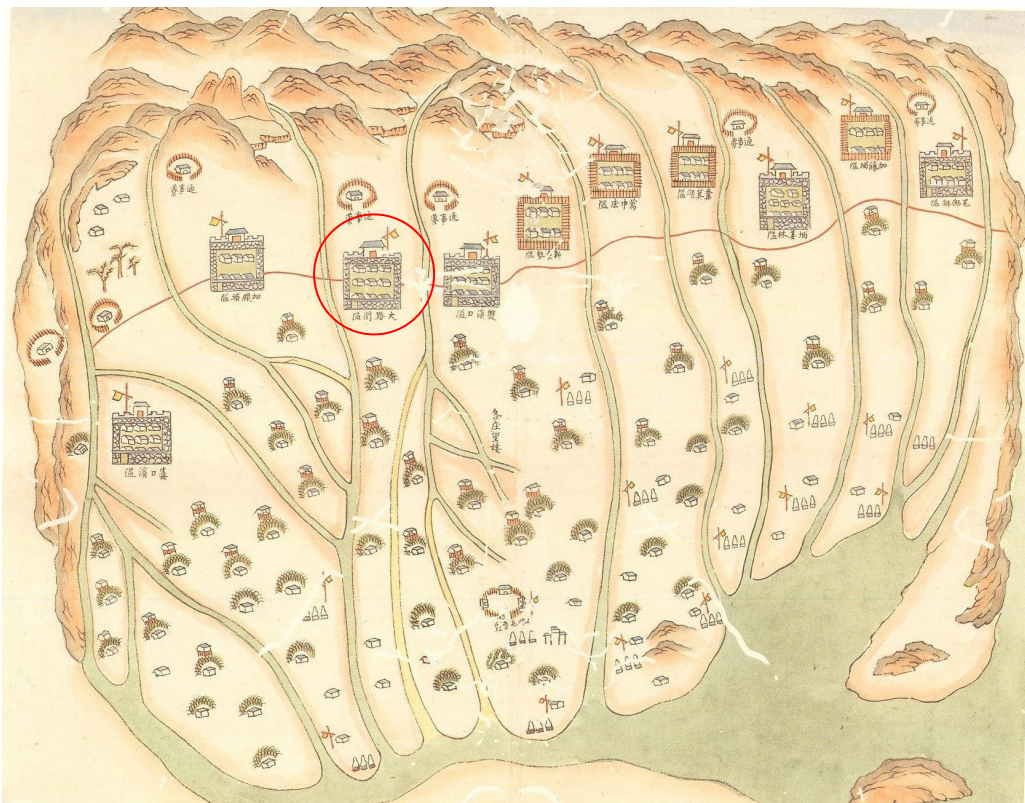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圖 2-7 建設鳳邑望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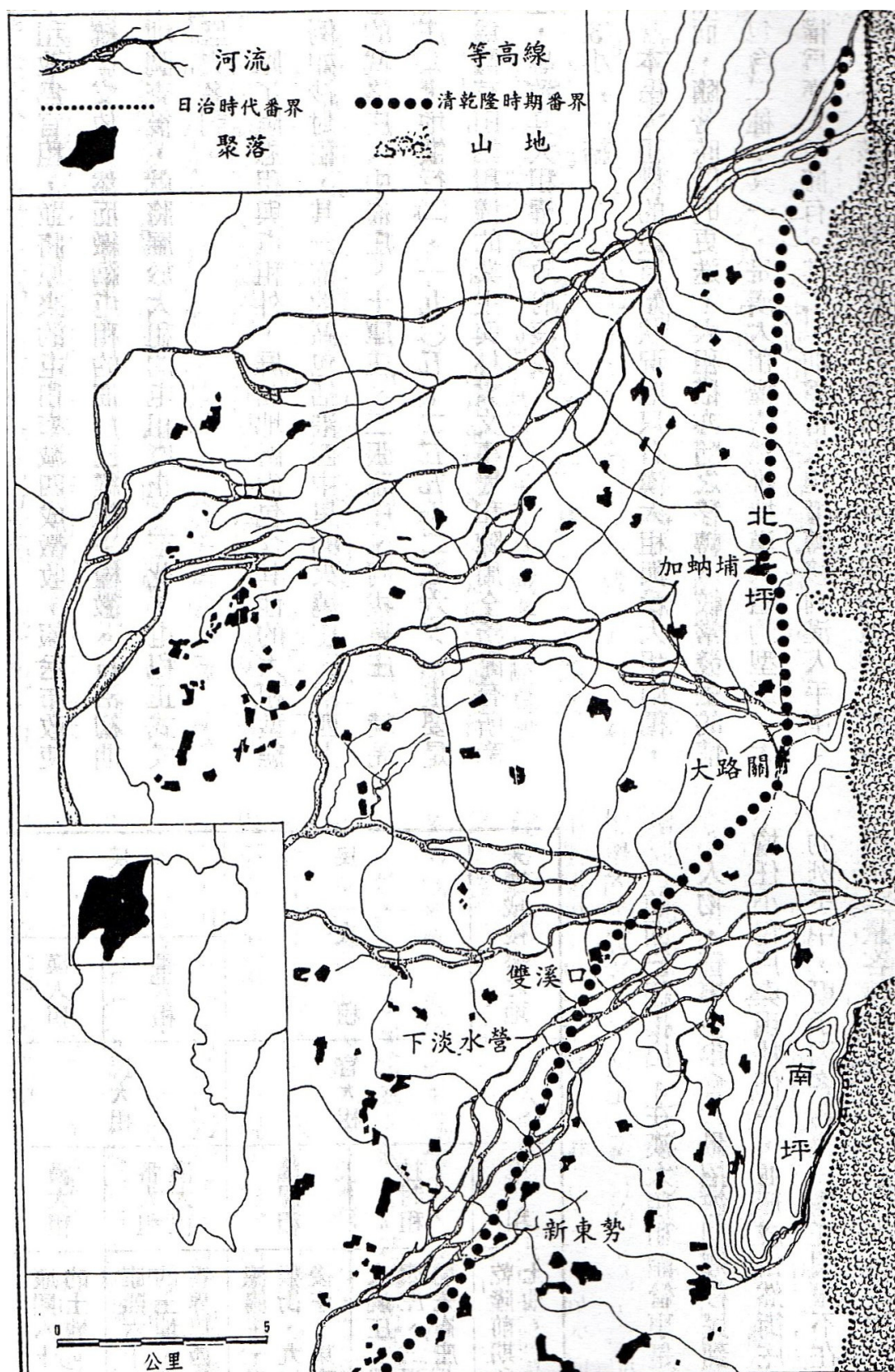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圖 2-8 鼎見傀儡生番隘寮圖



資料來源：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圖 2-9 乾隆年間關隘圖



資料來源：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 29

第三章 日治時期之後的聚落發展

這一章要探討的時間點，是從日治時期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以後，大路關從移民型態慢慢轉而為封閉型態的聚落，之所以定義其為封閉型態聚落，乃指其坐落之地理空間之封閉，及為其他族群所包圍隔離，該聚落之產業以農業為主，人口流動性不高。

由於清朝劉銘傳建構的街庄系統，具有(1)未引用現代化的測量技術；(2)時間匆促；(3)風災、水害；(4)街庄面積人口差異太大等四項缺失，日治初期，日本殖民政府修正劉氏的清丈結果，並派遣地方士紳、頭人、日本調查員等徹底清查所有的街庄數目與名稱，以作為戶口調查的基本單位，經過多次的調查，確定了以聚落為中心的街庄範圍；同時，日治政府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進行一連串戶籍調查與地籍重測措施，修正劉銘傳清丈的結果，將地表上模糊的範圍，進行空間重組⁷¹。到了民國時代的行政體系，多延續日治時期的街庄範圍，僅稍作修改而已。

日治時期以後的大路關聚落，因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仍然是封閉型農村社會型態發展，從日治時期堡圖和台灣地形圖與中華民國時期所拍攝的航照圖，來比較大路關聚落的這百年的變化；並藉由日治時代所建立的戶籍資料來看其所有通婚狀況，以了解其與其他村落及族群之間互動的情形及族群關係；並探索大路關二次移民的背景及原因，及其與新鄉之間族群的互動關係。藉由以上的許多陳述，來探討日治時期之後的大路關聚落發展。

第一節 行政區域與聚落的變遷

一、行政區域的變遷

大致而言，日治時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最初的縣、廳時期，係於縣之下設立支廳。迨第四次改制調整為六縣三廳時期，則改成縣、廳之下設辦務署或出張所，

⁷¹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論，1996)，頁40。

街、庄、社則為辨務署的輔助機關。第六次改制則廢原來之縣與辨務署，改設全台為二十廳，下設支廳為輔助機構。其後調整為十二廳，下仍設支廳，改街、庄、市制為區制。最後在大正九年(1920)，改設州、廳，州以下為郡、市，其下為街、庄，庄之下又有大、小字，廳下則為支廳，其下為街、區。

表 3-1：日治時期大路關地區行政系統演變表

明治 30 年	明治 31 年	明治 34 年	明治 37 年			明治 42 年			大正 9 年				
辨務署名	辨務署名	支廳名	里名	區名	庄名				州郡	庄名	大字	小字	
阿里港辨務署	阿猴辨務署	阿猴廳阿里港支廳	港西 中里	鹽埔區	大路關庄	阿猴廳	阿里港支廳	鹽埔區	高雄州屏東郡	鹽埔庄	大路關	新大路關	舊大路關

光復以後，則隸屬於屏東縣鹽埔鄉，舊大路關改名為關福村，新大路關改名為廣興村。由於隘寮溪河水阻礙與鹽埔庄的交通，經鍾貴和先生等陳情行政院，獲准於民國 39 年兩村劃歸為高樹鄉管轄。而舊大路關改名為關福後村民認為福氣都關起來了，以致地方發展日異沒落，故村民於民國 72 年再改名為廣福村，取其「廣納福氣」之義。

二、聚落的變遷

由明治 37 年(1904 年)的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所繪製的堡圖(圖 3-1)，與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昭和 3 年(1928 年)所繪製的台灣地形圖(圖 3-2)，與由林務局航空測量所分別於民國 65 年(1976)、77 年(1988)、91(2002)年實際測的航照圖(圖 3-3~圖 3-8)，及民國 97 年(2008 年)由福爾摩沙衛星一號所測的衛星電子地圖(圖 3-9~圖 3-10)，交叉比對疊圖參照，可以發現從日治時期到現今(2008 年)，大路關地區聚落關於道路、橋樑、河道、水利建設與其他建築的變遷，聚落的變遷因

為是屬於封閉的農村，變化雖然不大但是對於聚落內的人，卻能感受到聚落變化的影響。

圖 3-1 大路關地區《臺灣堡圖》，明治 37 年(1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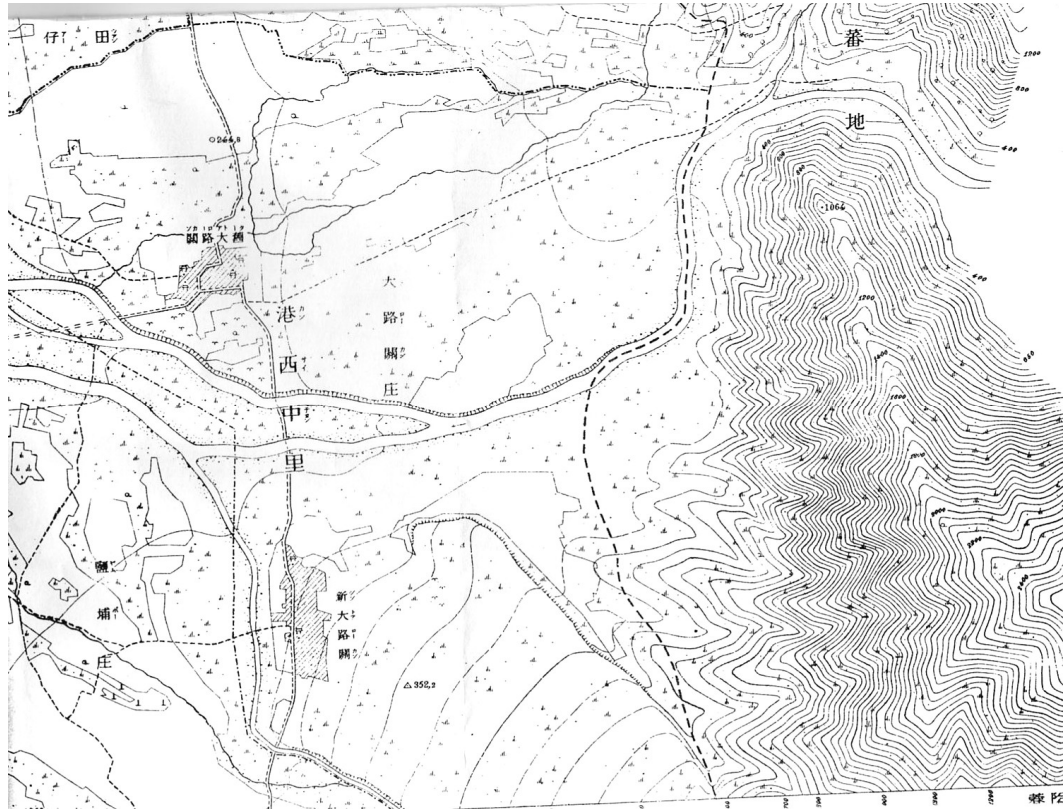


圖 3-2 大路關地區《臺灣地形圖》，昭和 3 年(1928)



圖 3-3 廣興村《航照圖》，民 65 年(1976)



圖 3-4 廣興村《航照圖》，民 77 年(1988)



圖 3-5 廣興村《航照圖》，民 91 年(2002)



圖 3-6 關福村《航照圖》，民 65 年(1976)



圖 3-7 廣福村《航照圖》，民 77 年(1988)



圖 3-8 廣福村《航照圖》，民 91 年(2002)



圖 3-9 廣興村 國家太空中心福爾摩沙衛星二號衛星電子地圖，2008



資料來源：<http://www.urmap.com/>

圖 3-10 廣福村 國家太空中心福爾摩沙衛星二號衛星電子地圖，2008



資料來源：<http://www.urmap.com/>

(一)道路修建

廣福村(舊大路關)在明治 37 年(1904)的堡圖中，聚落內僅可以看出一條主要道路，至昭和 3 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中顯示聚落內道路增加不少已略具現在的規模，本村在民國 57 年(1968)道路改建為硬面柏油路，從民國 65 年(1976)的航照圖至 2008 年的衛星電子地圖，可以看出聚落內的道路變化不大，但聚落外之產業道路則增加不少，而產業道路從民國 77 年以後的航照圖皆改為硬面柏油路

了。

廣興村(新大路關)在明治 37 年(1904)的堡圖中，聚落內也僅有一條主要道路而已，其與外界之通連則須跨越隘寮溪及口社溪，與鹽埔庄西瓜園與舊大路關相通連，但至昭和 3 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中顯示聚落內道路增加不少已略具現在的雛形，且本村最主要的聯外道路沿隘寮溪往三地門的道路已經修建完成。至民國 65 年(1976)本區主要道路鄉道二七線，由泰山起，經關福、廣興至大路關農場，全長 6200 公尺，平均路寬 7 尺，有口社溪阻隔，雨季不能通行，除廣興村內路段外，其餘全線瀝青路面，有橋樑 5 座。本村在民國 65 年(1976)的航照圖尚屬於鬆面公路，但至民國 77 年(1988)的航照圖村內之主要道路皆改為硬面柏油路了。可見廣福村的道路建設修築較廣興村早好幾年。由民國 65 年(1976)的航照圖所顯示的道路與昭和 3 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相對照其中聚落內道路的規模無明顯的差別，由民國 65 年(1976)、77 年(1988)、91 年(2002)三張航照圖的比較，其聚落內之道路規模變化不大，唯一改變的是本來屬於小路或產業道路之碎石路面，逐漸舖上柏油改變為柏油路面。

(二)橋樑

大路關地區現今在三座橋樑，分別為廣福大橋、廣興橋、關福橋，廣興橋與關福橋，分別於民國 66 年(1977 年)及民國 67 年(1978 年)完工，對聚落內的交通亦改善良多。而跨越武洛溪(口社溪)連接兩個聚落最主要的橋樑為廣福大橋，在本座橋未尚修建之前，村民出入須涉水渡溪，對外交通全仰賴鐵馬、牛車，如遇做大水，則搭竹筏及流籠，十分不便。本橋梁於民國 71 年(1982)興建，此大橋完工後居民出入大多以汽機車代步，對兩聚落交通的改善貢獻良多。由民國 65 年(1976)的航照圖可以看出廣福大橋尚未修建，至民國 77 年(1988)的航照圖時則以出現廣福大橋了。

(三)河道的變遷及地景的改變

大路關地區聚落之產業以農業為主，而產業之發展又深受河道經常改變之影響，據村民的記憶及歷史的記載，口社溪的氾濫造成水打庄共有三次，第一水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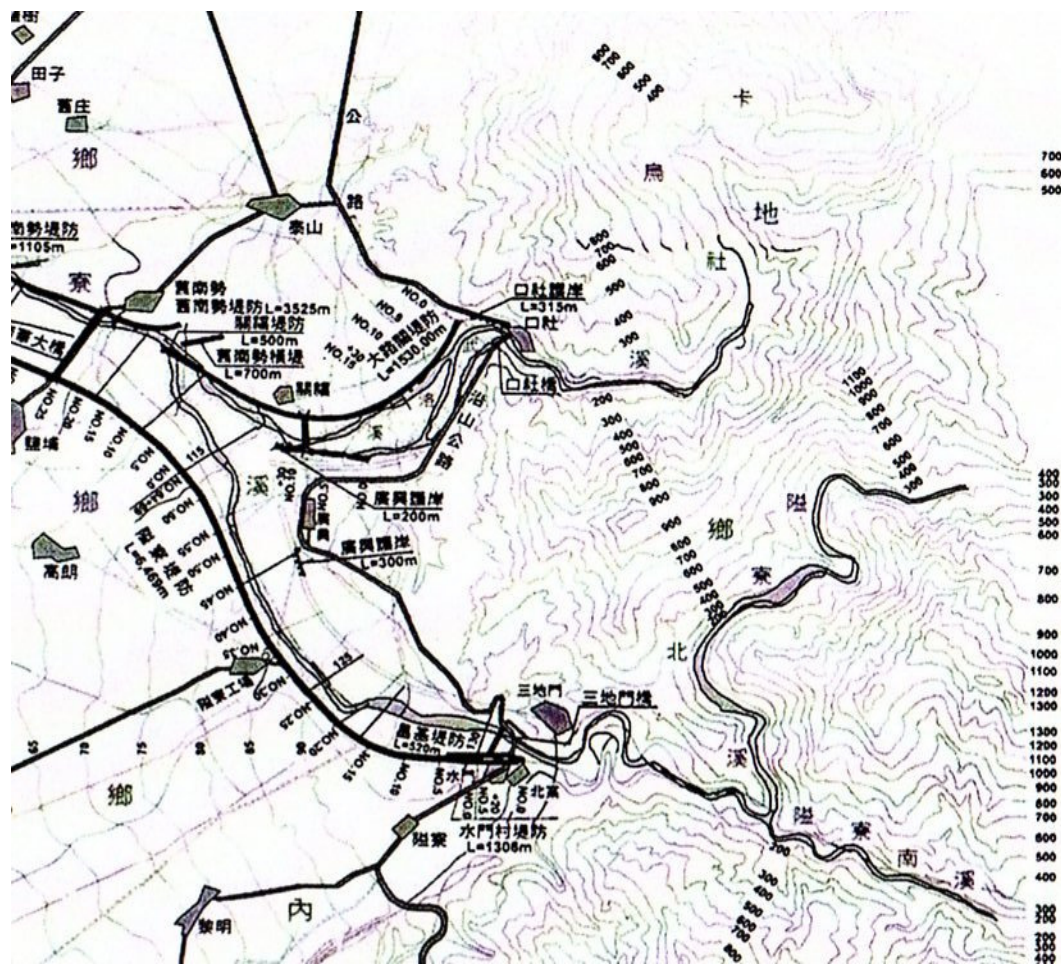
庄發生於咸豐 7 年(1857 年)，也是最嚴重的一次，由於武洛溪山洪暴發，沖毀口社隘口之坡地，阻塞原來北北西流向之武洛溪，使河道改變，原本河道在加蚋埔(今泰山村)與大路關之間，此次河水改道由大路關庄中間流過，造成大路關庄分庄，分庄後，原大路關居民一部份移居河岸北側(今廣福村)稱舊大路關或老大路關，又名河壩，概其處於較低的溪埔地之故；另有鍾恩朗率領十三戶人家移居河岸南側(今廣興村)稱新大路關，又名坪頂，蓋其地多丘陵，中有一低平小山，故名。而本庄之開基石獅公亦於此次之水流沖庄後，遭到無情的洪水淹沒。

第二次水打庄發生於昭和 9 年(1934 年)，迫使部分莊民遷至新大路關，部分庄民遷往現在之上關福，又稱加埔路或細庄仔(上庄仔)，因其為村民曾九賢之地故又稱九賢庄，從明治 37 年(1897)堡圖至昭和 3 年(1936)台灣地形圖中可以看出廣福村聚落大小的變化，似乎受到第二次水打庄的影響，使得靠近溪流的住戶及開墾的田園，已經不見遷徙到上關福及新大路關了；第三次水打庄，則發生於民國 41 年(1952 年)，當年 11 月 15 日強烈颱風「貝絲」掠境，造成台灣 50 年來罕見的巨災，受災之大路關庄民部分往上關福搬遷，部分遷往坪頂。

由於長期所受的水患之苦，政府與村民紛紛投入興建堤防修築的工作，其中對本地影響最大的便是昌基堤防的修築，也造成了本地地景最大的改變。由於隘寮溪出山後漫流的溪灘，佔了廣大的面積，並且時常氾濫，日本政府於昭和 2 年(1927 年)起興建水利工程，在該溪出口南側建築長堤，是為昌基堤防，此工程於昭和 13 年(1938 年)完工，逼使該溪之水集中改向西北流，繞鹽埔與里港等地之北匯注下淡水溪，此一堤防的完工雖大大改善隘寮河流域長年水患之苦，但對大路關的居民而卻帶來極大的損失，由於河道的改變及水量集中流向大路關庄，使其耕田有部分因修築堤防之故而流失。日本為了彌補居民的損失，分別於昭和 4 年(1929)及 18 年(1943)、19 年(1944)安排其集體遷徙至高樹建興村建立大路關寮、內埔舊杜君英水流地及新隘寮兩地。由於水患頻仍，經當地人的陳情，政府又陸陸續續完成下列的堤防修築(圖 3-11)：首先修築的是大路關堤防約於昭和 6 年(1931 年)修築，由於口社溪北岸地勢較低，每當洪水為患舊大路關庄便首當其

衝遭受肆虐，約於昭和 6 年(1931 年) 政府與村民合力修築大路關堤防，以黃土築成總成 1530 公尺，但這段堤防仍未完全防篤洪水的侵襲，因為長度不夠到了末段仍有缺口，故於光復後約民國 40 年(1951 年)，村民再度向政府陳情延長大路關堤防段之修築，後又陸陸續續完成整體堤防的连接至舊南勢堤防段，後來修築這一段則以現代的鋼筋水泥砌成。由於大路關堤防的修築，也使得南岸廣興村開始遭受洪水漫流為患，故經當地村民之陳情，政府約於民國 66~68 年陸陸續續修築廣興之南河(隘寮溪)及北河(口社溪)堤防。此二堤防護岸完成之後，對當地之水患改善良多。

圖 3-11 大路關地區堤防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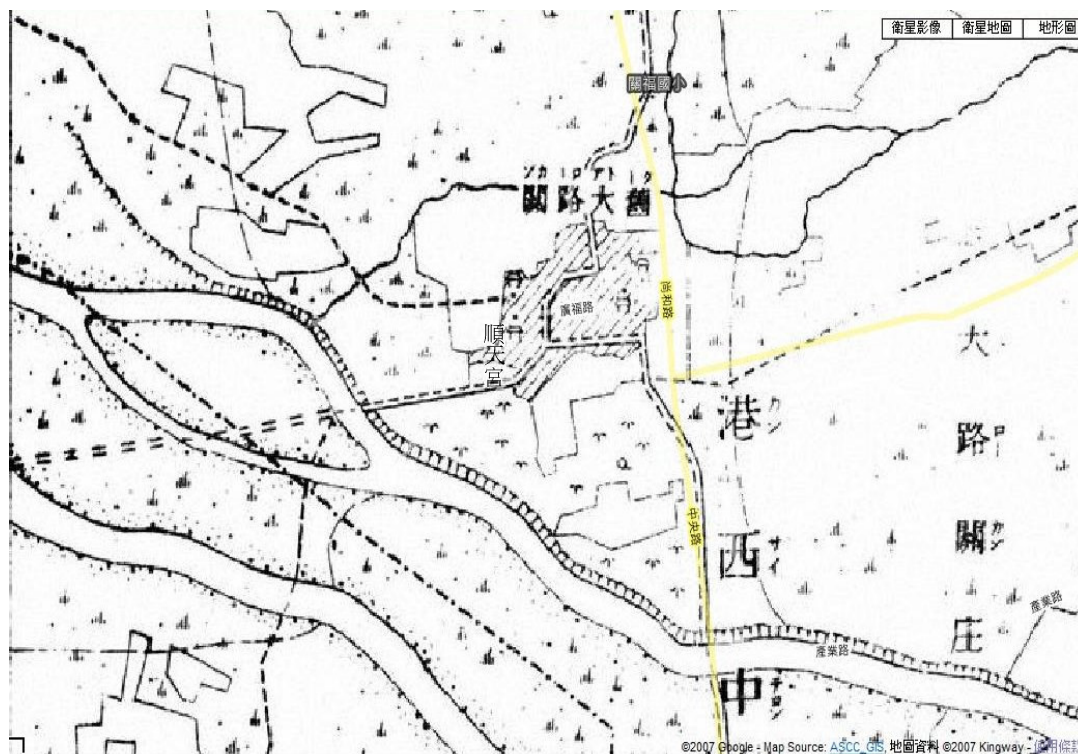
四、特殊用地

從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圖 3-12~圖 3-13)對照民國以後的航

照圖，可以發現廣福村順天宮在日治時代堡圖的位置，約與現今的位置相當，堡圖上的另外三座廟宇，一座位於順天宮北側之廟為伯公廟於民國 50 年代被改建成現今蓮花座形制之土地公廟；一座位於廣福路頂與順天宮遙遙相對的廟宇為村民口中之舊廟地，相傳本廟於咸豐 7 年(1857)的水打庄時被沖毀；一座位於舊廟地之東北側，應為當時保正張添郎的家，其於日治時期兼任本村媽祖宮及福德祀之管理人，村內另三座伯公廟則未顯示於堡圖之中，分別為庄主伯公、順天宮旁之伯公、及仙人井旁之伯公。而上關福伯公，則為昭和 9 年(1934)第二次水打庄後，部分村民遷移至此所建。廣興村在日治初期土地臺帳登記原有三座廟宇，分別為福德會、恩公會(恩公祠)及媽祖婆，而在堡圖中只顯示兩座廟宇，當時的福德會及恩公祠地點非常相近分布於村落之北端，後來恩公祠於民國 38 年才換地遷於現今之位置。位於村落中間位置的那座廟宇是否為當時的媽祖婆則不得而知了，據田野的訪談當地耆老未聽聞過本村在日治時期曾有祀奉媽祖的廟，更未聞當時登記於土地臺帳之管理人洪矮仔之名，本地亦無洪姓人家。光復後陸續增加廣興壇、三山國王廟、伯公廟及有應公廟、黑面將軍等廟祠。

大路關地區的墓地在堡圖中所顯示的位置，大都分布於村落周圍的偏遠郊區，光復後的航照圖顯示，原本散佈在村落周圍的墓地有集中的趨勢，廣福村關福國小舊時為墓地，今國小北側仍有一小片墓地，本地區大部分墓地集中於廣興村北側與南側，北側之用地為福德祠祭祀公業所有，本墓地亦分布著大路關很多渡台祖或先祖之墳墓，南側位於廣興國小旁之墓地則為鄉公所設立之公墓用地，民國 77 年台鳳高爾夫球場整建時，曾公告範圍內墳墓遷移，遷移費用一座三萬元，期限到時沒有登記的由台鳳公司顧工處理在此蓋一間古大人納骨塔集中供奉，目前兩村大部分村民去逝後皆葬於此。

圖 3-12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舊大路關)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GIS 古今地圖對照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le/JM20k1904_1.htm

圖 3-13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新大路關)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GIS 古今地圖對照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le/JM20k1904_1.htm

第二節 日治後的族群關係

由於大路關地區的地理環境特殊，早期便是客家人拓墾的最前線，其於周遭的族群河洛人、武洛社平埔族及高山族之間長期以來便處於關係緊張的狀態，到了日治時代，閩粵械鬥及原住民出草的情形已經大幅減少到後期則不再出現，族群關係在政府的強力介入之下雖說已有改善，但此其間似乎也小衝突不斷。

根據日治時代台灣日日新報，其中有一則關於大路關的報導，可以透露一些當時族群關係的端倪，報導全文如下：

日期：明治 38 年(1905 年)-12-7

題名：蕃人潛襲大路關庄

全文：阿緱廳下阿里港支廳部內山腳一帶。蕃人最近頻出草。故是處防備極嚴。然蕃人仍乘機伺隙。客月十七日午後十一時前後。在港西中里大路關庄。有蕃人約十名。自舊大路關原蕃人物產交換所東方畦道。潛入庄內。至該庄媽祖廟及三十五番戶後面。發數彈射擊。其家之人。大叫蕃人潛襲。庄民聞之。與莊內備禦壯丁。齊出應戰。蕃人終覺難敵。立行退卻。望東方「加蚋」社溪方面遁走。該蕃人量為「加蚋」社蕃。因欲馘首而出草也云。

由此報導之後段『該蕃人量為「加蚋」社蕃。因欲馘首而出草也云。』

以當時的社會情形來判斷加蚋社番為平埔熟番應不至於會出現馘首出草的情形，但其為何會潛襲大路關庄，筆者認為其挑釁的意味非常濃厚，可以想見日治初期，大路關的客家人與加蚋埔的平埔族熟番尚處於關係緊張的狀態。

由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可以看出本地村民的通婚情形，並藉此推測其當時的族群關係，及人口移動之情形，以下是以日治末期的戶口調查簿為依據，通婚數量共 407 筆，通婚情形整理如下表：

表 3-2：大路關地區通婚情形統計表

通婚情形	數量	比例	備註
村內通婚	210	51.6%	以村內互相通婚最為普遍
兩村互相通婚	51	12.5%	
合計	261	64.1%	
與外地通婚(高樹地區)	69	17%	其中東振新、阿拔泉在當時主要為客家人居住的區域；而加蚋埔則為閩、熟番居住的區域。
與外地通婚(高樹地區以外)	73	17.9%	其含蓋的範圍非常廣，其中以六堆其他地區的麟洛、內埔新東勢、長興、內埔、萬巒、德協、四溝水、武洛、內埔番子厝、美濃、昌隆、石光見為主。少數分部在隘寮、西瓜園、番子寮、大樹溪埔、三塊厝、老埤，最遠甚至到南投中寮(為客家村落)，而這些地區大部份為閩南人及熟番居住的地區。
合計	142	34.9%	
客、熟番通婚	17	4.2%	通婚的姓氏以潘姓為主，計有加蚋埔 9 筆、大路關 3 筆、上浮圳 2 筆、隘寮 1 筆、老埤 1 筆、阿拔泉 1 筆
客、生番通婚	8	2%	與生番通婚者，全為新大路關人，計有山豬毛社 3 筆、德文社 3 筆、安坡 1 筆、大社 1 筆
合計	25	6.2%	

閩、客通婚	7	1.7%	這一時期閩客通婚的現象較少，而與外地通婚的情形有些無法了解其族籍。
-------	---	------	-----------------------------------

資料來源：屏東郡鹽埔警察官吏派出所，日治時期《大路關戶口調查簿》

從此一統計表可以發現，大路關地區村內通婚及兩村互相通婚的情形最為普遍所佔的比例為 64.1%，與外地通婚的比例佔 34.9%，可知此時期本地的通婚情形極為封閉而保守，對外流動性不高，且大部以村內通婚為主，兩村之間通婚的情形沒有想像中的高，其大概主要由於兩村之間有一條口社溪分隔開來交通不便所致。而對外地通婚的區域又主要為六堆客家人為主的地區，可以想見本地區與六堆其他地區互動的情形仍十分熱絡，而與附近以閩南為主的村庄通婚的情形則少之又少，可見當時的閩客關係仍處於緊張的情勢。

若為族群來分類，本地區以與客家人通婚的情形佔大多數，與閩南人通婚的情形則因為戶口名簿上之戶籍資料無明確的標示與外地通婚之族籍，明確的標示其為福(閩南人)者僅 7 筆所佔比例為 1.7%，閩客通婚之情形仍不普遍，概因語言不同且族群關係仍處於緊張狀態之緣故。而值得一提的本地區與原住民之間通婚的情形有 25 筆所佔比例為 6.2%，而大部份皆居住在附近聚落的熟番及生番，客番通婚的比例超過閩客通婚的比例，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大路關位於近山地區為客家人拓墾的第一線，為了緩和漢番關係及取得其土地，故與之通婚。值得注意的是與生番通婚者全為新大路關人，似乎顯示新大路關相較於舊大路關為新墾之地，更是客家人拓墾之最前線，故婚姻關係較能突破傳統具有開創性。

但保守的客家人，對「假黎」(客語指生番)仍然持有非我族類之想法，從鍾理和的「假黎婆」一文中對假黎婆的描述⁷²：

她的個子很小，尖下巴，瘦瘦的，有些黑，時常把頭髮編成辮子在頭四周纏成所謂「番婆頭」；手腕和手背刺得很好看的「花」(紋身)。……

有一天，媽和街坊的女人聊天，忽然有一句話吹進我的耳朵。這是媽說的：

⁷² 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1)》，(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1-13。

「假黎是不知年紀的，他們只知道芒果開花又過了一年了。」這句話特別引起我注意，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是說我奶奶，但我也不知道是否一定這樣，所以當我看見奶奶時便問她是不是假黎。

「不是吧？」我半信半疑問。

「你怎麼覺得不是呢！」奶奶笑瞇瞇地說，眉宇之間閃著慈愛的溫馨，柔軟的光輝。她把右手伸給我看，說道：「你看你媽有這樣的刺花嗎？」……

「你知道奶奶是假黎。」奶奶攀著我的下頷讓我看她的臉，「還喜歡奶奶嗎？」

顯然大路關的客家人對於假黎，仍存在著歧視、非我族類的觀念，既然是如此那麼為何客、番聯姻會存在這個地區，與生番之聯姻 8 筆、與熟番之間聯姻 17 筆，合計高達 25 筆之多，佔 6.2%。筆者試著以社會學交換論的理論來看待這樣的異族婚姻，大路關的客家人面對周遭不同族群的包圍環繞，其生存之道便是採合縱連橫的方式在族群的夾縫中求生存以安身立命。由日治時期的婚姻關係中可以透露端倪，即透過婚姻之和親與鄰近生番、熟番之間保持友好的關係。透過婚姻關係而取得族群和諧或土地之利益間的交換，故能趨使其突破傳統的束縛與番聯婚，當然其也收到其交換之目的。但背後的傳統仍然以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此樁婚姻，所以其仍未能改變此地之社會事實，進而促使社會變遷，達到族群融合的氛圍。

與閩南人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便因爭水的問題而時生嫌隙，據村內耆老口述，大路關第二隻石獅公⁷³約於大正 7 年(1918 年)完工，曾為大路關庄民巡守口社山溪灌溉及飲用水源，後因水源爭執，引起鄰庄南勢厝(今南華村)閩人仇視，暗中派員以大釘鎚由石獅臀部敲擊入獅身，致神獅失靈。另據大路關李丁蘭先生轉述其尊翁李傳興先生在世時表示，神獅被釘擊時，曾親眼目睹，當時才 8 歲，據傳，石獅受到釘擊時，庄民曾聞石獅痛苦哀鳴三晝夜而歇，目前第二座石獅臀

⁷³ 此座石獅目前仍安置於尚和路西側果園，幾乎已經被雜草湮沒，外表長滿青苔，景象顯得落寞淒涼。

部尚留有一深不見底，直徑約 10 公分的洞口。由此可以看出當地的閩客關係長期以來處於不和的狀態，由婚姻關係僅出現少數 7 筆，可以加以印證。

第三節 大路關的二次移民

昭和 4 年(1929 年)，大路關之耕地，部份為日人徵收為築堤之用，故居民曾阿得、張阿四、廖阿郎、鍾連發、陳賜村、邱阿喜、黃阿良、江三、楊丁興、徐阿巒等十一戶人家遷移至高樹建興村大路關寮開庄，此地舊時為抵抗生番排灣族的第一道防線，先民緬懷開庄不易，亦將此地稱為「大路關寮」。⁷⁴

由於經常洪水氾濫，加上長年的族群對立與衝突，庄人不得不另尋出路，於日治末期，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外移潮。歷經十數年之久，許多大路關人越山豬毛(三地門)，南徙到遠隔一座山之內埔東勢村舊杜君英庄「水流地」，建立「大和」聚落；後來也陸續拓殖到鄰近的四十份庄建立了「大路關寮」及遷徙至八壽埤。以下將就大路關人遷徙各地二次移民的情形做進一步詳述。

一、闢建高樹大路關寮

高樹建興村目前有三個部落，分別為溪埔仔又稱石崗、青埔尾、大路關寮(圖 3-15)，其中青埔尾為最早的部落，大都為在地的平埔族人。溪埔仔則於大正元年(1911)由菜寮、水流庄、高樹下、東振的居民遷到此地圍庄至今，亦是目前本村最大的村落。昭和 4 年(1929)，舊大路關之耕地，因修築昌基堤防之故，部份為日人徵收為築堤之用，故有 11 戶人家遷徙至此開庄，建「大路關寮」。移民的第二代陳昭慶說⁷⁵：

我父親曾提到，以前剛來到這裡時，因怕番人出來剝人頭，所以大家都聚居在一起，晚上都還要輪流站衛兵，因為番人都會利用晚上出來剝人頭。當時發生的最大一件衝突事件，是青葉社的原住民到本村邱家包圍的事件，後來由我姑姑的兒子邱樹春，他被番人的頭目當養子，出面調解才化解危機。

由此可知，當時開墾之初其與鄰近青葉社排灣族原住民的關係仍處在緊張的

⁷⁴ 康義勇等編，《高樹鄉志》(屏東：高樹鄉公所，1981)，頁 6。

⁷⁵ 西元 2008 年 6 月 4 日，建興村大路關寮陳昭慶先生口述。

狀態，為化解緊張對立，甚至有些人給原住民認養子，聚落是聚居的情形，現還保有兩個祖堂並連在一起的伙房(圖 3-15)。目前本村約有 100 多戶，以客家人居多，閩南人較少，客家人中大部分是大路關移民的後代，至今已歷三、四代，部分由高樹、菜寮遷徙而來的客家人、有少部分從北部苗栗、新竹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大約於日治時期遷來當地人稱台北人，最早僅 1 戶，現已有 10 多戶，因來此有共通的語言，且面臨相同的危機，故與本地人互相結為兄弟，相互幫忙扶持。本地早期為舊河床地，石礫遍布開墾不易，光復後始有水利設施大路關寮圳⁷⁶的修築灌溉，水利的改善也吸引更多人來此開墾，聚落範圍逐漸擴大。

本村的主廟為福德祠，還為原石形制，於民國 40 年改建為目前燕尾式廟宇的形制，並立碑石，而後再刻神像。每年農曆 10 月 17 日本地會舉辦完太平福，由福德祠主辦，祭典後由出民出錢於廟前辦桌吃福。本地的大路關村民有些尚有與原鄉舊大路關庄保持來往，每年青年節會回去祭祖掃墓，有些則將祖先的風水遷葬於本地公墓，省去舟車勞頓之苦。

圖 3-14 建興村 《航照圖》，民 96 年(2007)



⁷⁶ 引水自濁口溪，為濁口新圳主幹線的分支。

圖 3-15 大路關寮穎川堂(鍾氏)、穎川堂(陳氏)伙房



二、大路關遷徙至大和社區的情形

內埔地區傳說中的舊杜君英庄址，是在內埔鄉東勢村大和社區。據傳杜君英庄以往有一千多戶，是個很大的聚落。這一帶並且流傳「庄頭做戲，庄尾不知」的諺語，來形容杜君英庄繁盛時期之大。本聚落的庄頭廟「元帥宮」後方有座小祠，祠後有墳塚。祠內供奉一牌位，上書「大和莊北柵義勇公香座位」，牆上刻有「義勇 杜國公事略」一文，敘述杜君英生平。文最末一段說明「杜君英敗後，其部屬多人逃至番仔厝(今內埔建興村)附近定居，將杜國公遺物，銀牌埋葬，稱其莊為杜君英莊，歷百餘年，因隘寮溪洪水氾濫，莊民不堪水犯之苦，而人煙四散，其中有十餘戶遷徙今內埔鄉中林村之小中林(即坪腳社區)，即新杜君英庄也。」⁷⁷

根據「台南府城教會報」刊出「杜君英教會的來歷」一文，是王希賢傳道所撰的。以下是其摘要：

杜君英有教會將近三十年了。這裡未設教以前，聽道的只有幾個人，每禮

⁷⁷ 吳中杰，〈屏東平埔聚落發展歷程探究—杜君英庄的個案〉，《屏東地區馬卡道族語言與音樂研究》（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112。「義勇 杜國公事略」作者為劉正一。

拜日就到阿猴街禮拜，但路中有一溪，秋天不易過，要上拜堂就得等到水退了。1871 年得李麻牧師安排及公會的資助，兄弟們起造一間拜堂。不多久就有客庄二、三人來禮拜，人數漸漸增加。當初蓋的拜堂不敷使用了，就再和李麻牧師商量，公會同意資助 450 銀，而兄弟們自籌 250 銀，共有英銀 700 圓，於是於 1874 年動工，新堂於 1875 年完成，客庄的朋友來會愈來愈多，有時五、六十人，有時七、八十人，有時上百人，來來去去，人數不固定。李麻牧師去世，再經過甘為霖、巴克禮、施大闢、涂為霖、宋忠堅等牧師常來培養，正式領洗入教而列於「姓名簿」有 68 名，包括客家人及平埔族。不過有的去世、有的搬走，現在每次守聖餐者約 46 人，其餘來聽道理者來來去去，人數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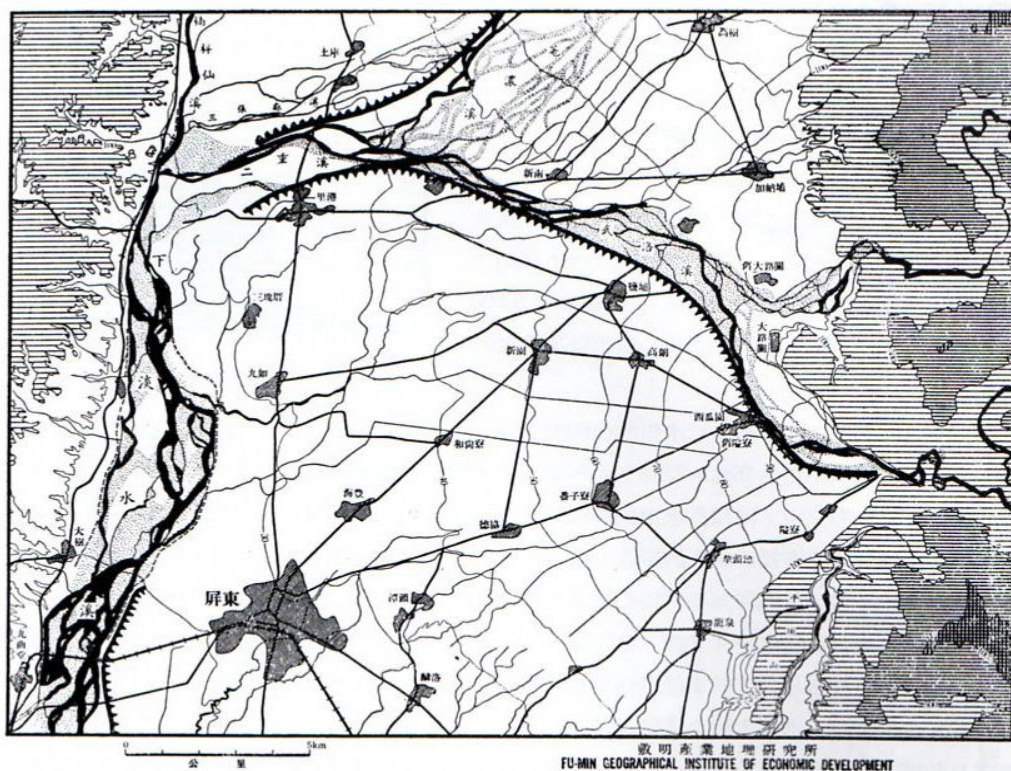
慘阿！本地於一八九六年五、六月間，有三次「大水」，水淹入庄內及田畑，拜堂危險將來定會倒塌。巴牧師來查勘，就勸告平埔及客庄兄弟各自出力，找地建堂，一間設在中林庄，一間設在內埔仔魚寮仔，將杜君英禮拜的舊材料三份，平埔得二份，而客庄兄弟得一份。眾人高興地就尋地妥當，定礎，動工了。

光緒 21 年(1896)台灣割日，杜君英庄有民眾起而抗日，遭到日軍報復殺掠。但日軍信任基督徒，因此凡是被盤問而答我信耶穌者，盡皆釋放；此事為英國籍牧師廉德烈所記錄。兩年後的明治 31 年(1898)洪水氾濫，杜君英幾乎毀庄，居民四散。然而，內埔地區在杜君英毀庄後，仍然時常遭受洪水之患：大正 9 年(1920)，昭和 5 年(1930)，6 年(1931)，8 年(1933)，9 年(1934)，先後遭遇嚴重的水患。⁷⁸又根據《下淡水治水事業概要》，統計自明治 44 年(1911)到大正 15 年(1926)下淡水河流域發生水害的情形，除了大正 12 年(1923)未發生水災外，其餘每年都發生氾濫，平均一年流失的田地約 1125 甲，若再加上農作物、家屋、牲畜、財產等的損害，可說是不勝其數。因此，日本政府在大正 5 年(1916)，對下淡水溪進行河川調查終了後，就展開治水規劃及細部調查。昭和 2 年(1927)開始進行興建水利工程，在隘寮溪出山口的南側，即新隘寮附近，建築堤防，將溪水引導到

⁷⁸ 同註 77，頁 110。。

大路關的南方，逼使該溪的水集中改向往西北流，繞著鹽埔和里港等地的北方匯注下淡水溪，昭和 13 年(1938)六月正式完工。從昭和 2 年到昭和 13 年，這十二年期間總共修築了八十公里的堤防，改變了隘寮溪的流向，讓生活在這一萬九千餘甲域內的居民免於水患的侵擾，並且增加了大約八千九百餘甲的河川浮覆地，其中被認定為適合開墾的土地約六千甲左右。河川整治工程的完成，使原先廣大的荒蕪溪灘，逐漸變成了農田，直接影響其聚落景觀與其居民的維生活動，其景觀不論是聚落規模或是交通路線都有明顯的變化(圖 3-16)。⁷⁹

圖 3-16 下淡水溪整治後聚落景觀的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陳正祥，《臺灣地誌》，1993

昌基堤防的完工雖有利於內埔、麟洛、竹田等下游居民，但卻使位於隘寮溪北岸的大路關客籍居民因此而遭受水患之苦，而有很多土地被水沖走，使得大路關許多居民不能耕作不能居住，故在昭和 18 年(1943)日本政府的安排下，遷居到內埔鄉東勢村的河川浮覆地上，建立新的部落。根據《日治時代內埔地區新東勢

⁷⁹ 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6)，頁 80-81。

戶籍資料》統計當時新大路關居民約有 58 戶遷徙至此⁸⁰，計有鍾姓 25 戶、溫姓 6 戶、江姓 6 戶、李姓 4 戶、吳姓 4 戶、張姓 2 戶、徐姓 3 戶、黃姓 2 戶、唐姓 1 戶、盧姓 2 戶、楊姓 1 戶、邱姓 1 戶，廖姓 1 戶共約 650 人。由於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期間，因此村名就取作皇民意識型態極為濃厚的「大和」。大和社區李福德先生說⁸¹：

在大路關人未遷來此地之前，本地約有十幾戶潘姓的平埔族人居住於此，他們口中操著流利閩南語，與一般閩南人無異。現在只剩 3 至 4 戶姓潘的人家，在大路關人搬遷至此地之後，與平埔族人相處上還算和諧，只有零星不合事件發生，不過鮮少因為族群不同因素，而是為了經濟等因素發生口角。客家人會罵「番仔、番仔，沒有三點水的就是番仔。」

當時的日本政府將大和社區的土地劃分為棋盤狀，安排每一戶住在劃分好的土地中，所以現今去大和社區仍可見到規劃整齊的房舍街道。搬到此地之後，居民們從事簡單的農作工作，如：種植水稻、蕃薯等。但是安頓好沒多久，戰事波及台灣，此地也成為盟軍炸的要地之一，在平時會做的戶口調查就此停擺，所以日據時代並未有「大和庄」的戶籍資料。

但根據筆者至內埔戶政事務所調閱內埔地區新東勢大字之戶政資料發現在當時仍有編定大和庄之戶籍資料，只是因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而未有番號之編定，該番號欄皆書寫「番仔厝未定番地」。對照該戶政資料發現，在大路關人未遷來之前，本地原有平埔族人潘姓 23 戶，福佬人曾姓 2 戶。根據該戶政資料，大和庄大路關人之通婚情形，與原鄉大路關人居多，其餘通婚地區計有新東勢、東振興、高樹下、長興、德協等地，亦以客家人為主。而潘姓平埔族人的通婚對象則大部份以平埔人為主，少數與福佬人通婚，其通婚情形共計 17 筆，當地互相通婚有 4 筆，與番仔厝潘姓 4 筆，與老埤潘姓 3 筆、洪姓 1 筆(福佬人)，與萬丹頂林仔潘姓 1 筆，與潮州樣子林潘姓 1 筆，與舊杜君英何姓 1 筆，與海豐

⁸⁰ 由於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而未有番號之編排，該戶政資料之番號欄皆書寫「番仔厝未定番地」。

⁸¹ 西元 2007 年 11 月 14 日，東勢村大和社區李福德先生口述。

潘姓 1 筆，與歸來何姓 1 筆(福佬人)。時至今日，根據筆者走訪大和社區已有發現，大路關客家移民與當地潘姓平埔人通婚之情形。

本村的莊廟元帥宮，為村民主要的信仰中心。根據大和元帥宮沿革誌的記載：

大和元帥宮、座落於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新生路二一一號、於公元一九四六年歲次丙戌年、庄民為求有個信仰之所、而集資籌建元帥壇、廟竣工之時、有一信徒、將府上奉祀之中壇元帥（金吒、木吒、哪吒）與媽祖娘娘共四尊金身、奉獻給元帥壇、後於公元一九五八年歲次戊戌年、因廟宇損壞、而拆除重建、同年竣工、壇內奉祀中壇元帥、媽祖娘娘、觀世音菩薩。又於一九九〇年歲次庚午年、奉中壇元帥旨意、經信徒大會通過後第二次重建、於同年陽月二十九日辰時、請出壇內眾神佛金身、拆除舊廟、並奉領玉旨、封號「大和元帥宮」、至公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年桂月竣工、於同年菊月初五日陞座落成、宮內奉祀中壇元帥、觀世音菩薩、媽祖娘娘、註生娘娘、福德正神、太陽星君。

每年九月初九為中壇元帥千秋日，村民會舉辦拜拜祭祀活動。另外每年 10 月 22、23 日此地客家人會舉辦「完太平福」，期間會有做大戲、辦桌請親朋好友等。大和社區的大路關客家移民，目前大概還維持每年回去大路關掃墓祭祖的習俗，與大路關之族人親友尚有保持聯繫。在語言方面，許多人都知道右堆（高樹、美濃）的客家話與中堆（竹田）、後堆（內埔）一帶的客語有些差異，而大路關兩庄的客家話更是卓然自成一家，俗稱「大路關腔」，在內埔人耳中聽來頗為彗扭。因此，這裡的移民第二代在家說大路關話，出門則說一般的「四縣話」。

三、竹圍村大路關寮聚落之由來

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大路關徵收土地做堤防，所以把新大路關的居民遷徙到新隘寮和大和庄那邊去，根據《日治時代的大路關地區戶籍資料》統計，昭和 18 年(1943)約有 58 戶遷徙至大和社區，昭和 19 年約有 18 戶遷徙至新隘寮，計有寄留戶徐姓 4 戶、邱姓 4 戶、鍾姓 3 戶、溫姓 3 戶、江姓 3 戶、李姓 1 戶。大路關

寮鍾秀興先生說⁸²：

大戰爆發後，這兩個地方都被盟軍砲彈炸翻了，居民有大部份的便回到大路關去避難，光復後大路關居民想回到隘寮那邊繼續開墾，才發現那邊的土地已經被當地人佔領了，大家回到大路關商量後，決定搬到竹圍村這邊來，也就是現在人家稱的「大路關寮」的這個地方。之所以稱「大路關寮」因此地居民大部份都是從大路關遷來的，現在很少會回大路關去了，不過掃墓的時後還是會回去，只是如果現在有人去世了，會選擇葬在此地。

日本人以前在這個地方種植香蕉運回國內，戰敗回去後，來這邊開墾的居民大多種植蕃薯和稻米，總數大約有二十幾戶這麼多，雖然有其他族群的人，但不多跟客家人的數目不能比啦！也沒聽說有什麼大爭吵，以前物資缺乏的年代，大家可能會為了搶路邊的蕃薯野菜吵架，可是那是不分族群的，自己人(同族群)也都會為這種事情吵架。

而本地最早居住在此的人家，乃姓穆的人家，據其口述⁸³：

我們家祖籍山東，來到台灣後定居在台南的玉井⁸⁴，到了其祖父那代才從玉井搬遷到屏東的頭前溪，祖父在日本的糖業會社當技師，到了大約昭和 18 年(1943)父親才帶著家庭從頭前溪搬到現在竹圍這個地方。我們家都講閩南話，但是我一出生就居住在這邊了，所以客家話也會說，如果要說我是河洛底的客家人也可以啦！

我們家這塊土地原本是日本人台糖公司的，但是日本人走了之後，大路關那邊的人就過來四處佔領，等到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來之後，全部收歸為國有地，國民黨那個時候的政策是耕者有其田，只要向政府承租十年，之後土地就可以歸私人所有，但是國有財產局不承認，我們到現在繳了超過十年的租約，土地還不肯劃給我們，半年的租金要一萬六，對我們來講很不公平。

至於在地圖方面，根據日本政府在全台普查之後測繪的台灣堡圖(明治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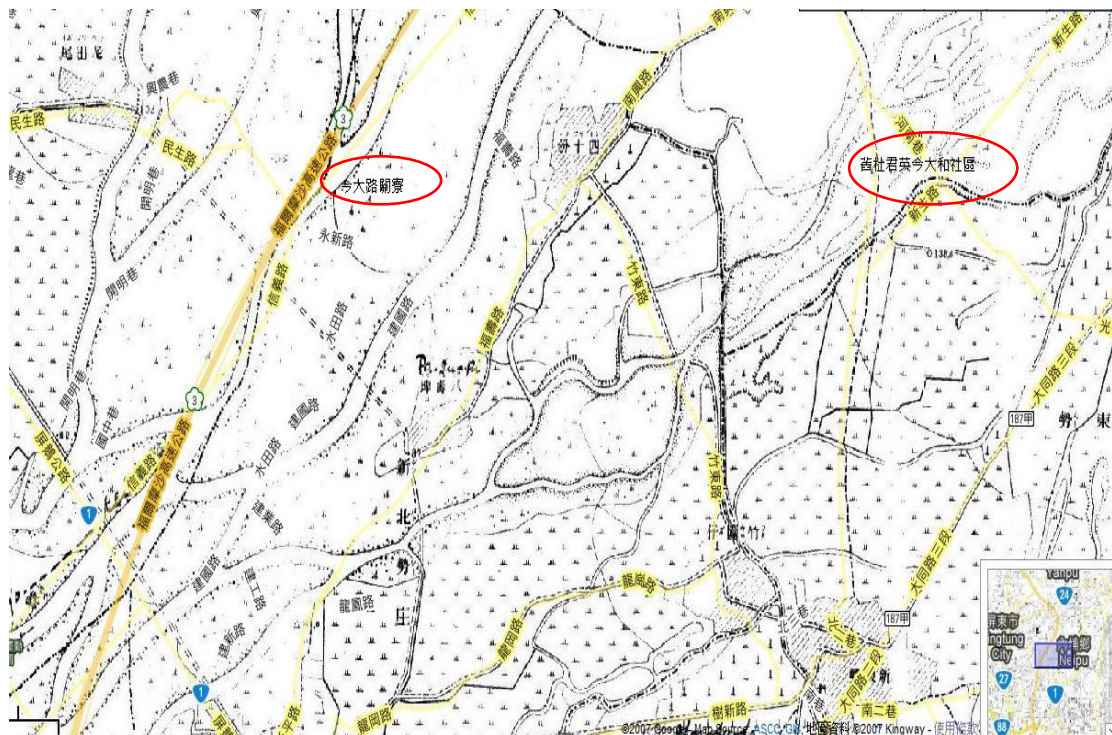
⁸² 西元 2007 年 11 月 21 日，竹圍村大路關寮鍾秀興先生口述。

⁸³ 西元 2007 年 11 月 21 日，竹圍村大路關寮穆先生口述。

⁸⁴ 台南玉井有許多穆姓平埔族人，故判斷其應為台南玉井西拉雅族後裔。

年，1904)(圖 3-17)，此地尚屬於溪埔地，根據台灣日日新報 1905.12.26〈鳳山原野之肥沃(二)〉之記載：「東溪埔包括隘寮溪之末流。東溪兩岸之荒埔。東起新舊兩隘寮庄。西至老田尾莊附近。南互八壽坡庄方面。北以舊隘寮蕃仔寮莊竹葉庄。界於隘寮溪埔。東西幅員十餘町至三十餘町。南北延長二里餘。大半石礫之地。多有從事耕作者。」到了昭和3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圖 3-18)，因堤防工程的整治，此地已成為河川浮覆地，為日本糖業株式會社〈隘寮溪製糖農場〉的一部份。而從民國78年(1988年)由林務局航空測量所測繪圖，本地已成為位於內埔工業區旁的一個小聚落了(圖 3-19)。由田野之訪談結果再對照地圖的資料可以推測本村約於光復後民國三、四十年代漸漸形成聚落。

圖 3-17 明治 37 年(1904)台灣堡圖古今對照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GIS 古今地圖對照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le/JM20k1904_1.htm

圖 3-18 昭和 3 年(1928)的台灣地形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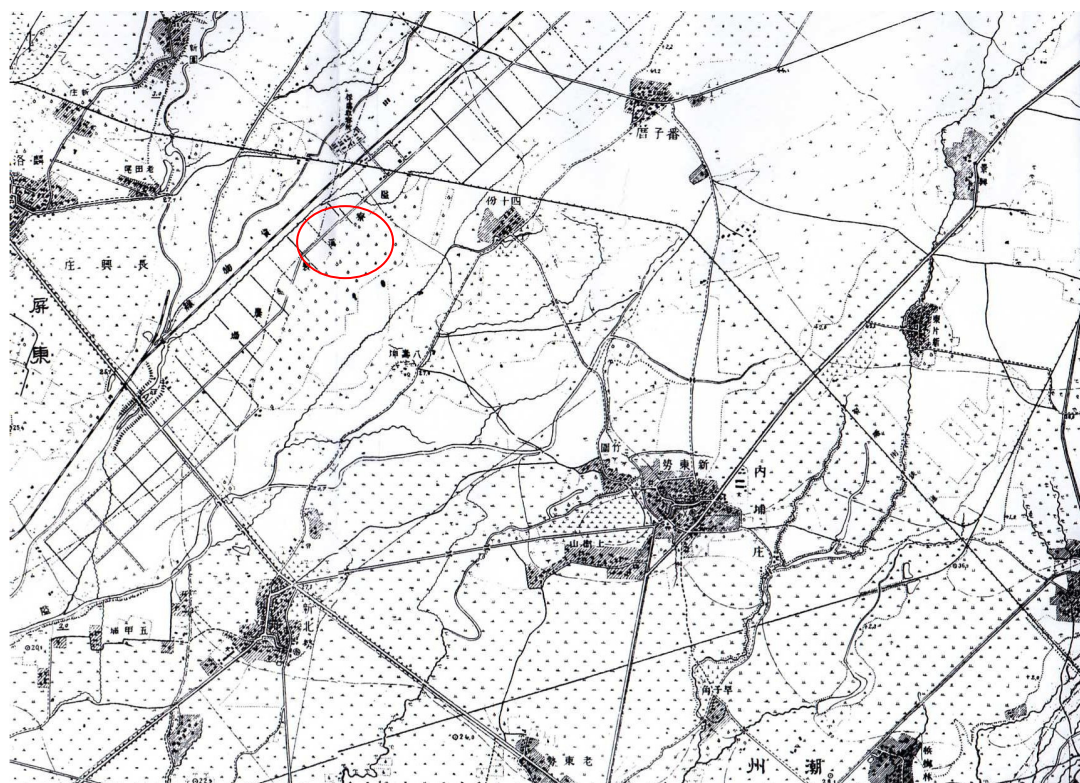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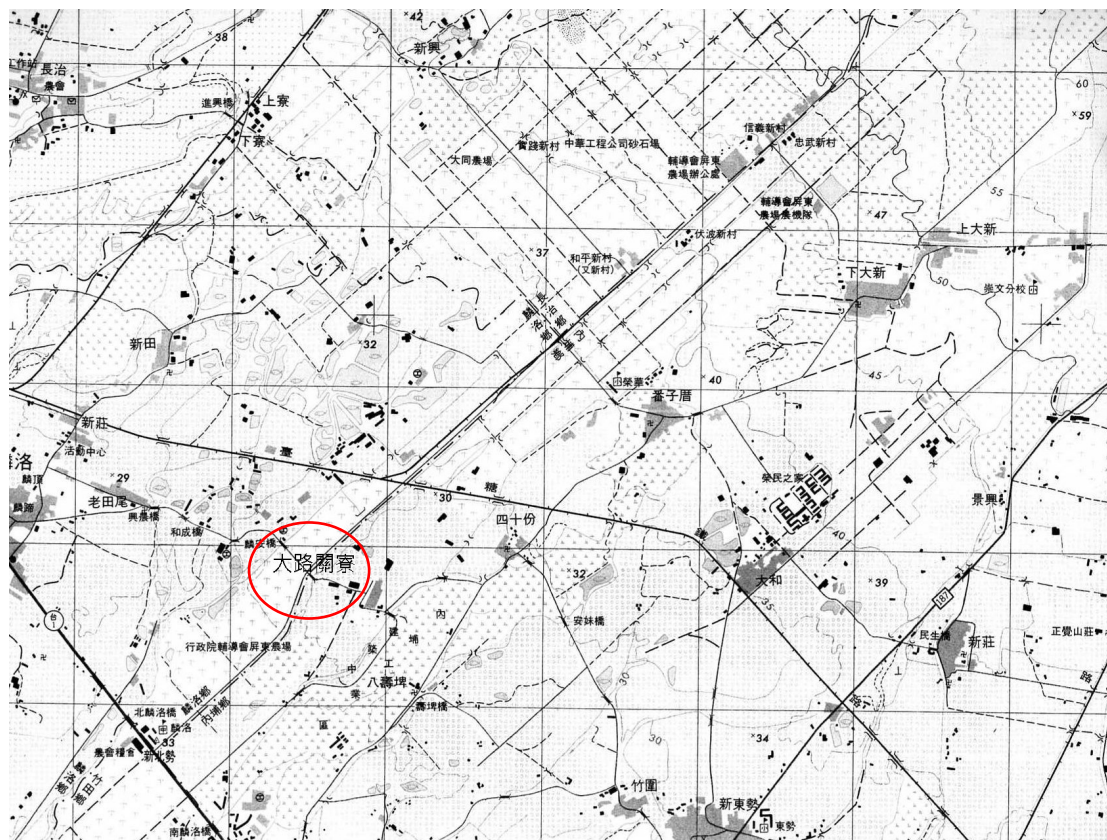


圖 3-19 民國 78 年林務局航空測量所測繪圖(大和、八壽埤、大路關寮)



目前本村並未建立莊廟，而村民之信仰中心為位於村南及村北之兩座福德

祠，每年農曆 10 月 13、14 日會舉辦「完太平福」祭祀活動，村民會準備祭品統一至村南之福德祠祭祀，由福德祠承辦祭典，村民共同繳交丁口錢辦理。每年清明節(國曆 4 月 5 日)都會回大路關原鄉祭祖掃墓，與原鄉之家族尚有聯繫。現今大路關寮之居民仍以大路關人為主，有 1 戶來自苗栗徐姓之北客移民，另為最早定居此地之穆姓平埔族後裔，此外在村子南邊有建商興建別墅販售，故漸漸有外地人移居本地，而本地之通婚情形，則非常開放，不限以客家互婚為主，有閩南、客家及外籍新娘皆非常普遍。

四、多元族群關係的八壽埤：

八壽埤庄最早出現在文獻上，始於嘉慶 8 年的建造天后宮碑記：「八壽陂、四十份、四、七座屋等莊緣首鄧福四、宋斗五：聖母典十七元。……」及「四十分、七座屋、八字坡(陂)副理劉泰秀、鄧振昌領簿一本，題銀一百七元。……」由該碑記可知在當時八壽埤庄即有兩種名稱：一為八字坡(陂)、一為八壽陂。其之所以名為八字坡(陂)，概因早期開庄時村民在此地所開鑿之埤塘，因其主流由一分成二路形似八字故名。後為取其吉祥之意，故取其音近意美之雅名為八壽陂，並附會一個美化的傳說：八個長壽老人所開的陂塘。而目前當地人也稱「八什埤」即為「八字坡」之諧音(客語發音)，故可以證明當地最早應稱「八字坡」。

根據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⁸⁵及石萬壽〈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⁸⁶兩人的看法，皆認為八壽埤在清初原為閩南人的聚落。康熙年間客家人所墾殖的路線，大體分中、南、北三線。中線由濫濫庄向東方東港流域，即今竹田、萬巒、內埔三鄉境內開拓。是時，濫濫庄東方的隘寮溪沿岸，已有河洛人建立的鳳山厝、溝仔墘、西勢、北勢、八壽陂等庄，客家乃越過隘寮溪，到達東港溪沿岸，建糶糶庄於東港溪支流內埔溪的南岸，即今竹田鄉東南的糶糶村，作為墾殖基地。後來客家移民乃自糶糶向外發展，於東港溪北岸形成頓物、頓物潭、崙頂仔、溝仔、頭崙、二崙、中崙、尾崙、南勢、頂頭屋、楊屋角、竹頭角、老

⁸⁵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1973)，頁 70-71。

⁸⁶ 石萬壽，1986，〈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台灣文獻》，37(4)，頁 72-73。

北勢、和順林、四座屋等聚落。在朱一貴事件時，客家人糾合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共計一萬二千餘名，組織七營民間團練起而協助清政府抵禦。事件平定後，客家六堆民團組織的成立，固然得到官府的許可，獲得免差徭等特權，攻佔了原為河洛人村莊的西勢、新北勢、竹圍子、八壽陂、四十份等隘寮溪沿岸庄社，使中線和北線的客家聚落連成一片，但也喪失了下淡水以東，客家人墾殖的基地濫濫庄，只好將忠義亭建在新佔領的西勢庄中。上引可知，八壽陂庄正式成為客家庄應為朱一貴事件之後，閩、客族群勢力的重整而成，屬六堆組織之上中堆，根據《南部臺灣誌》⁸⁷之記載至清末及日治初期六堆街庄中之中堆分為上中堆及下中堆，上中堆：西勢庄、新北勢庄、四十份庄、南勢庄、老北勢庄、上竹頭庄、竹圍庄、楊屋角庄、八壽碑庄、虞埔庄共計十庄。

本地多係砂質壤土與粘土層交互沖積地帶，滲透少而含水力強，湧泉豐富。因此來台墾民發揮自己的智能，自行勘測水源，開鑿圳路，設埤引水。在水利建設方面，取得灌溉水源有助於農田的水田化，故當康熙年間邱永鎬率領邱氏家族興築埤圳，引隘寮溪水灌溉德協、長興一帶的田園後，其弟弟邱永月因為分家而移居後堆新東勢，乃向邱永鎬商請分讓水源，永鎬慨然將全部水量抽出五分二(三十份中的十二份)出讓，邱永月得以自費開溝築圳，引水灌田，此即為新東勢圳⁸⁸，而新東勢圳亦成為後堆地區最主要的灌溉水源之一。根據《鳳山縣採訪冊》⁸⁹的記載：「新陂圳(粵圳)，在港西里，縣東三十二里，源由八壽陂，引西勢溪上游，東行分注十五圳(漏陂、新莊、新東勢、老東勢、早仔角、內埔、中心崙、二崙、和順林、新北勢、老北勢、頭崙、尾崙、西勢、南勢共十五條圳，皆入田洋灌溉)，長十五里，灌田一千三百八十四甲。」新陂圳約於光緒六年開鑿完成，由業佃共同開設，其組織水會、埤會團體，負責管理或公選埤甲長掌理其業。此圳也成為灌溉本地區最重要的埤圳。由本庄庄廟先農宮上之牌匾中，其中有一牌匾書寫「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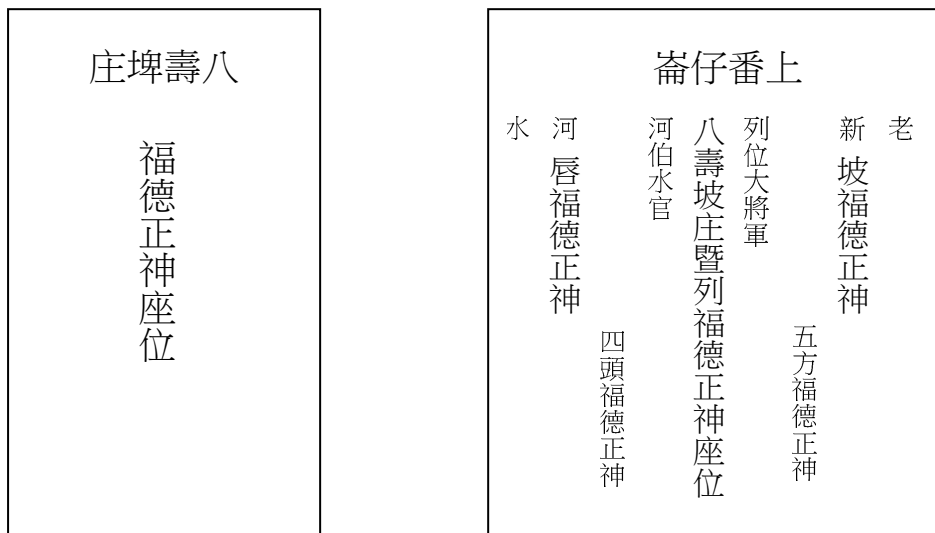
⁸⁷ 村上玉吉，《南部臺灣誌》(台南：台南州共榮會，1934)，頁 24-25。

⁸⁸ 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系碩論，1996)，頁 57。

⁸⁹ 清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北：大通，1984)，頁 67。

威顯靈」上署名甲長李秋月、縣議員李慶和、鍾王勇敬獻。其中甲長李秋月即為該水、埤會之甲長。

由田野調查及臺灣保圖古今對照圖(圖 3-17)可以看出，本聚落在日治時期之位置主要在今內埔工業區內。工業發展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為因應經濟的高度發展、解決南部地區興辦工業人設廠用地的問題與繁榮地方經濟，政府自民國 69 年開始開發至民國 73 年 4 月完成。由於內埔工業區成立，本聚落之居民亦紛紛遷移至工業區外目前之聚落位置定居。目前八壽埤約有二、三十戶人家，聚落雖小而村民的族群則非常複雜而多元，有客家有福佬有平埔可說一小型聯合國，當地也通行客家話、閩南話及普通話且能穿插使用。本地的莊廟「先農宮」於民國 74 年改建而成，主祀神農大帝，陪祀的神祉有天上聖母、福德正神、河伯水官。而本庄亦屬於內埔天后宮的祭祀圈，迄今一直參與天后宮的宗教活動。位於廟宇左廂奉祀福德正神，神案上有兩塊石碑，其形制如下：



由其右邊石碑之上番仔崙及老坡、新坡福德正神亦可稍為看出其居民之來源，「上番仔崙」可能表示本地聚落之小地名或舊地名；而老坡(埤)、新坡(埤)福德正神則意指之司理本地之新舊埤圳福德正神。而該石碑左側所列之河伯水官、河唇福德正神則很明顯為一客家之信仰—司水之伯公信仰。

而本地之大路關移民約於光復後民國 40 年間陸續遷徙至此，根據邱榮妹女士的口述⁹⁰：

八壽埤這邊的土地在日治時代就是種甘蔗居多，光復後這邊都是台糖的土地，那時台糖的土地很廣，北到長治大同農場、東到大和、南到新北勢，之後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邊的居民才漸漸有自己的土地。我丈夫這邊的家族是從新大路關那邊過來的，我公公(鍾景生)原為台鳳廠長，約於民國 43 年看上這裡的環境而遷來這裡定居，我們每年掃墓的時候還會回去，畢竟宗祠還在那邊。

另根據溫福坤先生的口述⁹¹：

我們家是從大路關察那邊搬遷過來八壽埤，時間大約是在民國 45 年左右，我們現在清明節的時候還會回去大路關掃墓，也還有親戚在那邊，只是比較少來往了。八壽埤的居民幾乎都是外地搬遷過來的，因為客家人居多，所以晚來其他族群的人也都會尊重客家人，未曾聽過有什麼大紛爭。

八壽埤除了來自大路關的移民外，尚有來自中林、老埤一帶之平埔族人，根據潘朝明先生的口述⁹²：

我們的祖先聽說是從水底察那邊搬過來的，最初先搬到中林的地方，大約在光復後沒幾年又搬遷到現在這邊(八壽埤)，一般人會搬遷過來大部分是為了水源，這邊的水源很豐富，地下一公尺就可以挖到水源了，來到這邊的居民也都以種稻米居多。隔壁的大路關察是從高樹的大路關來的，可能在那邊已經有種植香蕉的技術了，所以來到這邊，他們大多種植香蕉。

我記憶中，中林那邊還有一個伯公親戚，大概是民國 16 年出生的人，現在很少回去那邊了，也很少聯絡。都已經居住在這邊了，大家都沒有回去那邊探親，更別說要回去那邊住的意思了！

這邊的居民相處很融洽，重陽節的時候會透過廟宇幫老人家舉辦活動，大

⁹⁰ 2007.11.10，竹圍村八壽埤邱榮妹女士口述。

⁹¹ 2007.11.08，竹圍村八壽埤溫福坤先生口述。

⁹² 2007.11.10，竹圍村八壽埤潘朝明先生口述

家也都熱烈參與，相處很和睦。從小沒有聽說過有族群之間的衝突，因為這個地方就像「聯合國」，什麼居民都有，大家都體諒來到這邊開墾的心情，所以也沒聽說有什麼紛爭，小孩子之間嬉戲就難免會有所爭吵，但是那很正常！

因為這邊什麼族群的人都有，所以老人家聊天也都用各種語言，客家話也通，閩南話也行，中間不時穿插的國語。因為小時候在豐田那邊讀書，而豐田都是客家人，所以我們在那個環境下也都學會講客家話了，雖然我們家自己人溝通是以閩南話為主，但時候也會穿插客家話來對談。

除此之外，八壽埤尚有從六堆客家地區遷徙而來之客家人，根據日治時期之戶口資料有兩例，分別為張姓明治 27 年由新東勢遷徙而來、劉姓昭和 17 年由內埔遷而來，另根據筆者的訪談尚有從美濃、長治地區遷徙至本地的。整體看來，目前八壽埤地區雖有閩、客、平埔等族群，但仍以客家人為主體。故在信仰上，仍以客家之信仰及習俗為主，本地每年農曆十月十二日仍會舉辦完太平福，來慶祝一年之收成。

小結

大路關地區由清初的開庄至日治時期也歷經百餘年歷史，其聚落的型態也漸由移墾的社會轉變為封閉的農村社會，由明治時期的堡圖至今日的電子地圖做聚落變遷之比較，從道路、橋樑、河道的變遷及地景改變、特殊用地等方面加以對照比較，可以發現這百年間其實聚落的改變不大，但對村民而言感受卻很深。從日治時期的婚姻關係中更可以看出當地族群的關係狀態，由於語言及爭水之間的衝突與隔閡使得本地之客閩關係呈現緊張的狀態，表現在婚姻關係則呈現不相往來的情形。而為緩和漢番間之衝突，突破閩庄之包圍，其採取和婚的方式以求安身立命。由於長期遭受水患之苦至日治時期昌基堤防的完工，也迫使部分大路關人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集體遠遷他鄉，而日久他鄉是故鄉，大路關人到了新鄉後總能很快適應環境，在新鄉開疆拓土很快與當地族群建立良好關係，而亦不忘本的將已開墾之家園定名為「大路關寮」，藉此以告訴後代子孫其祖先來自何方，

而每年清明節時其仍會回大路關祖墳掛紙祭祖，雖歷經二代以上仍不間斷，其對大路關那種濃厚的情感，實為吾人所感佩。在語言方面，他們口中那種異於內埔人之大路關腔口音，實為來自大路關原鄉之烙印，也常被當地之客家人抱以異樣的眼光，使其為融入當地之社會，故而在外講四縣話，在家說大路關話。在婚姻方面，則大多以當地客家人居多，當然也有與當地閩南及平埔族通婚之情形。在信仰及習俗方面，其大致與當地客家無異，除了信仰在地化外，客家傳統的「完太平福」仍是他們每年最重視的重要祭典活動。

第四章 大路關聚落的社會結構與組織

本章主要從戶政資料著手，以聚落日治及光復後的戶政人口資料，做為基本背景。進而分析本地各個時期的產業經濟變遷及維生活動。另從學校教育面著手，首先從本地學校設立的歷史及經過做背景說明，進一步分析從日治至光復後的人口教育程度以分析該地之人口素質。從學校學生的資料，分析該地區家長的背景、職業及教育程度，比較兩村之學生人數及生育率之間的關係與台灣社會之少子化做連結。調查兩村外籍配偶的數量、背景及何因素嫁至此地及其適應的情形。最後當地的宗族組織(嘗會)及宗教組織(神明會)蒐集當地之族譜及神明會之組織資料其進一步的蒐集分析。綜合以上之諸多論述，以勾勒出本聚落由日治時期之後演變至今日之社會結構及社會組織。

第一節 聚落的人口與籍貫

一、聚落型態

根據黃瓊慧對聚落所下的概念定義是：一個空間範圍內所有的民居場所及其活動地點。下此概念定義的理由是：行政區界是根據住民活動範圍所劃定的一個界限。其型態時常被區分為集村聚落與散村聚落。民居場為居民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據點，可簡稱為居民點。而集村是指規模較大的居民點，散村則是指規模較小的居民點。當聚落是由規模較大的居民點組成時，就稱該聚落為集村聚落，相對地，若是由規模較小的居民點所組成聚落，即稱為散村聚落。由於日治時代的戶籍政策，是以地籍圖上的「地番」作為戶口的「番地」。所以，根據日治時代戶口調查簿的戶長資料彙總表的番地號碼，對照地籍圖的地番，將戶籍號碼在空間上是相鄰，合併成一個居民點進而統計每一個居民點的戶數和姓氏分佈，以了解每一居民點的規模和血緣結構。居民點的規模有大小之別，有些居民點係住宅節毗鱗次，有些則散處各方。故以十戶作為劃分集村和散村的臨界點，即一個居民點若居住十戶或以上，則視為集村；以下則視為散村。並且以集村度作為解析聚落型態的指標。所謂集村度是指住在集村的戶數佔總居住戶數的百分比，此一

百分比，一方面可以用來作為劃分散村聚和集村聚落的依據，以集村度百分之五十為臨界點，大於此數則將整個部落視為集村聚落，反之則歸入散村聚落，另一方面亦可根據集村度觀察散村聚落與集村聚落的空間分佈。血緣度則是指聚落內前五大姓氏的戶數佔總戶數的百分比，血緣度愈高，表示該聚落的血緣性愈強⁹³。

表 4-1：日治末期鹽埔庄聚落型態

大字名	總戶數	散村個數	集村個數	集村度	最大姓氏及其比例	血緣度	聚落類型
大路關	260	12	2	92%	鍾：24%	59%	集村聚落
彭厝	483	8	4	94%	潘：17%	33%	集村聚落
鹽埔	694	3	4	98%	陳：14%	45%	集村聚落
新圍	797	1	5	100%	陳：14%	52%	集村聚落

資料來源：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 76

根據上表的統計，相較於鹽埔庄的其他大字，大路關大字的散村個數較多。造成此景況的因素可能是本地在清代位於荖濃溪和武洛溪的匯流處，經常因河道搖擺不定，造成水患頻仍，受災居民幾番遷徙到水害未達的地區，因此形成散村個數較多的現象。但是，本地自古以來，就是位於漢番交界之地，並曾設置大路關隘，防止原住民的侵擾。所以，在安全的考量下，居民大多選擇聚集而居，故就整體大路關大字來看，其聚落的類型仍是屬於集村聚落(圖 4-1)。

圖 4-1 大路關地區聚落示意圖



資料來源：許岡祺繪

說明：黃色部分為現今伙房之分布

⁹³ 黃瓊慧，〈屏東北部地區行政區的形成與演變—兼論長興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灣文獻》4(1998)，頁 241~242。

二、日治時期的人口及籍貫

鹽埔庄包括四個大字：鹽埔、彭厝、新圍、大路關，其中前三個大字主要為福建閩南人居多，而鹽埔庄之主要廣東客家人分佈的地區在大路關大字。就日治時代大正 15 年(1926)鹽埔庄漢人祖籍的分佈情形來看(表 4-2)，鹽埔庄之廣東省移民佔鹽埔庄 24.7%，以潮州府為最多計 1500 人佔鹽埔庄 17.6%，嘉應州其次計 400 人佔鹽埔庄 4.7%，惠州府最少計 200 人佔鹽埔庄 2.4%。對照昭和 5 年(1930)國勢調查鹽埔庄人口數統計表(表 4-3)，大路關的人數約佔鹽埔庄 15.3%，由此可以推斷大路關之廣東客家移民以來自潮州府居多，嘉應州居次，甚至包含有少數惠州移民，但日治時期的統計資料正確與否則有待證明。根據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一文提及屏東平原客家人的原鄉，主要以粵屬嘉應州、潮州府，及閩屬汀州府所轄各縣的移民為主。入墾屏東平原的客家移民之原籍地，如汀州永定、武平、上杭各縣、潮州府大埔及嘉應五屬等州縣，均為羅香林調查所言的純客住縣。⁹⁴客家人在廣東省境內的分佈，主要集中在嘉應州及潮、惠二府各縣中，其分佈範圍，在光緒年間《嘉應州志》中有以下的描述：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⁹⁵

由上引可以推斷，若大路關之移民以潮州府居多，其應來自潮州府大埔縣之客家人。而不管汀州及嘉應州各縣客家人，其移民來臺的路線皆須經過大埔縣，再由大埔循二種路線至廈門驗照放洋。其一，沿韓江而下，在澄海一帶港澳搭船至廈門。其二、沿清遠河至漳州府境，經平和、漳州，至廈門。⁹⁶而這群嘉應州

⁹⁴ 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3。

⁹⁵ 溫仲和，《嘉應州志》(台北：成文，1968)，頁 122。

⁹⁶ 同註 94，頁 28-29。

及潮州大埔之客家人來到南臺灣後，有一部分沿著下淡水溪而上來到武洛開墾，再由武洛進墾至大路關。

而從語言上來看，大路關特殊的客家口音「大路關腔」很類似東勢大埔腔，根據賴維凱的研究：

由於高樹大路關語音特點中的「幾乎沒有舌尖元音〔i〕」、「陰平調唸33」，「小稱詞〔e〕演變成〔i〕甚至消失的現象」，「人稱代詞合音後的唸法」與台中東勢大埔腔有相似之處。⁹⁷

根據鍾榮富對南部六堆地區的客家話調查研究，講大路關客家話的地區共有有：里港的武洛、高樹的廣興、廣福、建興村的大路關寮、內埔竹圍村的上岡仔、德協份仔的河壩地區，共有六個地區。⁹⁸而大路關(廣興、廣福)及其二次移民之地建興村大路關寮、內埔竹圍村的上岡仔，其大路關腔之來源主要來自大路關，而里港的武洛這一客家的方言島也講大路關腔，筆者認為武洛為大路關拓墾之前身，其與留在此地的客家人與大路關人有著極為相似的移民來源有極大的相關性。

表 4-2：鹽埔庄在臺漢人的祖籍分配：大正 15 年(1926)

鄉貫別	福建省								廣東省				合計
	泉州府		漳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州	計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計	
	安溪	同安											
人口數	900	1000	2000	900	800	300	500	6400	1500	400	200	2100	8500
佔鹽埔庄%	10.6	11.8	23.5	10.6	9.4	3.5	5.9	75.3	17.6	4.7	2.4	24.7	1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在籍民族鄉貫別調查》，昭和 3 年(1928)，頁 26~27。

⁹⁷ 賴維凱，〈從大路關客語變調談客語教學在地化〉發表於「客家語言文化研討會」(臺北：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7 年 12 月 1 日)，頁 6。

⁹⁸ 鍾榮富，2006，〈台灣客家語言地圖及網站〉，《邊陲與聚焦—建構南台灣的客家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頁 183-184。

表 4-3：鹽埔庄人口數統計表：昭和 10 年(1935)

大字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佔鹽埔庄%	昭和 5 年人口數	佔鹽埔庄%
鹽埔	631	1982	1955	3937	31.2	3861	36.7
新圍	657	2271	2258	4529	35.9	2920	27.8
彭厝	422	1268	1144	2412	19.1	2124	20.2
大路關	244	878	858	1736	13.8	1610	15.3
鹽埔庄合計	1954	6399	6215	12614	100	10515	1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昭和 10 年(1935)，頁 129。

根據日治時期的戶政資料，來分析大路關地區兩個聚落的姓氏戶數及族群統計如下表：

表 4-4：新大路關村姓氏戶數及族群統計表

號次	姓氏	戶數	族群	比例
1	鍾	41	客	28%
2	江	18	客	12.3%
3	李	17	客	11.6%
4	溫	11	客	7.5%
5	徐	11	客	7.5%
6	張	10	客	6.8%
7	邱	10	客	6.8%
8	曾	6	客	4.1%
9	楊	4	客	2.7%
10	吳	4	客	2.7%
11	陳	4	客	2.7%
12	林	2	客	1.3%
13	黃	2	客	1.3%
14	鄭	2	客	1.3%
15	黎	1	客	0.6%
16	馬	1	客	0.6%
17	廖	1	福	0.6%

18	宋	1	客	0.6%
----	---	---	---	------

資料來源：屏東郡鹽埔警察官吏派出所，《戶口調查簿》

表 4-5：舊大路關村姓氏戶數及族群統計表

號次	姓氏	戶數	族群	百分比
1	鍾	19	客	17.3%
2	李	16	客	14.5%
3	楊	12	客	10.9%
4	溫	11	客	10%
5	陳	10	客	9%
6	劉	7	客	6.4%
7	黃	7	客	6.4%
8	曾	7	客	6.4%
9	江	4	客	3.6%
10	張	4	客、福	3.6%
11	阮	3	客	2.7%
12	潘	3	熟、客	2.7%
13	邱	2	客	1.8%
14	郭	1	客	0.9%
15	彭	1	客	0.9%
16	廖	1	客	0.9%
17	賴	1	福	0.9%
18	盧	1	客	0.9%

資料來源：屏東郡鹽埔警察官吏派出所，《戶口調查簿》

林美容將台灣漢人的聚落若從其姓氏分布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一姓村：若一村有一優勢姓，且其比例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一姓村；第二類是主姓村：若一村之前五大姓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有優勢姓，但無一優勢姓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主姓村，即有主要姓氏之村庄；第三類是多姓村：若一村之前五大姓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雖村中並無優勢姓，即各姓比例相差無幾，難分軒輊，是為多姓村；第四類是雜姓村：若一村之前五大姓比例不及百分之五十，此類村庄均無優勢姓，為諸小姓並存之村庄，名為雜姓村。⁹⁹

依據林美容的分類，新大路關前五大姓氏為鍾、江、李、溫、徐共 98 戶，

⁹⁹ 林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台原，2000)，頁 284~285。

佔全部戶數的 67%，而無一優勢姓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故屬於主姓村。舊大路關前五大姓氏為鍾、李、楊、溫、陳共 68 戶，佔全部戶數的 61%，且無一優勢姓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故亦屬於主姓村。

三、光復後大路關聚落的人口統計

臺灣人口的成長率，西元 1905 年到 1940 年間人口成長已呈穩定狀態。以年平均成率計算，它的百分比大概如下：1.4(1905-1915)；1.0(1915-1920)；1.8(1920-1925)；3.0(1925-1930)。西元 1940(民 29 年)到 1956 年(民 45 年)正值大戰及戰後時期，故年平均成長率提高了很多，達於百分之 3.7。一直到西元 1962 年(民 51 年)，成長率都未曾低於百分之 3.3。由這個年平均成長率看來，臺灣確實已成為世界上人口成長最迅速國家之一。無疑的，人口的增加，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出生的人數高於死亡人數太多。民國 38 年至民國 44 年間，大陸人民大量移入臺灣，也是造成臺灣人口增加的另一因素。由於在民國 44 年以後，移民量已減少，故出生人數比死亡人數高出太多的現象已成為臺灣人口增加最重要的因素。¹⁰⁰

民國 38 年臺灣人口為 739 萬餘人，受二戰後嬰兒潮及死亡率下降影響，民國 47 年人口突破 1000 萬人。政府當局於民國 53 年年全面推行“家庭計劃”（即計劃生育）工作，口號為“實施家庭計劃，促進家庭幸福”。民國 57 年和民國 58 年公布“臺灣地區家庭計劃實施辦法”、“人口政策綱領”，並於民國 58 年成立人口政策委員會，翔實呈現臺灣人口演變。民國 56 年，政府當局提出“五三”口號，希望民眾婚後三年才生育、間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過三個孩子、三十三歲前全部生完；民國 58 年提出“子女少、幸福多”。從民國 60 年起，每年 11 月成為臺灣“家庭計劃”擴大宣導月，“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及“三三三一”的口號被提出。“三三三一”指婚後三年生第一個小孩，過三年再生一個。理想的結婚年齡為男 28 歲、女 25 歲。由於政府人口政策的介入，臺灣自民國 53 年以後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開始逐步下降，至民國 73 年開始，臺灣

¹⁰⁰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頁 179~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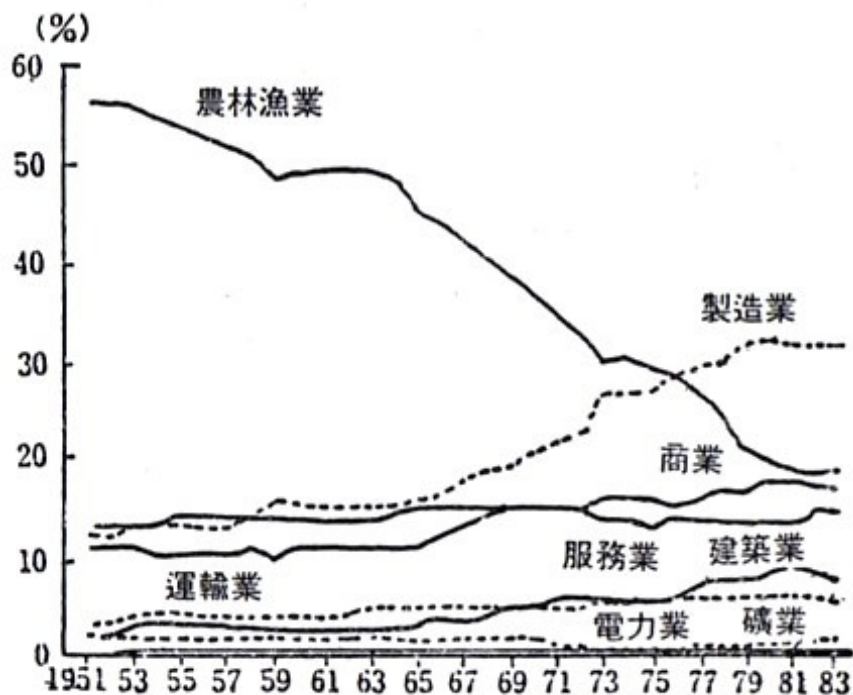
人口淨繁殖率卻已經降到人口替換率之下。考慮到生育率過低將導致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政府當局認為應促進人口合理成長。民國 79 年起，“家庭計劃”宣導口號改為“適齡結婚，適量生育”，提倡適當婚育年齡為 22 歲至 30 歲。但自民國 81 年之後臺灣人口成長率更下降至百分之 1 以下，民國 90 年，政府當局宣導“兩個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樣好”，特地將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輕女觀念。民國 91 年的宣導口號變成“兩個孩子很幸福，三個孩子更熱鬧”，希望民眾多生幾個小孩。但成效不大，自民國 92 年以後臺灣人口成長率更下降達到百分之 0.5 以下。

光復後大路關兩聚落的人口數，似乎也隨著大環境的變遷而變化，但兩個村落的命運卻因本身環境的因素而大不同，根據高樹鄉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資料「歷年人口統計表」(表 4-6)，可以看出兩個村落之間人口數的消長，新大路關(廣興村)人口數自西元民國 35 年到民國 60 年間，是人口正成長的階段，但其民國 35 年至民國 45 年之年平均成長率僅百分之 1.88 及 0.94 均低於當時臺灣的平均成長率百分之 3.3 以上甚多，據耆老口述新大路關地區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東面有生番，三面惡水，故於光復後便向政府陳情遷村之議，政府批准後，即有一部份的人遷至荖濃及花蓮玉里，故人口成長幅度有限。民國 45 年至民國 55 年由於移民至荖濃及花蓮玉里之大路關人深覺當地開墾不易，故紛紛回籠原鄉新大路關地區，加上人口自然增加率的成長，使得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達百分之 3.5 及 2.52，人口呈現穩定成長。廣福村人口數自西元民國 35 年到民國 65 年間，是人口正成長的階段，且其民國 35 年至民國 55 年之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百分之 4.68、4.54、2.94、3.52 均高出或接近當時臺灣的平均成長率百分之 3.3 以上，舊大路關地區由於日治時期大路關堤防的修築以後改善了水犯之苦，使得人口外移數量減少，人口成長於戰後得以穩定的成長。

由大路關聚落人口數的消長亦可以看出台灣農村社會面臨台灣經濟轉型進入工業化的過程，由於勞動力須求的減少，工作機會的缺乏導致農村人口的外流。根據石田浩〈臺灣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與工業化〉的研究指出，由農業社會過渡

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使就業結構起了很大的變化，其變化在於由農業到工業的勞動大的移動，其也導致下列三種情形：一、農家戶數和農家人口的減少；二、農業勞力的流出；三、農家所得中農業收入比重的低落。¹⁰¹由下面臺灣產業別就業者構成的變化圖(圖 4-2)便可看出臺灣勞動人口之轉移情形。由圖中更可以看出 1965 年(民 54 年)以後正是農林漁業等一級產業快速遞減的階段，至西元 1976 年(民 64 年)正是農林漁業第一級產業和製造業第二級產業呈現黃金交叉的時期。新大路關聚落於西元 1971 年(民 60 年)之後年平均人口成長率便快速的減少，至 1976 年(民 65 年)以後年平均人口成長率更呈現負成長，舊大路關聚落亦面臨同樣的命運，西元 1971 年(民 60 年)之後平均人口成長率便快速的減少降至百分之一以下，至 1981 年(民 70 年)以後年平均人口成長率更呈現負成長。大路關地區於 1971 年(民 60 年)以後呈現的平均人口成長率快速減少的現象，概因台灣的大環境已漸漸轉型，農村工作機會少，年輕人紛紛外移找工作，所造成的人口外移現象，大路關地區的命運正可以看出臺灣典型農村社會的縮影。

圖 4-2 產業別就業者構成的變化



¹⁰¹ 石田浩，〈臺灣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與工業化〉，《臺灣風物》38(4)，頁 88。

資料來源：石田浩，〈臺灣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與工業化〉，頁 88

表 4-6：大路關聚落歷年人口統計表

年份 民國 (西元)	廣興村(新大路關)						廣福村(舊大路關)					
	戶數	男	女	合計	百分比 變化	年平均 成長率	戶數	男	女	合計	百分比 變化	年平均 成長率
35 (1946)	159	460	488	948			104	355	354	709		
40 (1951)	170	544	493	1037	9.4	1.88	133	429	446	875	23.4	4.68
45 (1956)	190	557	529	1086	4.7	0.94	186	537	537	1074	22.7	4.54
50 (1961)	205	663	613	1276	17.5	3.5	194	603	629	1232	14.7	2.94
55 (1966)	218	775	659	1434	12.6	2.52	218	719	730	1449	17.6	3.52
60 (1971)	238	858	690	1548	7.9	1.58	256	820	786	1606	10.8	2.16
65 (1976)	235	829	676	1505	-2.8	-0.56	268	828	792	1620	0.8	0.16
70 (1981)	257	818	687	1505	0	0	298	794	731	1525	-5.9	-1.18
75 (1986)	277	799	698	1497	-0.5	-0.1	297	750	641	1391	-8.8	-1.76
80 (1991)	324	838	745	1583	5.7	1.14	332	685	597	1282	-7.8	-1.56
85 (1996)	389	838	711	1549	-2.1	-0.42	377	702	601	1303	1.6	0.32
90 (2001)	433	835	698	1533	-1	-0.2	395	661	552	1213	-6.9	-1.38
95 (2006)	427	797	667	1464	-4.5	-0.90	401	640	536	1176	-3.1	-0.62

資料來源：高樹鄉戶政事務所

四、外籍配偶的移入

民國 80 年代，有部份分印尼客家女子嫁到廣興及廣福村，印尼加里曼丹的客家人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從廣東梅縣松口鎮遷移而來，至今已傳到第五、六

代，當地客家人大部分能講梅縣松口腔的客家話，與六堆四縣腔很類似，他們大部分住在偏遠的村落，以種植橡膠樹為生，生活清苦，另外印尼常發生排華暴動，住在這裏的客家人，生命財產也無法得到當地政府的充分保障，為人父母，為了女兒有更安全的居住場所，與更好的生活環境，也樂意將女兒遠嫁到台灣，目前嫁到六堆地區的印尼客家新娘，大部分來自加里曼丹地區，尤其廣興、廣福兩村男青年盛行娶印尼客家新娘，他們透過介紹或婚姻介紹所的媒介做起了跨國婚姻。目前兩村約有三十幾位青年娶印尼客家新娘，以廣興村居多廣福村較少，嫁入的印尼客家新娘，由於語言相通，再加上很勤勞，頗受夫家的喜愛，也很快融入本地的生活習俗。民國 80 年代以後外嫁入本地之外籍女子，以越南、柬埔寨、大陸女子居多，尤其以越南女子佔多數。由表 4-6 可以看出廣興村由於外籍新娘的移入，造成的生育率增加，人口外移減少，使得民國 75 年至 80 年的人口年平均成長率不減反增，達到百分之 1.14 之多；而廣福村在民國 80 年至 85 年期間的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達到正成長 0.32 之多。

第二節 產業經濟與維生活動

一、產業經濟

大路關地區為純農業部落，庄民所仰以為生之生活方式是農業耕作，在清代生產情形，根據陳壽祺總纂《福建通志臺灣府》「關隘」條的記載其中提到與大路關產業情形相關的記載「又於北坪下蔗園後荒埔設隘寮，保護大路關等庄。」可知在開墾之初本地區以種植甘蔗為主。由於水源取得困難，本地區一直以旱作為主。

表 4-7：日治時代鹽埔庄地目種類比例 (單位：%)

地區	田	園	建	原	墳	祠	池	雜	合計
大路關字 舊大路關	0	94.23	2.52	3.02	0.12	0.11	0	0	100
大路關字 新大路關	0	20.02	3.80	75.69	0	0.49	0	0	100

新圍大字	0	90.31	2.25	6.04	1.28	0.02	0	0.10	100
鹽埔大字	0	76.56	1.33	17.08	4.86	0	0	0.17	100
彭厝大字	4.92	50.96	1.48	41.79	0.82	0.02	0	0	100

資料來源：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 78。

由表 4-7 可以看出，日治時期舊大路關地區之土地以「園」(即旱作之地)之比例為最高，高達百分之 94.23；而新大路關之土地則更為貧瘠，以未開墾之溪埔地「原」之比例為最高，高達百分之 75.69。當時之產業以旱作植物為主，如甘蔗、蕃薯、樹薯、香蕉等，另外明治 43 年(1910 年)6 月 1 日，日人一林彥楠、川井為也、永田恆三郎等氏以申請開墾種瓊麻，將位於阿緱廳港西上里加蚋埔庄外六庄以及港西中里彭厝庄外二庄面積三千九百九十七甲九分六厘三毫之官有原野地，向台灣總督府申請預約出賣，經台灣總督府依台灣官有森林原野預約出賣規則，於 1910 年 10 月 4 日第 4850 號指令同意許可在案，並以命令書請求阿緱廳長辦理¹⁰²。根據 1910-10-01 台灣日日新報之記載：

栽培纖維植物

東京一森彥楠、川井為也、永田恆三郎等氏。前曾計畫在阿緱廳下栽培纖維植物。已向當道稟請。至大昨日批准。今就其內容略述如下。其預約給與之原野。計三千九百九十七甲九分六厘。其間港西上里加蚋堡庄六百六十九甲一分五厘八毫。同堡田仔庄五百九十五甲八分一厘七毫。同堡阿拔泉庄四百三十六甲九分三厘四毫。同堡東振庄百八十二甲七分七厘三毫。同堡羗崙庄六百六十七甲七分五厘九毫。同堡中崙庄四百二十九甲一分五厘。同堡武洛庄三百二十二甲七分六厘九毫。及港西中里彭厝庄三十六甲六分六厘六毫。同堡大路關庄五百三十四甲一分六厘二毫。同堡鹽埔庄百二十二甲。而開拓成功之期限。自四十四年正月。至五十年臘月。成功後賣與價格。一甲一圓五十錢。在經營者所豫算。自著手後至十三年。每年收支之豫算額如左。

¹⁰² 曾坤木，《南郡庄史》(屏東：長榮社區發展協會，2004)，頁 114。

而位於大路關庄之地，其坐落之地籍地號如下：大路關庄舊大路關段：24，29，45-2，145-2，146-2，149-2，155-1，156-2，158-1，118-1，243-1，258-1，263-1，279-2，305，306-4，347-1，381-1。大路關庄新大路關段：52-1，195-2。¹⁰³後辜顯榮先生以加入該會社方式，原股東相繼退出到直接由辜氏掌管並更名為大和農場。臺灣光復後的民國 35 年將具有濃厚日本特色「大和」，更名具有中國特色的「泰和」，並沿用至今。¹⁰⁴根據田野訪談，當地耆老的說法，由於日治時期庄裡的村民怕被苛重稅不敢向政府做土地登記，故很多土地當被日本政府徵收為國有地，後來這些地也間接成為辜家及台糖株式會社之地，故在日治時期，該村之村民很多成為辜家之佃農及傭工，為其種植瓊麻及栽種木棉採收棉花。

光復後民國 38 年起因配合政府三七五減租、農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政策，將農民耕租的好土地放領出去，故在這一段期間很多土地又陸陸續續被村民買回。民國 62 年本地土地面積調查統計如下表：

表 4-8：大路關地區土地區段面積統計表（單位：公頃）

段別	田面積	旱田面積	原野面積	林地面積	合計
舊大路關 小段	216.4055	72.9923	101.6045	0	391.0023
新大路關 小段	0.2915	312.8770	0.0805	49.1518	362.4008

資料來源：高樹鄉公所，《高樹鄉志》，頁 207~208。

(一)廣福村的產業

(1)農業

根據林務局行照圖的資料，顯示本地各個時期的產業及其變遷的情形：從民國 65 年的航照圖中可以看出，本村主要的產業以水稻為主，其次為甘蔗、鳳梨、荔枝，其間雜有蓮霧、芒果、香蕉、木薯等。民國 78 年的航照圖中，本村的產

¹⁰³ 同上註，頁 115。

¹⁰⁴ 同上註，頁 117。

業不再以水稻為主了，其主要農產以檳榔、蓮霧、水稻為主，其間雜有芋、釋迦、芒果、香蕉、甘蔗、鳳梨。產業呈現多元的面貌，其主要原因乃本村的年輕人在這段期間開始有人口外移的情形所致，留在本村之老人無法繼續水稻之種植，故改種檳榔、水果等較不費工之作物。民國 91 年的航照圖中，本地的農產以檳榔為主，其間雜有蓮霧、芒果、甘蔗、鳳梨、香蕉、釋迦、芋等作物。目前本地區之農業栽種面積仍以檳榔為大宗，其各項作物的栽種面積如下表：

表 4-9：廣福、加埔地區 2008 年度各項作物栽種面積表 (單位：公頃)

作物名稱	芋	胡瓜	苦瓜	茄子	菜豆	南瓜	四季豆	香蕉	鳳梨	檸檬	芒果	檳榔	木瓜	蓮霧	荔枝	玉蘭花	其他切花	合計
耕地面積	62.51	1.00	1.30	3.83	1.45	2.00	2.13	21.4	42.53	3.45	41.52	138.56	3.2	5.27	17.08	2.36	1.50	331.83

資料來源：高樹鄉公所

(2) 畜牧業

在畜牧業方面，張氏養豬場約於民國 70 年代掘起，牧場的董事長張炳南於村莊南方靠口社溪床向辜振甫購得一大片土地，建立全統養豬牧場，畜養約兩萬頭豬，由於排放糞便所造成的水源汙染問題及發出惡臭等問題，民國 77 年村民曾發動圍堵抗議事件，村民圍堵養豬場兩晝夜，斷飼料斷水電造成該場母豬死千餘隻。後董事長張炳南出面與村民簽署切結書，答應牧場轉型將所有豬隻遷走，然其仍未依約在三個月期限內將豬隻遷走，而大興土木在豬舍後方原本雜草叢的空地興建廢水處理場及挖掘魚塢，並將蓄容豬糞尿的場外大排水溝拆除斷絕排放口，杜絕製造汙染之虞，改採農漁業多角化混合經營的方式。但仍未取得村民的諒解，村民仍一再圍場，後場方採不變應萬變的態度，最後圍場事件後續在政府

的不聞不問及村民未能有一位有力之領導人物主導之下，無極而終落幕。直至民國 90 年，水源保護區的立法通過，依據飲用水源水質保護綱要計畫—高屏溪、大甲溪、頭前溪、及曾文溪部份水源保護區養豬戶(場)，依法辦理拆除並可申請補助，從此張氏全統養豬場得以歇業，且村裡所有養豬戶皆要強制拆除，養豬之蓄牧業從此在本地消失。

(3) 檳榔批發業

目前本村約有 6 家行口商，每個星期一、四為收購交易日，收購地主要為廣福、泰山二村，目前的收購價以論斤計算，1 斤約 470 元、450 元、430 元不等，視檳榔棵粒的大小而定，平均 1 粒約 3、4 元左右，而出貨地點有台北、中壢、西螺、竹北、高雄等地區，年產值約三、四千萬左右。

(4) 豆漿產業的興起

造成本地年輕人人口外移最重要的產業—豆漿業。本地豆漿業的開山祖師楊龍和先生，約 20 年前民國七、八十年代左右，剛從軍中退伍隻身到台北永和學豆漿，後來自己開店，創立四海豆漿，後因經濟景氣，由於生意興隆好賺，其便開始拉攏同鄉的親友到台北共同打拼，並傳授與豆漿的技術，鼓勵其自行到外設立分店，於是以四海豆漿之名的分店便一家家的設立，其也擴大經營從台北再到台南、高雄設立分店，當時股市上萬點時，其一天的營業額曾高達十幾萬。由於枝開葉散，廣福村的豆漿產業也散佈到中南部，現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東都可以看見廣福村人所開之豆漿店(表 4-10)，甚至連隔壁廣興村亦有人起而效尤投入此一產業。也由於此一產業的興起，帶動了本村年輕人一波的外移潮，而其大都戶籍仍在本地，但因擔心子女侍在農村失去競爭力，而紛紛將子女轉出與其團聚，在都市就學。

表 4-10：大路關豆漿產業分布情形表

分布地區	姓名	店數	店址	備註
屏東	曾永忠	1	屏東火車站前	
屏東	鍾招煌	1		

屏東	老張	3	鹽埔新圍、屏東民生	廣興村人
屏東	陳永忠	1	里港車站旁	
屏東	楊建雄	1	屏市大連路廣東路口	
屏東	田世忠	1	水門	
屏東	黃國峰	1	內埔往老埤路上	
屏東	鍾孟堂	1	屏市廣東路中正路口	
屏東	溫龍福之子	1	大武營	
高雄	楊龍和	1	鳳山	
高雄	楊和貴	1	鳳山五甲路	
高雄	溫秀芳	1	五甲	
高雄	楊錦秀	1	高市	
高雄	楊建光	10	高市	
高雄	曾明華	1	五甲社區	
高雄	溫國強	1	楠梓車站	
高雄	秋喜	6	高市	廣興村人
高雄	田玉鳳	1	凹仔底	
高雄	楊春雄	1		
高雄	鍾玉皇	1		
台南	李煜堂	10	台南縣市	
台南	孫明憲	2	南市	
台南	李吉祥	1	麻豆	
台南	李吉信	1	新化	
台南	江周勝	1	鹽水	
台南	江國春	1	南市	
台南	曾昭榮	1		
台中	李左春	1	逢甲大學	
台中	李有明	1	東海大學	
台北	楊秀芳	1		
台北	楊秀雄	1		
台北	楊錦鴻	1		

台北	楊瑞華	1		
台北	陳慶忠	1		
台北	楊龍和	1		
台北	楊龍和大姐	1		
合計		62		

資料來源：溫世和先生提供

(二)廣興村的產業

(1)農業

根據林務局行照圖的資料，顯示本地各個時期的產業及其變遷的情形：從民國 65 年的航照圖中可以發現，本村主要的產業在村落下方的部分因地勢較低有新大路關圳水源的灌溉，故仍以稻田為主，其次為甘蔗，而在隘寮溪河床地則種有西瓜；村落上方的部份因地勢較高缺乏水源灌溉故以旱作植物為主，有荔枝、芒果、木薯及台鳳的鳳梨等作物。民國 78 年的航照圖中，可以發現村落下方的部份以種植蓮霧、荔枝、木瓜、芒果、釋迦為主；而在村落上方的部份則以旱作植物檳榔、荔枝及台鳳的鳳梨為主。民國 91 年的航照圖中，可以發現村落下方的作物以蓮霧、荔枝、芒果、釋迦、檳榔為主；而在村落上方的部份以檳榔為主、間雜有荔枝、芒果、及台鳳的鳳梨。目前本地區之農業栽種面積以檳榔、荔枝為大宗，其各項作物的栽種面積如下表：

表 4-11：廣興地區 2008 年度各項作物栽種面積表 (單位：公頃)

作物名稱	四季豆	香蕉	鳳梨	檸檬	芒果	檳榔	木瓜	蓮霧	荔枝	棗	釋迦	可可椰子	苗圃	高麗菜	合計
耕地面積	1.90	28.50	24.17	3.63	30.81	55.73	2.65	5.30	45.66	1.27	2.80	4.5	52.73	2.60	262.25

資料來源：高樹鄉公所

(2)台鳳高爾夫球場的建立

民國 77、78 年台鳳公司著手在本地開發台鳳高爾夫球場，台鳳高爾夫球場開發完成後，大量徵用工作人員，也為本地帶來一些就業機會。

(3)檳榔批發產業的興起

檳榔獲有「台灣口香糖」的美稱，曾經在民國七十幾年時一顆檳榔價格約 18 元等於當時一瓶米酒，被農民喻為「綠寶石」或「綠色黃金」，後因有利可圖，在中部地區山坡地種的滿山滿谷，破壞水土保持，雨季時常導致土石流。如今受政府不輔導、不補助、不鼓勵的三不政策下，並不時上電視宣導嚼檳榔的壞處，加上商人走私及加入 WTO 後可以進口的各種情況打擊下，台灣檳榔收益逐年下降。近幾年隨著經濟不景氣，民眾消費能力下降，檳榔價格由一顆十幾元下滑至三、四元左右。本地的檳榔每年 4 月開始採收至 6、7、8 月為豐收期，於中秋節前採收完成，後則嘉義、南投的檳榔進入盛產期。本村自民國 50 幾年即開始有人經營檳榔批發產業，至民國 70 年檳榔產業最鼎盛的時期，檳榔的價格最高來到一顆 18 元，當時此行業由於成本高、價錢變數大，本村約僅 5、6 家行口商。到了民國 80 年代，本村的行口商來到了最多家約 15 家，年產值約 1 億以上。目前仍維持約 15 家行口商，而本村行口商的收購地點除了本村以外，另涵蓋高樹、鹽埔、三地門、內埔一帶，出貨地點則涵蓋全省各地，甚至外銷至中國大陸。也由於檳榔批發產業的興盛，留住不少年輕人也是本地之年輕人能夠減少外移的主因。

二、維生活動

(一)水圳的開設與修築

(1)大道關圳

由於水源取得困難，故清代此地便有水圳之開發，本區最早的水利建設始於光緒十二年，由撫墾局董陳國馨率眾開築三圳。漏陂圳，在港西里，縣東三十七里，源引隘藪溪上游，西南行十里許，下注番仔埔溪，灌田六百甲；杜君英圳，

在港西里，縣東三十二里，源引隘蔡溪下游，南行七里許，下注番仔埔溪，灌田二百甲；大道關圳，在港西里，縣東北四十三里，源引隘蔡溪上游，經大路關庄，西北行八里許，至仕隆莊，下注海豐溪，灌田五百甲¹⁰⁵。其中大道關圳之修築對本地區之水利灌溉改善貢獻良多。

(2)泰山圳

為高樹鄉泰山、南華、廣福等村重要的埤圳，其舊有藍加興、大路關、大和及大和下等埤圳，灌溉面積 855 公頃，水源均取自口社溪，因溪床砂礫高積，水流滲透成為伏流，取水困難，枯水時不惟灌溉不能，飲用水亦告涸絕，引起水荒，求助無門久矣，民國 37 年(1948 年)於口社溪上游一公里半之堅岩與砂礫交接處，開鑿取水口，以隧道連接，導水路引幹線，居高臨下水流才能暢達，並將一千二百公頃田地可作為後期田作，又冬春季缺水期兼可灌溉甘藷、豆類等雜作，與民生飲用水，因工程費鉅大，承蒙當時高雄水利協會理事長，即屏東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潘葛先生，全力協助籌措經費，並積極工程進行，于民國 38 年 1 月開工分三個工區、三期實施，其間屢次因受物價波動之影響，及水害所困，工程幾度停頓，承蒙政府撥款及部份貸款，及技術上之支援與督導，終於民國 39 年 12 月全部完成，歷時將近兩載，工程費共費新台幣 35 萬元之譜，得完成進水口一座、隧道 220 公尺及其他大小工程數十處，受益土地在 1300 公頃以上。¹⁰⁶

自隧道口經口社村導水幹道至三坑水門後平分第一支線往廣福村、第二支線往南華村、第三支線泰山村，各支線再分主給、小給流入田裡。各水口為了村民便於辨識，都有取有以當地地形或田地地主之名為圳名，灌溉廣福村田園之圳有軟埤仔、三叉圳、中央路、阿尾圳、伯勞圳、老庄背等。(圖 4-3)

¹⁰⁵ 清盧德嘉，《鳳山采訪冊》(臺北：大通，1984)，頁 97-98。

¹⁰⁶ 鄭遠，《台灣省屏東農田水利會會誌》(屏東：台灣省屏東農田水會，1997)，頁 435~436。

圖 4-3 泰山圳圳路圖



資料來源：曾坤木，〈走大水與輪水番—屏東高樹水利灌溉與聚落消長之關係研究〉

沿圳水利會員農民，在枯水期，會採輪水番的措施因應，在枯水亢旱期間，集中水量依圳道逐日輪流供水灌溉。泰山圳因有三坑閘門三支線平分，若亢旱缺水時，則一二三支線圳輪灌，也就是每隔兩天才輪灌一次。¹⁰⁷水利圳道雖為灌溉用水，但在本地由於地下水取水不易的情況下，灌溉用水圳是兼做家庭飲用水，居民到圳溝挑水儲水於水坊或大水缸備用，因此若是亢旱時期民生第一的飲用水若發生問題，就會變成村落的共同問題，必須出動全村壯丁去巡守圳路找水源；若是上游村落占地利之便仍佔用水源而不體恤下游缺水，在當時憂急憤下就容易發生糾紛。據聞本村第二座石獅公，曾為大路關庄民巡守口社山溪灌溉及飲用水源，後因水源爭執，引起鄰庄仇視，暗中派員以大釘鎚由石獅臀部敲擊入獅身，致神獅失靈。¹⁰⁸

(3) 新大路關圳

引隘寮溪的水，灌溉廣興村庄頭下方隘寮溪行水區之田園，其供水期為每年 7 月至 12 月，流量為每秒 0.022 立方公尺，灌溉量不大。¹⁰⁹日本政府在隘寮溪築堤防洪，給水分配使大路關五天才輪一次水期，在給水期間，每個家庭必須儲備

¹⁰⁷ 曾坤木，〈走大水與輪水番—屏東高樹水利灌溉與聚落消長之關係研究〉發表於彰化師大歷史研究所主辦《第一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彰化：彰化師大歷史研究所，2006 年 9 月 30 日)，頁 19。

¹⁰⁸ 同上註，頁 21~23。

¹⁰⁹ 同註 106，頁 228。

五天使的清水，於是各家三合院兩邊廊屋前，大抵可見儲水的大水窖。根據鍾理和的文章描述當時輪水番的情形：

我們的村子又輪到了水期，水期每五日一次，村人必須在當日挑足以後五日間的飲用水。因此每到水期，全村有如臨陣，只要能夠肩挑的，就不論男女老少，甚至是毛丫頭也都出動了。匯合了人聲、水聲、腳步聲、水桶聲的巨大聲浪響徹了大街和小巷。那風景是又奇特、又緊張、又熱鬧，蔚然壯觀，在別處很難得見的。¹¹⁰

(二)水井的開鑿與使用

(1)廣福村仙人井

位於村庄南邊阿彌托佛伯公旁的仙人井，相傳百年以上的歷史，其為早期村民飲用水的主要來源，村民早期家家戶戶都會到這口井挑水，挑回家中儲水的大水窖。這口井深約 10 米，早期為石頭砌成，排列非常整齊漂亮且天衣無縫，後來有了現代化的鋼筋水泥後，村民為加強其結構而改用水泥，也使這口井的外觀為之一變，失去其原來的光彩。其由來有一則美麗的傳說，據聞早期本村取水不易，村民便聘請一位黃姓師傅鑿井，當井開鑿完成後這位師傅就不見了，村民為了感念這位先生，便將這口井名為仙人井。據村民的說法這位仙人的足跡尚不止於此，其亦到過六龜新威二坡，帶領這當地的村人開鑿仙人圳，當地的人為了感念他，除了在村內建了水圳恩公祠，並憑印象刻了黃仙人的塑像以為奉祀之外，同時也在仙人圳的取水口，另立水圳伯公祠¹¹¹。

(2)深水井的開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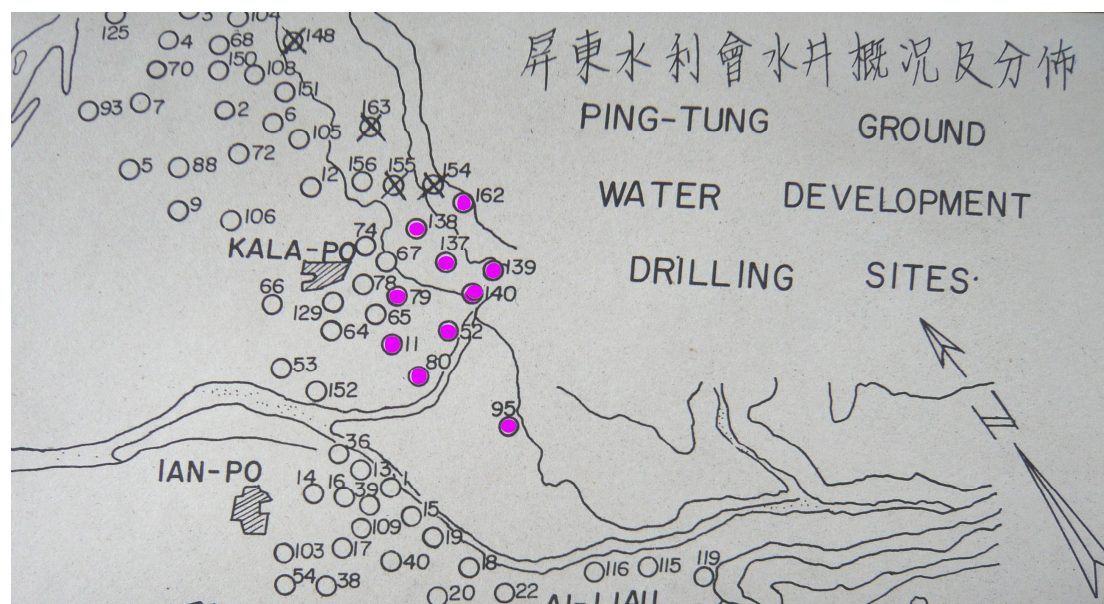
高樹水利工作站於民國 54 年起，陸續在新舊圳中下游、泰山圳缺水地區、及未設水圳之地區，開鑿深井總共有 56 座，一個深水井馬達 40~50 匹馬力左右，即可就近灌溉水井周邊約三十公頃面積農田，以改善高樹農田之水需，此後少有

¹¹⁰ 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1)》(高雄：高雄縣文化中心，1997)，頁 17。

¹¹¹ 鍾敏鈺等，〈即將消失的田野：六龜新村二坡地區北客移民的族群「認同」與「再現」〉，發表於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主辦，《客家族群關係研討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08 年 4 月 11~12 日)，頁 181。

兩天以上的輪水番，居民的飲用水也因各村社區設置簡易自來水而改善，不再因為飲用水或灌溉用水發生村際間的爭水風波。¹¹²大路關地區之水利深水井編號分布如下：廣福村：162、138、139、140、52、79、11、80；廣興村：95。(圖 4-3) 其中民國 52 年 95 號深水井的開鑿對廣興村民而言意義重大，在此之前村民必須到水門隘寮溪口堵水，水路沿著山崁下兩三公里長，都是砂石地水流不暢，村民利用山坡紅土填河道使河水不致於滲透地下保持流暢，深水的開鑿替代圳水從此以後村民免於築水堤之苦，也順利解決了村民灌溉用水的問題，目前本村灌溉的方式以輪水番方式灌溉，每天分時段落輪流灌溉，有些則自行開井灌溉。

圖 4-3 大路關地區水井分布圖



資料來源：屏東水利會

註：粉紅色部份為大路關地區的水井分布

(3)簡易自來水塔的建立

廣福村簡易自來水塔，建於民國 53 年，座落於仙人井旁供水範圍廣福村，民國 67 年底，用水戶 182 戶，用水人數為 720 人，用水的計費方式，每戶以口計費。後因張氏畜牧場的興建、及村民偷引水至田裡灌溉引起爭議，於民國 75 年，由公所補助接自來水管線，而改用自來水，以使用度數計費，而爭端遂平。廣興村簡易自來水塔，建於民國 67 年，座落於廣興國小旁供水範圍廣興村，以

¹¹² 同註 107，頁 24。

抽水的方式將水抽至村落上方台鳳公司用地中蓋一簡易自來水處理廠，再埋接管線供應全村用水。

第三節 學校教育與人口結構

一、大路關地區學校設立之教化

教育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連續歷程，前人筭路藍縷來臺拓墾，仍不忘讓自己子孫讀書受教育，因有前人的努力耕耘，才有今日後人教育的普及。

清代高樹地區不曾有政府的教育設施，只有藉民間的私塾（俗稱蒙館）以教育子弟而已。所謂私塾，全由地方熱心人士設立，以負教學之責，並無一定之學制和課程。教學方法，初進兒童只教其背誦三字經，熟讀後始漸進教以千家詩、四書、五經、春秋左傳、戰國策、古文、時文及唐詩等。當時一般家境較好的人家，男子七、八歲入學，稱「破學」，塾師教授以背誦為主，上下午由教師指定時文及科舉考試範文。一般孩子讀三、五年，家境好或天資高的則讀十年八年，準備科舉考試。至於女子教育，因重男輕女觀念素重，一般女性，則多不讀書。

日人據台，設立了現代化的學校，對於台灣的教育方針採取殖民政策，以鞏固其統治。首先設立「國語學校」及「國語傳習所」，普遍實施日語訓練。教育所屬警察局，專為山地同胞而設；文教局屬總督府，為日人和台灣人而設。小學校全部收容日本人，公學校則大部份為台灣人，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為爭取台灣民心，始於昭和 16 年(1941 年)將小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表示平等待遇。惟其中仍分為第一號表、第二號表、第三號表，分別教育日人子弟、台灣兒童、山地兒童。至昭和 18 年(1943 年)始施行義務教育制度。大路關地區學童接現代化教育之沿革茲分述如下：

(一)鹽埔公學校時期

日治時期大路關地區屬鹽埔庄，學童的最早就學學區為鹽埔公學校，該校於大正 6 年(1917 年)設立。名為阿里港公學校鹽埔分校。大正 9 年(1920 年)奉准獨立名為鹽埔公學校，並於新大路關設立國語講習所，約有學生男 24 人、女 25 人，

昭和 15 年(1940 年)，奉令改為鹽埔國民學校。

(二)泰山國民學校時期

其前身為高樹公學校加蚋埔分教場，創立於大正 10 年(1921 年)，當時編制二班，興建教室二間。昭和 13 年(1938 年)奉准獨立為日出公學校，昭和 15 年(1940 年)將鹽埔庄之新、舊大路關編入該學區，昭和 16 年(1941 年)改名為日出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改稱高雄縣高樹鄉大同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改名為高雄縣泰山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台灣行政區域重劃，改稱為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學校。

(三)廣興國民小學時期

其前身為泰山國民學校廣興分校，創辦於民國 41 年，由鍾丁秀先生任分校主任。民國 39 年行政區域變更，廣興村編入高樹鄉為該鄉最南端之偏僻鄉村。位處臨河每年兩季河水氾濫交通受阻，家長擔心子女上學安全問題於民國 41 年地方熱心教育人士爭取設立分校，由台灣鳳梨公司提供土地二甲為校地，先建教室一間，克難教室二間，因建築簡陋被蛀蟲毀損，幸得村民協心合作發動斗米運動修復矣。民國 62 年 6 月 25 日，台灣鳳梨公司將校地面積 2,414 公頃所有權狀贈給學校，民國 65 年 8 月 1 日，奉准獨立為廣興國民小學，首任校長為常臨福校長。

表 4-12：廣興國小近十年學生數統計表

學年度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學生數	156	145	131	137	137	136	140	134	138	136	126

資料來源：廣興國小

(四)關福國民小學時期

其前身為泰山國民學校關福分校，創辦於民國 60 年 8 月 1 日，由鍾騰輝先生任分校主任。由於關福至泰山路程超過三公里，學童上學途中常發生車禍，甚至因而喪命之學童好幾個，故村民反應激烈，由當時之鄉民代表李丁蘭先生及地方人士努力爭取出面向政府有關單位申請將墓地更為校地，奉 58.9.2 屏府民社字第 61708 號函得以正式變更用地，而設立成泰山國小關福分校，但高年級仍要到

泰山本校上課。由於學校學生數不足，故在爭取獨立設校的過程屢屢受阻，後從本校借了二十名學生將學籍遷入，計有一百六十四名學生再報府備核，終於民國 70 年 12 月 10 奉准獨立設校，第一任校長為陳吉雄校長。民國 72 年，本村更名為廣福村，但校名並未隨村名之改變而更動，仍為關福國小，形成校名與村名不同之有趣現象，也留下了地名沿革之歷史痕跡。

民國 93 年，監察院完成一份「教育部所屬預算分配結構之檢討」報告書，建議教育部應行文建議各縣市政府，裁併百人以下的小校，以節省這些迷你小學預估每年高達 51 億元的人事經費。甚至行政院主計處為了鼓勵各縣市政府廢併校，還在中央對各縣市教育設施補助經費中，列入裁併校補助項目。其中規定「凡有裁併校(班)者，每併一班，第一年補助 60 萬元；每併一校，第一年補助 120 萬元。連續補助三年，第二年及第三年補助額度各為第一年的 2/3 及 1/3。」監察院的報告、教育部的建議以及主計處的補助誘因，為裁併校背書，也成為地方政府最佳「令箭」，部分縣市因而如火如荼地規劃、不遺餘力地進行小校裁併。¹¹³

關福國小就是在這一波的裁併校中，變為廣興國小分校。依據屏東縣的規定是以學生人數為基準，一般學校 100 人以下降為分校、50 人以下降為分班；原住民學校則 50 人以下降為分校、30 人以下降為分班。關福國小近十年來學生人數來看，因為農村留不住年輕人，年輕人往都市遷移造成廣福村人口急速不滑，學生人數近十年來都未達 100 人。因此在 93 年 8 月 1 日逃不過被裁併為分校的命運，調整為廣興國小的分校。

表 4-13：關福國小近十年學生統計表

學年度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學生數	61	55	53	53	41	54	55	64	69	75	73

資料來源：關福國小

大正 5 年(1916 年)出生於新大路關之台灣文學作家鍾理和先生，由其求學

¹¹³ 黃啟仁，《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力村為例》(臺南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07)，頁 73。

的過程可以約略的看出本地學子日治時期就學之情形：鍾理和八歲(1923年)入鹽埔公學校，與異母弟鍾和鳴(浩東)、堂兄鍾九河、姑表兄邱連球同學，暑期與和鳴同在高樹修習私塾漢文，畢業後其他三人順利升學，鍾理和落榜，於是繼續到長治公學校上高等科，其後再受漢文教育兩年。

二、大路關地區之人口結構

比較廣興國小與關福國小的歷屆畢業學生數，及兩村歷年的人口數，並從兩個國小的歷屆學生學籍資料中統計家長的職業背景、教育程度、及每個家庭之生育率，藉由以上之統計資料以分析兩村光復後之人口結構及社會變遷情形。

(一)大路關地區的學校學生數、家長生育率與人口變遷

表 4-14：廣興國小與關福國小歷屆畢業學生數統計表

學年度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廣興國小男	18	28	30	31	23	32	24	26	20	23	26	21	12	15	11	14	12	11	14
廣興國小女	26	14	21	29	16	19	17	19	24	14	28	11	19	15	16	12	11	11	16
廣興國小總數	44	42	51	60	39	51	41	45	44	37	54	32	31	30	27	26	23	22	30
關福國小男													17	17	10	14	12	10	
關福國小女													10	15	10	9	5	12	
關福國小總數													27	32	20	23	17	22	
學年度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廣興國小男	7	10	9	14	20	11	9	24	13	8	20	18	9	10	5	11	14	10	7
廣興國小女	17	14	24	12	13	10	15	11	16	8	10	7	12	14	10	11	16	14	17
廣興國小總數	24	24	33	26	33	21	24	35	29	16	30	25	21	24	15	22	30	24	24
關福國小男	7	11	8	4	8	5	9	6	7	7	5	2	5	2	6	7	4	6	6
關福國小女	8	9	4	6	7	9	5	4	6	4	6	7	2	2	5	4	5	7	2
關福國小總數	15	20	12	10	15	14	14	10	13	11	11	9	7	4	11	11	9	13	8

資料來源：廣興國小、關福國小校史

由上表可以發現，兩校的畢業學生數在 70 學年度至 75 學年度期間，其畢業學生數之差距不大，且互有領先。但到了 76 學年度以後，關福國小之畢業學生數大幅的減少，降至 20 人以下，而廣興國小仍維持 20 人以上，兩校之畢業學生數之差距從 76 學年度以後逐漸拉大。由於歷屆畢業學生數反應出六年前其入學時之學生數狀況，故可以看出兩校入學學生數在民國 65 年至民國 70 年期間，其入學學生數差距不大，且互有領先。但到了民國 71 年以後，關福國小之畢業學生數大幅的減少，降至 20 人以下，而廣興國小而廣興國小仍維持 20 人以上，兩校之入學學生數之差距從民國 71 年以後逐漸拉大。再對照表 4-6 大路關歷年人口統計表，民國 70 年兩村的人口數，廣福村為 1525 人，廣興村為 1505 人，兩村人口差距不大，廣福村之人口數領先廣興村，然而從平均每年人口成長率來看，廣興村從民國 60 年開始即開始出現人口負成長，但幅度不大，至民國 75 年止，其每年人口成長率達百分之-0.56、0、-0.1，再對照表 4-15 廣興國小學生家長的生育率，可以發現在民國 60 年至 75 年階段，家長生育率分別為平均每戶育有 4.7 名、3.9 名、3.4 名子女，在生育率雖逐年遞減但仍維持在子女數 3 人以上，而人口卻已出現負成長，以此時期全臺粗死亡率平均約千分之 4.8 左右而言，其人口遞減不致於如此之速，故可以推知當時廣興村人口負成長現象乃人口外移所致，而因其待在村落之年輕人尚能維持高的出生率，故反應在廣興國小 60 至 7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上，畢業學生數雖逐年遞減，由最高峰每班 60 人降至每班 30 人左右，最後始終能維持在 30 人上下；反觀廣福村從民國 65 年開始即出現人口負成長現象，且幅度甚大，至民國 80 年止，其每年人口成長率達-1.18、-1.76、-1.56，可以看出其人口外移速度之快，其反應在關福國小入學學生數上，從民國 71 年入學(76 學年度畢業)以後之學生數開始大幅減少至 20 人以下，可以看出自民國 65 年至 70 年之間之人口外移主要以年輕人至外地找工作為主，而其子女尚留在農村給祖父母照料，故這段期間關福國小之入學學生數尚能維持在 20 人以上，等到其外面之事業有成後，一方面也是擔心子女待在鄉下競爭力及資源不

足，紛紛將其子女轉出與其團聚，故從民國 71 年以後入學的學生數皆降至 20 人以下。

表 4-15：廣興國小與關福國小學生家長生育率統計表

校名	年度 (民國)	戶數	子女數 (男)	子女數 (女)	合計	生育率 (子女數/戶)	校名	戶數	子女數 (男)	子女數 (女)	合計	生育率 (子女數/戶)
廣興國小	91~94	62	85	75	160	2.6	關福國小					
	86~90	89	125	95	220	2.5		44	53	55	108	2.5
	81~85	81	129	101	230	2.8		32	36	48	84	2.6
	76~80	81	122	109	231	2.9		64	83	80	163	2.5
	71~75	84	129	155	284	3.4						
	66~70	84	166	160	326	3.9						
	60~65	123	304	273	577	4.7						
	52~57	164	464	363	827	5.0						

資料來源：整理自廣興國小、關福國小學籍資料

由表 4-15 可以看出兩校家長生育率在民國 76 年以後，皆降至 3 人以下，約在 2~3 人之間，少子化現象在當地似乎已逐漸產生，但在這兩個農業村落尚不明顯，影響兩村人口最大的關鍵還是在人口外移，而廣福村人口外移的力道較廣興村大，所以雖然兩村學生家長生育率在民國 76 年以後差距不大，但學生數卻相差數倍，概因人口外移所致。

(二) 大路關地區的學生家長人口職業結構

由廣興國小家長職業統計表(表 4-16)可以看出，民國 52 年至 65 年，廣興村之成家青壯年，所從事的職業以農業為主，若加上婦女的職業登記為家管者，以當時的農業社會而言，應大多隨夫從事農業的勞務，故亦可歸為廣義從事農業人

口，加總後從事農業之人口所佔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從事其他行業如：工、商、服務、軍公教等加總不到百分之十，為一典型農村聚落。民國 65 年之後，隨著臺灣大環境的轉變，農村不再須要那麼多勞力，許多年輕人紛紛外移離開農村到外頭找工作，由表 4-16 中華民國 65 年以後家長人數的銳減可以看出其外移人口的力道，而留在農村的青壯年仍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但自民國 71 年以後，農村的產業結構似乎已起了微妙的變化，雖然從事農業的人口還是佔最大的比例，且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從事其他工作之人口也慢慢變多，其中以從事工業之勞工之增加最為明顯，達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間，其他行業如商業、服務業(或自由業)亦有明顯的成長，雖然有朝多元化的方向進展的趨勢，但受限於環境的因素，故至今產業仍以農業為主。

而廣福村的人口外移力道較廣興村強，由表 4-17 的資料顯示，民國 76 年以後留在廣福村之成家青壯年，所從事的職業不再是以農業為主的情形，從事業之人口約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從事工業的勞工人口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間，從事商業的人口約佔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間，民國 91 年以後從事服務業之人口亦有慢慢增加的趨勢。以上所從事的職業仍以農業佔首位，但從事工、商業之人口加總也超過從事農業之人口，農村的結構有朝多元發展的趨勢。

表 4-16：廣興國小學生家長職業統計表

年度	家長 人數	農 百分比	工 百分比	商 百分比	軍 公 教	百分比	服 務	百分比	家 管	百分比	其 他	百分比			
91~94	122	30	25	27	22	3	2	0	0	13	11	12	10	37	30
86~90	172	57	33	27	16	11	6	6	3	10	6	40	23	21	12
81~85	160	59	37	43	27	6	4	3	2	7	4	29	18	13	8
76~80	159	78	49	12	8	6	4	3	2	4	3	21	13	35	22
71~75	167	79	47	22	13	3	2	7	4	3	2	45	27	8	5
66~70	161	82	51	4	2	4	2	3	2	1	1	42	26	25	16

60~65	246	106	43	4	2	2	1	1	0.4	0	0	115	47	18	7
52~57	328	128	39	4	1	4	1	5	2	0	0	150	46	37	11

資料來源：整理自廣興國小歷屆學生學籍資料

說明：其他欄項為未登記職業及無業之統計數目

表 4-17：關福國小學生家長職業統計表

年度	家長人數	農	百分比	工	百分比	商	百分比	軍公教	百分比	服務	百分比	家管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91~94	73	29	40	25	34	8	11	1	1	9	12	0	0	1	1
86~90	86	15	17	12	14	17	20	1	1	1	1	14	16	26	30
81~85	63	23	37	14	22	6	26	3	5	1	2	8	13	8	13
76~80	126	28	22	35	28	15	12	3	2	0	0	30	24	15	12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福國小歷屆學生學籍資料

說明：其他欄項為未登記職業及無業之統計數目

(三)大路關地區的人口素質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對人民教育程度的一項普查統計，其中大路關之人民教育程度如下表：

表 4-18：民國 35 年大路關地區人民教育程度一覽表

	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私塾	不識字
		人數	畢業	肄業	高中		初中		高小		初小			
					畢業	肄業	畢業	肄業	畢業	肄業	畢業	肄業		
新大路關	男	451	0	0	1	8	2	8	124	15	4	57	17	215
	女	413	0	0	0	1	1	0	14	2	0	33	5	357
	合計	864	0	0	1	9	3	8	138	17	4	90	22	572
	百分比		0		1		1		18		11		3	66
舊大路關	男	305	0	0	2	0	4	1	54	14	4	61	27	138
	女	293	0	0	0	0	0	0	13	6	2	19	0	253
	合計	598	0	0	2	0	4	1	67	20	6	80	27	391
	百分比		0		0.30		1		15		14		5	65

資料來源：鹽埔戶政事務所

由以上統計可以顯示日治時期本地區受教育的情形，光復初期大路關地區人民的教育程度，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仍居少數中的少數，而不識字率則分別高達66%(新大路關)、65%(舊大路關)，蓋由於本區經濟是屬於農業型態，而受限於環境因素人民經濟狀況普遍貧窮，絕大部分的居民依然無法接受教育；而受教育的男生人數又高出女生許多，顯示女性受教育是不被重視的。大路關地區受教育的情形以接受初等教育之比例為最高，分別為新大路關29%、舊大路關29%；接受中等教育以上之比例則顯然少之又少，分別為新大路關2%、舊大路關1.3%。

表 4-19：廣興國小學生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年度	家長 人數	碩 士	百 分 比	大 專	百 分 比	高 中	百 分 比	國 中	百 分 比	國 小	百 分 比	不 識 字	百 分 比	無 記 錄	百 分 比
91~94	122	0	0	1	1	23	19	37	30	9	7	2	2	50	41
86~90	172	1	1	4	2	41	24	61	35	11	6	4	2	50	29
81~85	160	0	0	2	1	26	16	78	49	20	13	2	1	32	20
76~80	161	0	0	3	2	19	12	39	24	42	26	3	2	55	34
70~75	167	0	0	0	0	3	2	4	2	57	34	1	1	102	61
66~70	161	0	0	1	1	0	0	0	0	17	11	0	0	143	89
60~65	246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245	99
52~57	3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8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廣興國小歷屆學生學籍資料簿

表 4-20：關福國小學生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年度	家長 人數	碩 士	百 分 比	大 專	百 分 比	高 中	百 分 比	國 中	百 分 比	國 小	百 分 比	不 識 字	百 分 比	無 記 錄	百 分 比
91~94	73	0	0	4	5	21	29	48	66	0	0	0	0	0	0
86~90	86	0	0	9	10	43	50	17	20	6	7	2	2	9	10
81~85	63	0	0	1	2	21	33	21	33	15	24	0	0	5	8
76~80	126	0	0	4	3	14	11	41	33	45	36	4	3	18	14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福國小歷屆學生學籍資料簿

由上表可以看出光復後大路關地區人民的受教育情形，雖然受限於資料有限，有很大的比例為無記錄，但從有限的資料仍可看出一些端倪。由表 4-19 廣興國小民國 52 年至 57 年之學生家長，其大部份為日治時期出生，受的是日本教育，表中雖都無記錄，但依據表 4-19 的資料顯示新大路關地區日治時期受初等教育者約佔 29% 左右，民國 60 年至 70 年之學生家長，大部份約於光復初期民國三、四十年代出生，所接受的教育為國民教育，表中雖無記錄佔大多數，但我們可以推知，其大部分受教育者仍以受過國小初等育為主，且應超過日治時期的 29% 以上。民國 70 年至 80 年之學生家長，大部份約於民國四、五十年代出生，其受教育的情形，受當時政府教育政策影響，民國 57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而其剛好歷經此臺灣教育的轉折期，民國 75 年以前之學生家長，受初等教育者仍居多數，但至民國 75 年以後，受中等教育以上者超越了受初等育者；而關福國小的學生家長也於此階段後，受中等教育以上者超越了受初等育者。民 80 年至民國 90 年之學生家長，大部份約於民國五、六十年代出生，此時期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已臻成熟，故人民受教育的情形普遍提高，此時期新大路關的教育程度，以受中等教育(國中、高中)之比例為最高，約佔 60% 以上，繼續升學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仍屬少數；而舊大路關受中等教育的比例更高達 60%~70% 之間，選擇繼續升學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則明顯較新大路關為多，尤其民國 86

年以後之學生家長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達 10%。當然此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不然代表全村受教育的情形，尤其兩村在民國 60 年代以後陸續發生的人口外移情形，我們便無法得知此外移人口受教育的狀況，雖如此但此統計表仍可約略看出各時期受教育的情形。

第四節 宗族組織

血緣關係是最基本、最直接的社會整合準則，很多社會關係都是，建立在親族團體之上¹¹⁴。臺灣的單係繼嗣群的祭祀組織基本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以地緣與血緣基礎結的同姓宗族團體，它們的系譜關係無法追溯出來，所以是屬於一種地域性的氏族。第二種類型是由一位渡臺祖所繁衍下來的繼嗣群，只要留下共有的財產，則繼嗣群成員為了保其權利，一定會注意他們的系譜關係。因此，共同的財產與系譜關係似乎是構成世系群的重要條件¹¹⁵。

祭祀公業主要是為了祭祀祖先之用，使祖先有所血食，並求其降福於子孫為目的而設立的獨立財產，依其設立方式，祭祀公業可以分為合約字和鬮分字的祭祀團體。前者即是「大宗族」，乃同姓之移民以契約的方式，共同出資購買田產，以祭祀其世代較遠的「唐山祖」，其權利義務的分配方式是「照股份」或「照丁份」；而後者，即為「小宗族」，為鬮分家產時，抽出一部份作為祭祀公業，以祭祀世代較近的「來臺祖」或來臺祖的父親，分配的方式則為「照房份」，是一種純粹基於血緣關係組成的團體¹¹⁶。根據土地台帳所載之統計，大路關地區之祭祀公業地之規模與地目如表 4-21，下面就本地之幾個較大姓氏之祭祀公業作說明：

¹¹⁴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頁 467。

¹¹⁵ 莊英章，〈臺灣單系繼嗣群之檢討〉，《思與言》11.1(1973)：28。

¹¹⁶ 陳其南，《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台北：聯經，1990），頁 143~145。

表 4-21：大路關地區祭祀公業地的規模與地目表

(單位：甲)

分佈地	田	園	建	原	總面積
新大路關小段	0	1.1800	0.9680	0	2.1480
舊大路關小段	0	12.3315	0.4025	0	12.7340

資料來源：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 84

一、鍾伯義公嘗祭祀公業

本嘗會之由來，根據伯義公嘗帳冊記載：

太始祖諱伯義鍾公，由閩汀之寧化移居粵潮之程鄉右邑建業嵩山闢基以燕翼謀以貽子孫，茲之苗裔綿綿若瓜若瓞者，謂非列祖深仁厚澤曷克臻此乎，茲於乾隆丁丑春之上，已臺郡鳳邑港西里之後裔論及建祠無不欣欣踊躍立即捐貲，湊會每名之下現津銀參錢捌分，每月升息貳分，從此集腋成裘，異日利息充盈寄回梓里，將銀置其勝地建築祠宇上，可以妥先靈下，可以序昭穆烝嘗，無苦科艱孝思有蘋藻之薦，維爾子孫勿替引之受福曷有疆焉是為序。

道光貳拾玖年閏肆月中浣謹抄

乾隆貳拾貳年參月初貳日闔族捐欵

太始公伯義祠堂祀典，每名各津銀參錢捌分正交經理人主放立記

日接換新簿三本

天字號 大路關庄管理人鍾蕃蕃存

地字號 內埔庄新北勢鍾阿華存

人字號 武洛庄

關列祀內名分

益貞、程潭、日亮、仁生、紹華、淑矩、玉溪、佑生、象美、秉中、鳴洪、敬宣、北田、前江、清貞、象鐸、鳴鋼、繼田、義也、玉成、純仁、承昱、程萬、隆矩、作朋、及位、承緒、華榮、萬漏、子程、韻善、程江、殿耀、思仁、千一、壽山、承敬、日與、奏廷、前岳、承嘉、配玖、允山、士棋、梁公、韶堯、又韶、飛崇、萬賓、錦寰、倫光、萬春、程貞、玉峯、奏廷、子又、可六、芳

鳴、殿麟、世明、允山、子文、韻律、奏韶、聞奏、萬興、見可、又芳、行可、秀芳、允拔、秀林、玉田、榮我、玆公、紹雲、飛麟、懷林、前賓、奏遠、聚穀、乃文、韻仰、奏凱、程賓、道隆、振勳、玉林、祥敏、程桂、桂長、程崇、高也、展也、乾登、誕登

已上共祀分玖拾陸名俱遵家鄉名分騰錄其有日前設立規條等項仍於老簿載明尚未悉錄茲於算日眾復立新規條關列於后

一抄新簿名字俱遵家鄉祀分名字並無改換立記

一抄新簿三本其祀分名子及各條款俱同一式百六公房存一本敬公房存一本玆公房存一本立記

一議在臺列叔姪兄弟等其有祀分者無論至親與或疏皆不得退換于人庶無負前人 歛嘗一點尊祖敬宗之至意也立記

一議算日換新簿後倘有仍長多少不惟外人不準借即始祖公生下之不準借不惟經理人不得私借于外人即列叔姪等亦不得公借于人俾後之有餘者寄回梓里為嘗矣立記

一議始祖公派下其有立庠者嘗內設花紅銀陸元補廩者臺拾貳元納功名者肆元俱向經理人領取立記

乾隆肆拾肆年伍月 日買得

輝呈輝炳兄弟叔姪等老北勢庄水田一處計帶田甲肆甲玖分五厘正又帶伙房壹所堂前禾坪菜地等項共載價銀柒佰壹拾肆兩正係與

前江配玖公兩嘗共置所有價銀俱係兩嘗均出其田屋禾坪菜地牛湖柵竹等件係兩嘗編鬪均分本嘗鬪得西字第一號當日輝程兄弟立來賣契一紙鳳彩存又交來上手硃契一紙宿端存壬辰年算日眾交眾交桂長存此田共肆甲玖分伍厘正年納業主大租谷參拾玖石七斗肆升參合正輝程兄弟於肆拾陸年又前來向兩嘗內贈去田價銀肆佰兩正立來離業斷契壹紙

根據伯義公嘗帳冊之記載，本嘗會在日治時期的田產茲整理如下：

表 4-22：日治時期鍾伯義公嘗田產表

登記日期	位址	類型	面積	價錢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27 番	田	4 分 1 厘 9 毫	16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29 番	田	2 甲 8 分 3 厘 1 毫 5 絲	100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17 番	田	8 分 9 厘 1 毫 5 絲	35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44 番	田	4 分 8 厘 5 絲	18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23 番	建物敷地	2 分 7 厘 5 毫 5 絲	8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13 番	田	3 分 7 厘 2 毫	140 圓
明治 18 年 10 月 9 日	港西下里老北勢庄 725 番	建物敷地	1 分 8 厘 9 毫 5 絲	50 圓
大正 3 年 10 月 21 日	港西下里新北勢庄 575 番	田	5 分 1 厘 8 毫 5 絲	

伯義公嘗之祠堂座落於內埔老北勢(今富田村)，派下於每年過年、五月節、七月半、春分四大節日會至堂前祭祖，而每年春分為結算日，管理人召集清算嘗田之田租，並平分給派下會份。本嘗會設管理人一名，負責收取田租，管理帳冊並於春分時召開公嘗大會清算田租分予派下，管理人採輪值的方式產生，由本嘗派下各村落選出一名輪流擔任，而清算所得之分配乃以戶為單位，本嘗之派下現分佈於六堆九個村落：圓潭(旗山)6 戶、廣福 29 戶、廣興 63 戶、高樹 40 戶、武洛 65 戶、大和 20 戶、美濃 20 戶、內埔 20 戶、四十份 27 戶。每年春分各村會

派代表領取嘗田之紅利金，管理人會辦桌請與會派下吃嘗。

本嘗會在日治時期登記之管理人為新大路關庄鍾蕃薯，後由於收租不便，因嘗田皆坐落在老北勢，便委請居住在內埔之派下鍾德安代理收租及嘗會事宜，德安公去逝後其子鍾成康接任，至今本嘗會由鍾昭榮擔任代理管理人。伯義公嘗會大路關渡台始祖 12 世程崇公派下，傳至今已迄 21 世；及 16 世奎增公派下，傳至今已迄 23 世。其世系表如下：

表 4-23：鍾伯義公嘗大路關渡台祖鍾程崇派下世系表 (現分布廣興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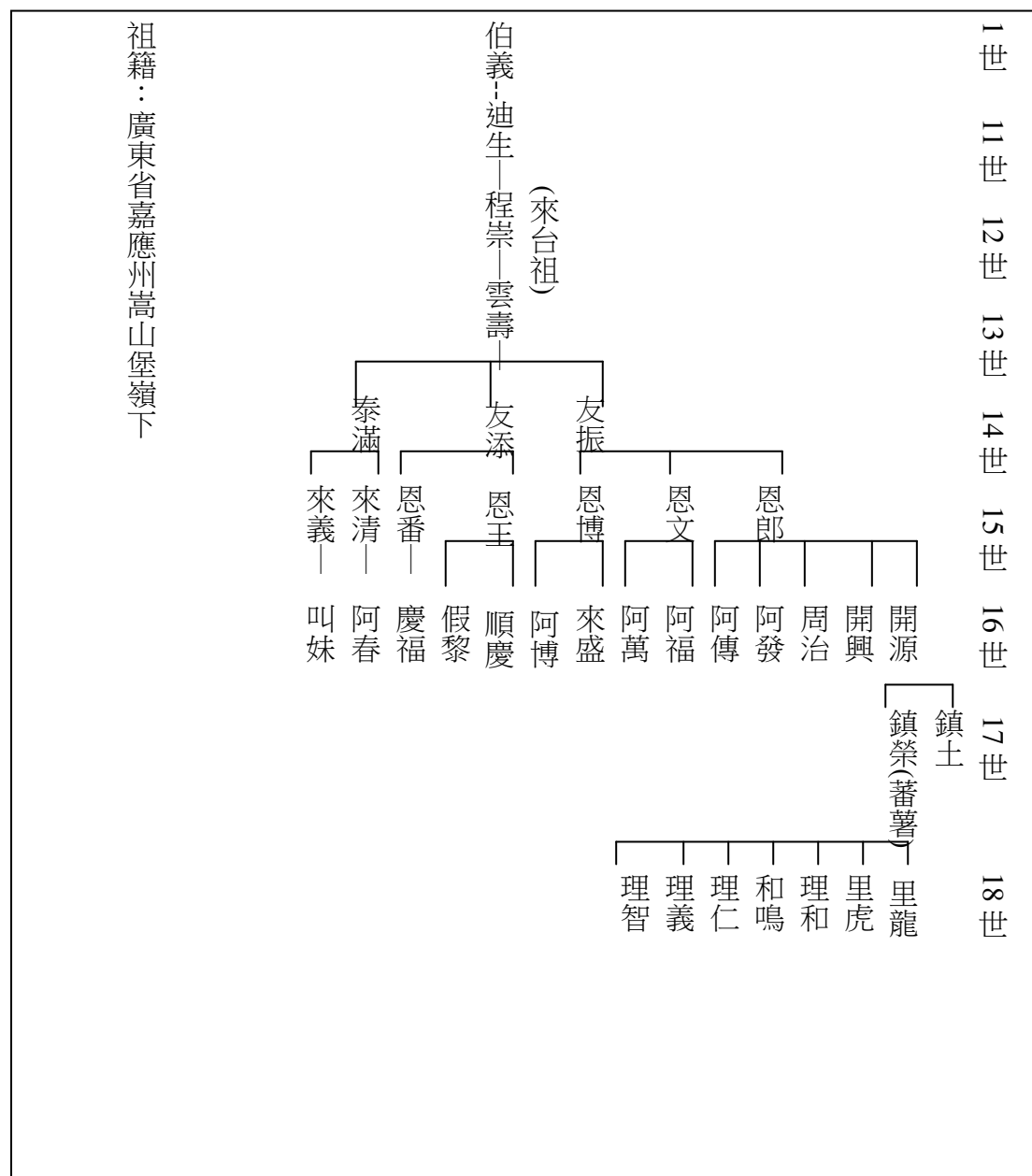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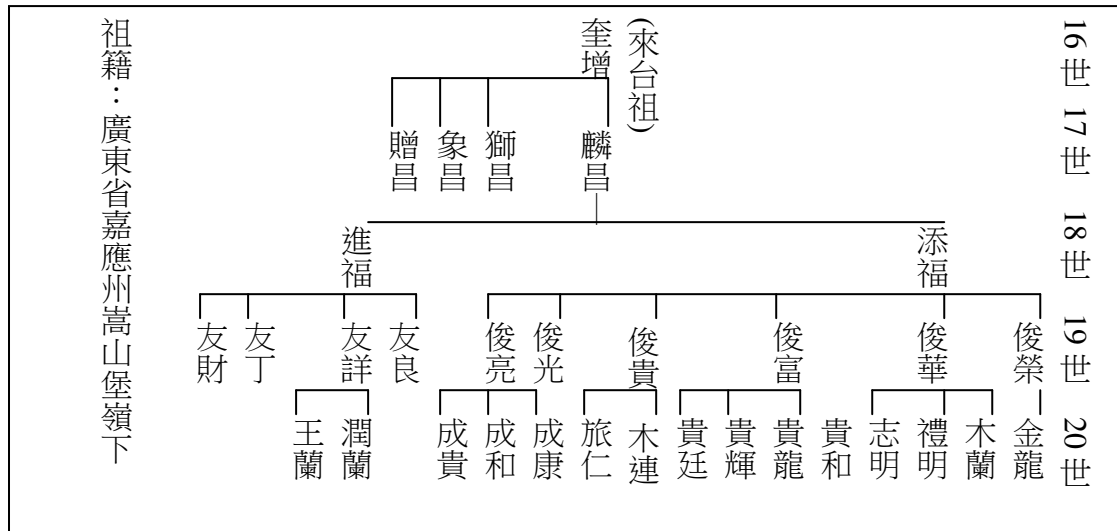


表 4-24：鍾伯義公嘗大路關渡台祖鍾奎增派下世系表 (現分布廣福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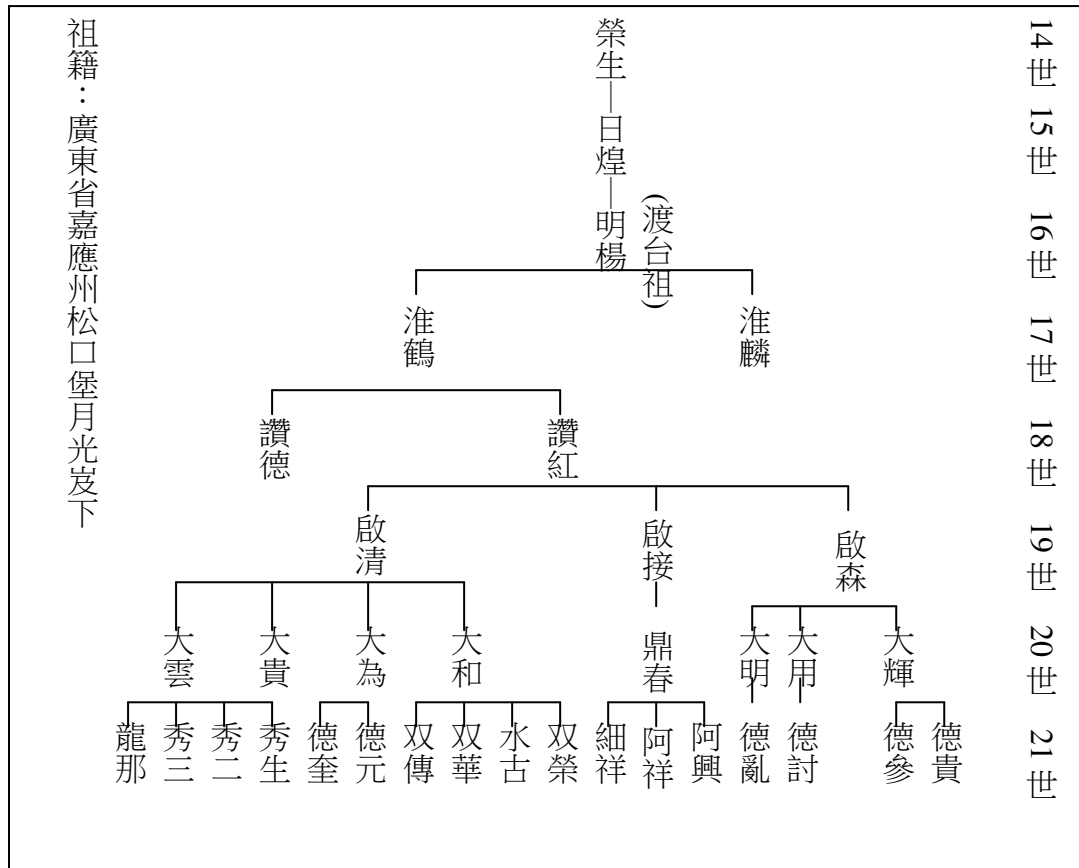
二、溫榮生公嘗祭祀公業

榮生公嘗由直屬派下日偉、日煥、日煌三大房，現分派下分布於高樹、廣興、廣福、內埔等地，在每年的春分日當天舉行祭祖及會餐，並推選管理人，管理人負責收租及對外事務。收租情形於每年 10 月份收租，每年春分派分子孫每戶派 1、2 名代表參與祭祖及食嘗，榮生公嘗因無建立宗祠，故祖牌由管理人負責保管，春分時便拿出來祭拜，該公嘗至日治時期管理人為溫慕春，後祖牌一直存放於其家伙房公廳內。其後管理人為廣福村溫東雲，後交接給廣興村溫三森，後再交接至太和村溫姓派下。

本公嘗財務情形，有嘗田 10 幾甲，現今只剩：分布於竹田約 1 甲地，內埔約 2、3 甲地，年收租谷約 3、4 萬元，台灣水泥股票 2 千多股，及定期存款。

大路關地區之溫姓，大都為榮生公嘗派下第 16 世明楊公派下行派，迄今已傳至 26 世，其世系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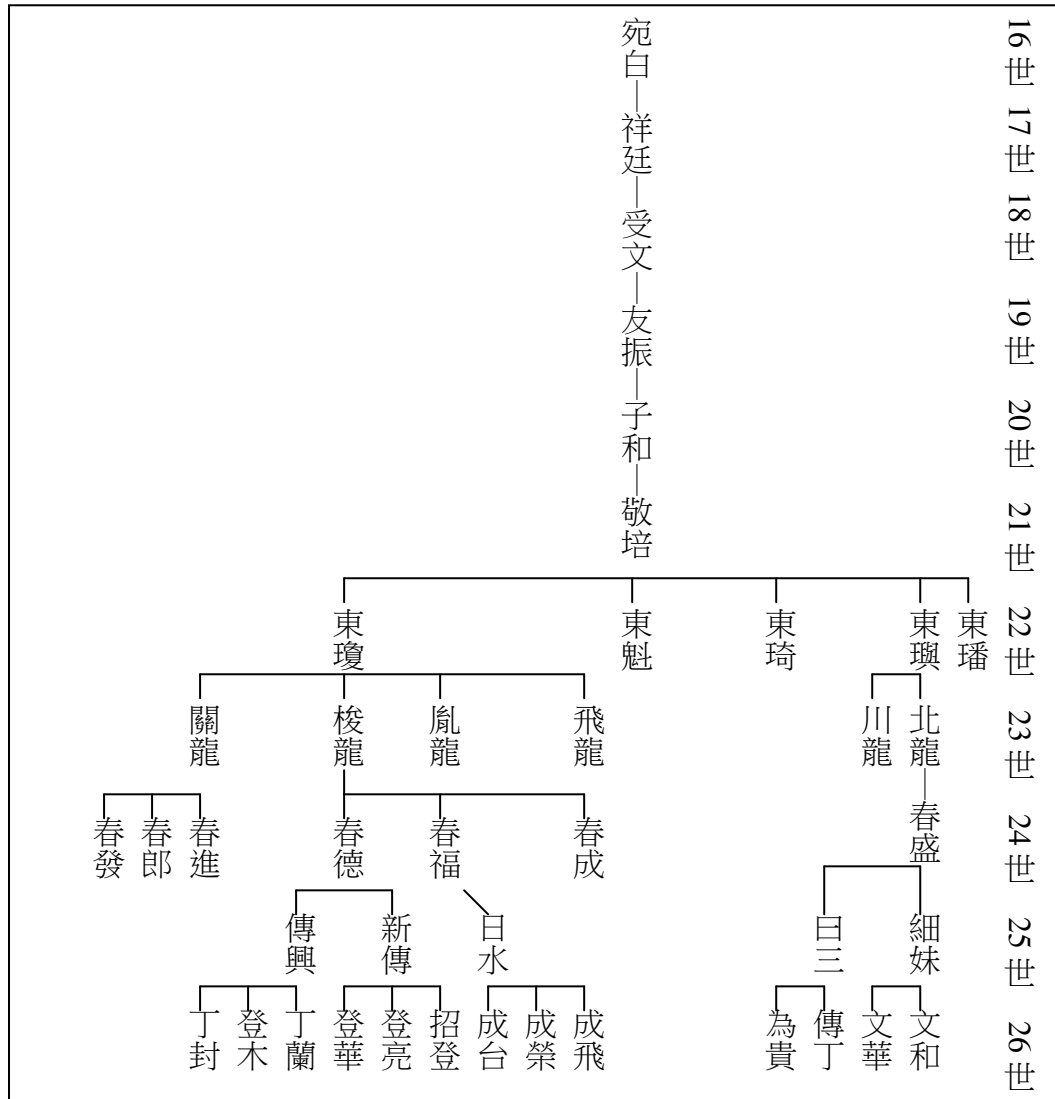
表 4-25：溫榮生公嘗溫明揚派下世系表



三、大路關隴西堂李氏

大路關隴西堂李氏，其渡台祖為第 16 世宛白公，死後葬於此(今廣興村大坪頂古墓區)，至今該派下之子孫會於清明節共同至渡台祖墳前祭祖，根據系譜記載，其祖先遷徙情形：廣東省惠州南北月里→雲南省陽山→廣西省柳州府融縣和睦→臺灣阿緱廳大路關，故渡台祖宛白公祖籍來自廣西省柳州府融縣和睦，直接至大路關開墾，其派下傳迄今已至第 28 世。其世系表如下：

表 4-26：大路關隴西堂李宛白派下世系表



四、舊大路關弘農堂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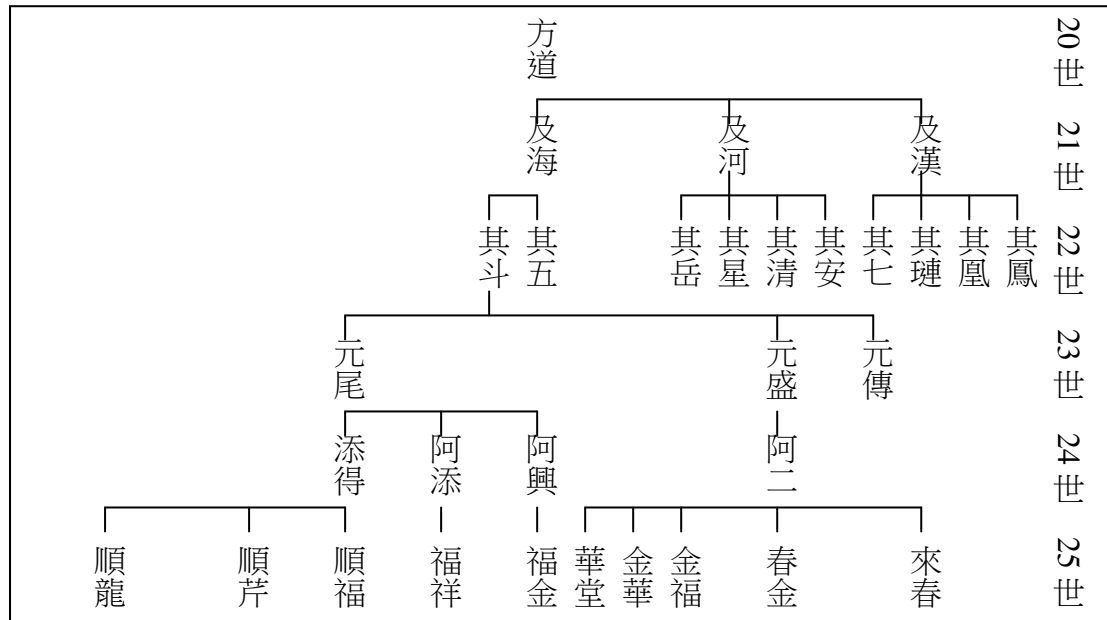
根據楊衍炳編纂《楊氏族譜—二十世方道公來台派下宗譜》之〈方道公考〉記載：

吾派始祖方道公大約生於西元 1723 年(雍正元年)，並於西元 1768 年(乾隆 33 年)左右，隨眾由廣東蕉嶺渡海來台；在高樹鄉廣福村尚有一支楊氏為楊方捷公之後裔，其父為 19 世德恭公，我認為其血緣與方道公較為接近；另外高樹鄉的楊氏來台祖有楊焜華公、楊朝進公、楊朝達公、楊欽成公等繁衍的子孫較為旺盛。在屏東縣佳冬鄉亦有一支楊氏為楊德展公後裔，也和我們是屬同一字輩的同宗。

當年方道公及宋儒人隨眾來台(據 25 世成錦公口述:方道公和及漢公父子先到台灣,覺得還可以,才又回蕉嶺帶其他的人過來。)應該是從阿里港上岸,在現今里港鄉的武洛村及鴨母寮的地方待了一小陣子,因為那時來台的先民,很多來自不同的省份,大致分為閩南人和客家人,而這兩種民族習性和觀念都不太一樣,所謂『物以類聚』,很自然地客家人和閩南人就分別聚在一起,即武洛村為客家村,鴨母寮則為閩南村了。當時的里港是一個內陸港口,大部分的地區都被先來的閩南人佔據,於是刻苦耐勞的客家人便又各自邀約到其他地方發展(通常以有親戚關係或有交情的容易聚在一起成一掛),有的到美濃,有的到高樹,有的就到了大路關(方道公派下)。

目前方道公之墓地坐落於廣興村大坪頂古墓區,其派下子孫分布於大路關、高樹、建興大路關寮、內埔竹圍村四十分、旗山等地,每年清明節派下子孫皆會回方道公墓前祭祖掃墓。其派下至今已傳至 29 世,其世系表如下:

表 4-27：大路關弘農堂楊方道派下世系表



五、新大路關淮陽堂江氏

大路關淮陽堂江氏,其渡台祖為第 17 世士章公,死後葬於此,祖籍:嘉應州鎮平(今蕉嶺)古田苟鬪窩,其派下大部分分佈於今廣興村至今已迄第 25 世,派下於清明節時會至祖墳前掃墓。其世系簡表如下:

表 4-28：新大路關淮陽堂江士章派下世系簡表

		士章		17世	
		宗德	宗孟	宗國	18世
		淮生	庚生	閨生	19世
		錦發	添錦	傳錦	20世
阿贈	阿興	阿蚊 (高山養子)	阿黎		21世
		秀文	秀蘭	秀傳	22世
		桂福	桂得	桂祥	23世

由以上之宗族祭祀公業及族譜資料，可以看出客家人注重世系，慎終追遠的觀念，有錢的會留下嘗田，供後代子孫維持世系之團結不墜；無留下嘗田者，其後代亦會本著不忘本的精神溯源祭祖，不管其派下分布在何地每年清明節都會聚集在祖墳前祭祖掛紙。另外若對照表 4-2 大正 15 年(1926)鹽埔庄在臺漢人的祖籍分配，及筆者以該表為基礎推測出大路關庄之漢人祖籍以來自廣東潮州府居多，與此處大姓族譜的來源以廣東嘉應州之梅縣、蕉嶺居多的情形有矛盾之處，故日治時期針對此處居民之祖籍調查統計似乎不精確。

第五節 宗教組織及民間信仰

宗族組織能維持同姓或族人的關係，然而當一個社會的規模逐漸擴大時，與外界的接觸勢必越加頻繁，社會關係也越來越複雜，以致於使血緣關係不再成為

社會整合的唯一準則，而有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整合方式代之而起¹¹⁷。在法治力量不及的地區，人民需要參加各種不同的組織以求自保，形成各種不同層級的宗教組織，如祭祀圈與神明會。本地的宗教組織大致上包含兩種，其一為神明會，另一則為祭祀圈。

移民因語言、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等差異，通常各以祖籍地緣關係作為認同對象而劃地而居。因此，常會祭祀具有地緣意識的鄉土神，村廟便成為地方防禦自治的中心，及其群體的象徵¹¹⁸。移民透過共同的神明信仰，舉行共同的祭祀活動，組織動員鄉親，鞏固各自的生活領域，此稱為祭祀圈。祭祀圈一旦形成，圈內的居民來往密切，因此也擴展了他們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絡，並且以信奉相同鄉土神為中心的居民為主體，形成行政區域體系下的聚落單位。

從先民的聚落發展與宗教間的關係來看，先民村落尚未形成的時候，通常僅奉自家鄉攜帶來的香火或鄉土神於田寮或民家中，而且是以私人祭拜為主。迨街庄逐漸構成的時候，除了普遍設立土地公廟外，私人祭拜的神祇或香火，若有保佑庄民的靈驗事蹟，便漸漸成為鄰里的守護神一直到街庄發展已達穩定，庄民遂集資正式興建相當規模的廟宇¹¹⁹。並且透過宗教活動，達成庄與庄之間的聯繫，進而產生聯庄性的結合。

而神明會係信仰同一神佛之信徒，集資購置財產，以其收益辦理祭典，大多數並無寺廟，為公共共有性質，准予繼承，其信徒亦可稱為會員，通常由長子繼承或推定一人繼承。

一、大路關地區的祭祀圈

(一)廣福順天宮—媽祖廟

臺灣漢人社會因移居臺灣之時遭受很多限制，舉族遷移之機會不高，大多以祖籍地為認同基礎而聚居。廣福村先民之拓墾史在前一章已經詳述，惟順天宮媽

¹¹⁷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頁 467。

¹¹⁸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 期(1973)，頁 165。

¹¹⁹ 劉萬枝，〈清代臺灣之寺廟〉，《臺北文獻》4(1963)，頁 107-109。

祖廟開基廣福村從何開始？因史蹟不全，欲訪無人，故對於初期創建與庄民互動關係之發展，多無考載，深以為憾。然從田野調查巡訪中，或許可以拼湊出些許的歷史足跡。

廣福村的順天宮媽祖廟最早出現在文獻，是在《鳳山縣采訪冊》記載，該座媽祖宮在光緒二年(1876年)由「鍾委董建」，規模為「屋二間」。到了日治初期媽祖宮的業主所有權便已正式登錄於土地臺帳之上，根據里港地政事務所日治時期大路關段舊大路關小段土地臺帳登記，媽祖宮寺廟規模，有地 0.0585 甲，管理人為當時大路關庄的保正張添郎。根據本村耆老的說法，媽祖廟不知創建於何時？但對於裏面供奉之媽祖金身之來源卻有流傳一個說法，本村的媽祖的金身來自北港媽祖廟的第三尊媽祖，而這座媽祖金身之所以會落居本村，相傳早期這尊神像被燕巢角宿迎請去保佑該村居民平安，後來又被里港打鐵村居民迎請去，在迎請的途中神像不慎掉落至牛車車輪之下，剛好廣福村的村民路過就將神像迎回家裏。故媽祖金身起初是在村民家中奉祀，於光緒二年(1876年)始由鍾委董建廟，規模為屋二間，此時期媽祖信仰已成為舊大路關庄之主要祭祀圈。到了日治初期媽祖宮的業主所有權便已正式登錄於土地臺帳之上，到了日治末期，本村的媽祖信仰似乎受到日本總督實施皇民化運動及戰亂的影響，遭受打壓而媽祖神像被迫隱藏於村民鍾斗生的土角厝家中以二塊壁磚隱藏在牆壁中，光復後經乩童起乩指示，媽祖落難已過，將重行視事，便迎媽祖入廟奉祀。

由於媽祖的神蹟顯赫，非常靈驗，漸漸便成為村中的主廟，村民家中的大小事都會來請示媽祖，如看房子、風水、日子、開藥治病等，以乩童起乩而桌頭則擔任其翻譯的方式傳達訊息，前村長鍾貴和及其父親因解乩童之梵文而長期以來擔任翻譯。其中有一事蹟也足為村民津津樂道的，那就是日治末期由於日本政府禁止民間乩童起乩的行為，在鹽埔庄有一葉姓的大戶人家，娶了二個妻子，但一直都沒有子嗣，於是他打通了日本的警察，來到媽祖廟前起乩乞求神明賜子，最後果然如願以償。

也由於神蹟顯赫，大路關媽祖的信仰亦形成跨村落的祭祀圈，現美濃福安里

之福安天后宮，所供奉之媽祖相傳約於清末時自舊大路關庄之媽祖分火而來，據當地碑記之記載，當時大路關媽祖威靈顯赫曾助該庄鎮住牛瘟。故每年媽祖生日約農曆 3 月 23 日前後，該庄村民信徒會組團至廣福順天宮媽祖廟刈香，並會邀請大路關人至該廟請客。

每三年一科農曆 3 月 23 日媽祖生日前後，村民會舉辦盛大的祭祀活動，活動前夕，由村民擲筊產生爐主，負責收取丁口錢，籌備廟會事誼，並決定祭典的時程，通常他們會避開農曆 3 月 23 日，避免與北港媽祖祭典時程衝突，並前往北港媽祖廟刈香，其刈香的路線如下：廣福→北港媽祖廟→岡山觀音廟→燕巢媽祖廟→廣福。早期還會至里港打鐵村但後來取消了，因為兩村村民常常因為媽祖屬於誰的而爭吵不和，故便取消。刈香回程更有熱鬧的巡行遶境及陣頭表演，這天村民也會在村內辦桌宴起村外之親朋好友來鬥熱鬧。

本座廟宇於民國 59 年重建，民國 60 年落成時至今日，在廟的組織方面，順天宮在民國 79 年正式成立管理委員會，在這之前皆是由前村長鍾貴和先生來處理決定廟中之事務，成立之後主任委員的產生由信徒選舉產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至目前為止共有四任的主委，第一、二任主委溫東喜先生(民 79 年~87 年)，第三任主委劉貴福先生(民 87 年~95 年)，第四任主委李左通先生(民 95 年)，該廟於民國 93 年向政府完成寺廟登記，但直至民國 96 年才由第四任主委李左通先生向國有財產局購得該廟廟地，用地共計 144 坪，以 42200 元購得，解決長久以廟地的問題。

目前順天宮奉祀的神明，主祀神明—媽祖，副祀神明則有觀音、註生娘娘、楊公先師、關聖帝君、鄭成功、神農大帝、黃巢、三太子等神明，其中較特別的是奉祀黃巢的神位，在六堆其他地區實屬少見，而其典故源自於唐朝黃巢之亂，相傳，黃巢率農民義軍來到福建寧化石壁村一帶，這裡已聚集著一群從外面逃亡而來的難民。一天，黃巢路遇一位中年婦女，她身背一個男孩，手裡還牽著一個年齡更小的男孩。黃巢心裡納悶，便上前問她：「你為何把大孩子背在背上，而拉著小的走路？」這位婦女回答道：「這小的是我的兒子，而背上背的是我的侄子，他父母雙亡，實在可憐，如今黃巢造反，兵荒馬亂，我得格外看護好他，

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便絕了一房。」黃巢聽罷，深為婦人的好心腸所感動，連忙對她說：「大嫂，你不要怕，我就是黃巢，我們不殺窮人、好人的。你好心必有好報，你回去拿葛藤掛在門上，包你平安無事。」於是，黃巢轉身便傳下軍令：凡掛有葛藤的地方，不得擅入！這位婦女跟著難民逃到一條山溝藏身，不久，她見後面來了義軍，忽然想起黃巢的話，急忙拉上葛藤繞掛山溝路口上。義軍一見葛藤便撤走了。此後一傳十、十傳百，許多難民，靠著懸掛葛藤保住了生命。那天正好是農曆五月初五，於是每逢這天都要在門楣上掛葛藤，既褒揚那位好心腸婦女，也紀念保護窮人的黃巢。

(二)廣福村之伯公信仰

(1)伯公之形制

土地公是台灣民間最常見的神明，尤其鄉間幾乎林立著不計其數的土地公廟，「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庄尾土地公」的俗諺由此而來。土地公信仰源自於中國古時社祭文化的延續，亦即對「負載萬物，生養萬物」的土地的酬謝傳統。明末清初先民陸續來台墾殖，面對陌生的環境、醫學不發達及原住民因爭地引起的紛爭等因素下，更迫切需要土地公的庇佑，以求得作物豐穰與墾民平安。

在早期臺灣開墾史上，務農為主的客家先民與伯公的信仰是很密切相關的。在日治初期廣福村的伯公信仰便以福德祀名義登錄於土地臺帳之上確立其業主所有權，根據里港地政事務所日治時期大路關段舊大路關小段土地臺帳登記，福德祀規模，有地 0.185 甲，管理人為當時大路關庄的保正張添郎。目前在廣福村有五座伯公廟，開庄伯公位於村莊的南邊，村民稱之為庄主伯公也是村內最早的一座伯公廟，其年代可推至乾隆 38 年以前¹²⁰，其早期之形制為風水墳墓形的伯公，其背後為兩棵高大的榕樹，日治時期，曾於此地設立國語傳習所，為村內學生就學之場所，學童便在榕樹底下上課，光復後亦一直延用為學童上課之簡易教室，直至关福國小設立，村內學童才真正有一個完善的上課之處所。隨著村莊經濟情況的改善，莊內的伯公廟陸續紛紛於民國六、七十年代重修改建，庄主伯公

¹²⁰此座伯公廟尚留有最早之金爐，上面刻有乾隆三十八年廣福庄，目前此座香爐被置村內媽祖廟順天宮內陳放。

亦於此時期改建成小廟、拜亭的形式，拜亭上方兩側題字「分支蕉嶺縣，派衍廣福村」，並置有神龕及神像，且安置有金爐與天公爐，廟後已不復見那二棵高大的榕樹了。另在座落村莊西南角落位於仙人井旁的廣福村伯公，起初之形制為一塊石頭堆疊而成之形制，民國 79 年改建為小廟的形式，並置有神龕及神像，並安置天公爐。而座落於順天宮廟旁之伯公廟，其最早之形制為一塊石頭，後面為一棵高大的榕樹，約於民國五、六十年代改建為風水墳墓式的伯公形制，民國 73 年在廟旁蓋社區活動中心，由於風水墳墓式伯公廟面積太大，影響活動中心的建置，故改建為目前的形式，座落於活動中心旁，其形制大致與廣福村伯公廟相同，亦為小廟的形式，並置有神龕及神像，並安置天公爐，而早期之木棉樹亦不復見了。而座落於村子北邊上關福的上廣福伯公，為昭和 9 年(1934 年)，部分庄民遷往現在之上關福後所設立，起初之形制亦為一塊石頭堆疊而成，後面為一棵高大的木棉樹，而後於民國 79 年改建為目前小廟之形式，並置有神龕及神像，並安置天公爐。最後一座土地公廟則座落於村子西北角落，其形制則大異於前面四座伯公廟，亦大異於六堆其他地區之形制，為一堆石塊混合水泥所堆疊而成蓮花座，並置有石碑中間書「福德正神」上面刻「三山國王」，並於蓮花座上方插上一根四方形木柱上書阿彌陀佛，而此座伯公廟似乎跟村民的關係較為疏遠，根據當地的說法，此座土地公廟原為墓塚伯公之形制，約於民國五十年代改建，為長期旅居本村之一位風水師傅，村民稱其為半仙人所建立，此位半仙人後來到燕巢修道成仙，其肉體金身坐化後在燕巢一間寺廟供信徒膜拜。

(2)伯公廟與村民之歲時祭儀

廣福村常見平日居民到鄰近的伯公廟上香祈福，農曆初一、十五奉上鮮花素果禮敬伯公，農曆 2 月 2 日土地伯公生日，村內居民則會每年二鄰村民輪流準備牲禮至庄主伯公廟前祭拜，以酬謝神明之保佑。農曆 10 月 14 日或 15 日，村內居民亦會舉行平安福，此祭祀則由順天宮媽祖廟主辦，亦為每年二鄰居民輪流當福首，準備牲禮祭品至順天宮媽祖廟前廣場擺設以酬謝神明及伯公，感謝神明庇佑村民合境平安、五穀豐收，祭拜儀式完後會將祭品分享給親朋好友，另村中有

生男孩者出丁之家戶，亦會準備紅粿至廟前祭拜神明，祭拜完後則分給親朋好友享用，謂吃「新丁粿」。另外於年末農曆除夕那一天，有些村民亦會準備簡單的糖果、金紙先到順天宮拜拜，之後再到村中四座伯公廟祭拜一番，以感謝神明一年來之保佑。

農曆 7 月 15 日中元節，這天全村的村民則舉辦普渡活動，村民準備牲禮祭品至順天宮媽祖廟前廣場擺設以祭拜好兄弟此習俗與其他地區無異，但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約二十多年前，本村在中元節這一天有舉辦一特殊的習俗活動，稱「大路關四孤搶粿」¹²¹，其由來是先民為了祈求四季平安、五穀豐收，特於中元節舉辦「四孤搶粿」簡稱「搶孤」活動，主要內涵為搶食祭拜四方孤魂後之祭品，以求平安，自古以村民稱四孤為好兄弟，此一活動沿襲一百年，二十年前因主辦的甲子(鄰)有各種意見爭執而中斷，目前在台灣除了宜蘭頭城及恆春的高架搶孤之外，又增添了像廣福村特殊擺在地上之另類搶孤活動。由於近年來客家鄉土文化意識的覺醒，民國 95 年起由多位衣錦還鄉的青年因有感於先人們的優良傳統，不想讓「四孤搶粿」成為歷史名詞，於是紛紛發起推動恢復此項傳統習俗的活動，往昔此一活動幾乎是年輕力壯的大人為搶孤主角，老人和小孩因怕被推擠壓倒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只能在外圍觀賞蹣跚，但恢復習俗之後，為傳承活動及顧及安全，主辦單位只限國中以下之小朋友參與。

搶孤儀式在緊鑼密鼓聲中進行，村民以虔誠必恭必敬的心提供祭品祭祀好兄弟，讓他們儘量食飽滿意而歸，敬過三次酒後再經乩童擲三次筊聖杯得到好兄弟同意後之同時，在乩童一聲令下，兩旁虎視眈眈等候多時的小朋友一擁而上，搶拾地面上附有兌獎號碼的祭品(紅粿為主)，相互擠扭成一團的場面令人莞爾，據說搶得越兇好兄弟越高興，都還會發出會心的一笑。

(3)小結

廣福村為一傳統客家村落，其庄內伯公的數量除了上述的五座以外，尚還有私人田園奉伺的伯公兩座，貼切的反映臺灣民間說法中「街頭巷尾土地公」的現

¹²¹ 李明龍，2006，〈大路關四孤搶粿〉，《六堆雜誌》117：10-11。

象。而據村民耆老回憶，其中有三座伯公原形大多為一塊類似人形石頭，根據張二文〈美濃土地伯公與型塑之文化景觀〉一文指出南隆農場是日治時期自北部桃竹苗等地移居美濃的客家人墾殖之新開發地，這些客家人在新墾殖地安置三塊石頭予以供奉，與美濃舊部落庄民祭祀之伯公原石大為不同¹²²。按歷史發展美濃歸屬六堆中的右堆，與廣福村的先民同樣來自廣東蕉嶺、梅縣等地，祭祀伯公之習俗也傳承自大陸原鄉，因此伯公形制應該都類似。

而由伯公形制的演變，其演變的過程大致由原石→風水墳墓式的伯公→神像，由其演變的過程不難看出村落農業經濟的改善，隨著客家文化意識的高漲這些改變對追求復舊與文化更覺遺憾，但對村民而言，給伯公一個舒適不受風雨淋的家以聊表心意，故在他們的經濟改善的同時，大家紛紛出錢出力將伯公廟重建。而伯公跟村民的之間的關係，溫世和先生，有一段貼切的描述：「以前在我們村莊有三件很相似東西，分別是墳墓、風水及伯公，雖然這三件東西外表都很像，但在我們小孩子的心中他們卻是有分別的，我們很怕到墳墓因為怕被問到，而風水和伯公我們卻不怕，因為風水代表祖先是會保佑我們的，而伯公就好像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一般，所以小時候我們經常會採著伯公的墓塚爬到樹上玩耍。」

(三)廣興村三山國王廟

廣興村之三山國王廟約於民國 58 年興建，據村中耆老口述，本村之三山國王約與大路關之媽祖同時，其由九如三山國王廟分火而來，在咸豐 3 年(1853 年)大路關之役時，大路關遭附近閩庄及平埔族人包圍並斷其水源，三山國王之神蹟曾助村民獲得水源以解除其遭斷水之危。咸豐 7 年(1857 年)武洛溪水氾濫造成大路關分庄，三山國王之神像亦隨著分庄而遷移至新大路關庄且隱身於私人家中祭拜，至日治時期由於受日本政府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禁止村民祭拜神明，當時國王神像便在村民鄭圍海家中供奉，為了躲避日本警察的查緝，其便將國王神像以麵粉袋包裹起來吊於家中伙房之樑上，偷偷祭拜。其後國王之神像又歷經村民楊

¹²²張二文，〈美濃土地伯公與型塑之文化景觀〉，收入於《台灣史蹟研究會 91 年會友會實錄》(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279。

假黎家中、邱家伙房，最後約於民國 50 年代轉移至當時村長鍾佐賢家中。民國 58 年由徐秀發、鍾壽有發起蓋廟，並向李增星、李連生兄弟購買現國王廟用地，計 0.0331 公頃，並於民國 77 年取得土地所有權狀，民國 79 年正式向政府申請寺廟登記，由鍾壽有擔任管理人，由於會員之登記一直未經改選及刪除，故至民國 91 年，鍾壽有先生將管理人之職務交接給江明宗先生，並由其正式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擔任第一屆主任管理人，民國 94 年經會員改選其又連任第二屆主任管理人至今。

三山國王廟之主祀神明為三山國王，副祀神明有東港溫王爺、南鯤鯓吳王爺、及新營三太子爺。每年農曆 2 月 25 日為三山國王生日，村民會舉辦祭典慶祝，並會至九如三山國王廟刈香，有時也會借廟會活動安排從三山國王廟步行至水門隘寮溪口謝水神祭典，每三年或每五年則舉辦盛大的巡行繞境活動，並以步行的方式至九如三山國王廟刈香，並拜桌宴請親友參與盛會。除此之外本村每年農曆 10 月 16 日之「完太平福」活動，亦由三山國王廟主辦，村民會準備祭品至國王廟前祭拜，故國王廟儼然已成為本村之主廟。

(四)廣興村廣興壇—觀音廟

廣興村之廣興壇觀音廟於民國 58 年興建完工並自大崗山超峰寺分香迎駕觀音佛祖入座恭拜。主祀觀音佛祖，副祀媽祖及三山國王，本廟之用地為本村福德祠祭祀公業之地，首任管理人為溫連喜先生，現為第二任管理人鍾仁義先生。據村莊人士的說法，本廟原要奉祀本村之三山國王，但因主事者意見不合而分道揚飆，本村之三山國王被迎請至現三山國王廟重新立廟供奉。故本廟後來改奉觀音佛祖為主神，並至燕巢角宿迎請媽祖分香入祀及九如迎請三山國王分香入祀。每年農曆 2 月 19 日觀音媽生日，村中信徒會組團至大崗山超峰寺刈香。每年 3 月 23 日媽祖生日則會至角宿刈香，有時會就近只到廣福村順天宮媽祖廟刈香而已，曾經最遠到過北港朝天宮刈香。本廟並無舉辦重大的祭典廟會活動，但固定農曆每月 16 日會舉辦作牙祭拜神明，並由信徒共同出錢辦兩桌同享。

二、大路關地區的神明會組織

(一) 廣興村福德祠祭祀公業

(1) 神明會組織

福德祠祭祀公業為本村最大的神明會組織，其於日治時期之土地登錄多達 174.2475 甲，福德祠雖然擁有如此廣大的土地，但地目種類屬於「原」，皆是未開墾的溪埔地，土地價值不高。而福德祠祭祀公業應於大路關分庄之初所組成的，新大路關庄的開庄亦與福德祠祭祀公業有密切的關係，因其為新墾之地，且土地價值不高，故庄民便以該祭祀公業為共同拓墾團體，土地是大家共有的，要做的便要自己努力去開墾。該祭祀公業於日治時期遭受了最大的一次危機，位於廣興村（舊名新大路關）庄頭福德祠前的路口之「橋本九八氏頌德碑」便記錄了這一段歷史，該碑文內容如下：

我神明會福德祠公業地百七十六甲係吾等祖先為圖後代之幸福，不憚披榛斬棘以創建此基業。不幸派下突起內訌致使該業之內百二十六甲因為大和興業會社所買得，二比惹起爭端事件，日以糾紛幾無和解之望，幸得大名鼎鼎之屏東郡警察課長橋本九八氏，自下車伊始即能下吾等排難解紛，其結果意得六十三甲物歸原主，且為吾等圖善後策將該公業地全部分割并代辦登記，其懇切公平用意周到真令人鑲骨銘心，蓋自事件以來已閱八載星霜至此而得圓滿解決者，皆賢課長之賜也，吾人沐此厚恩感激不怠，爰是詢謀僉為頌其德，誌其功冀傳諸不巧垂諸無窮，乃勒碑以當紀念焉。

昭和八年十二月穀旦

新大路關民一同建立

它紀錄一段在日治時代福德祠的公地，遭盜賣的經過，因事涉當時的權貴階級（辜家）與鄉野百姓的土地糾紛，如無有力人士出面，可能無法順利解決。所幸當時佳冬庄（今佳冬鄉）長蕭恩鄉出面調解，留下一段佳話，至今仍為鄉野傳奇的故事，雖然碑文上是刻「橋本九八氏頌德碑」，但村民卻普遍認為佳冬庄長蕭恩鄉，才是村民的大恩人。

根據鍾林英先生口述：當時大路關尚屬屏東郡鹽埔庄，因福德祠公業地管理人私下偷賣公業地給辜家，村民不同意也不甘損失，拜託時任佳冬庄長的蕭恩鄉

出面邀集處理（據說蕭庄長當時係認昭和天皇之母為義母，故蕭恩鄉為天皇母后的義子，方能有此關係作調解人），第一次要回的土地有七十六甲，每戶平均分得 4.2 分地。福德祠公地尚有五十六甲，除留用八甲作為村民牛埔地（村民共有的私墓地）外其餘四十八甲地，再平分給每戶 2 分地，由於因佳冬庄長蕭恩鄉居中調解有功故村民立碑以茲紀念，惟村民認為蕭庄長應居首功而非橋本先生。

(2)伯公信仰

廣興村目前有三座土地公廟，其中年代最久規模最大的一座，乃是座落於村庄北端位於廣興壇旁之開庄伯公廟，本伯公廟隸屬於福德祠祭祀公業所有，在日治時期本廟登記於土地臺帳之管理人為張阿龍，寺廟規模為 0.269 甲。本座伯公之形制原為風水墳墓式的伯公形制，民國 52 年改建成廟宇的形制，尚保留原來之化胎於廟殿之後方，及正中央下方供奉原有之石碑，上刻之年代為昭和九年深戌孟春月穀立。在廟宇旁尚有一品天官賜福(風水型)土地公。另一座坐落於開庄伯公之上方，村民稱之為隘寮伯公，該伯公之原始之形制為一粒原石形制，座落於該廟之下方古墓區，在廣興護岸還未修之前，經常遭洪水肆虐，約於民國六、七十年代伯公請上來，由當時之村長鍾左賢建現之土地公廟，並將下方之伯公請至本廟供奉。由隘寮伯公及本地大坪頂古墓區¹²³之存在，可以證明在大路關尚未分庄之前，本地應是村庄外圍大路關隘之所在地，保護大路關庄，當時的大路關庄墓區應坐落於此，故很多來台祖或先祖皆葬於此。最後一座土地公廟坐落於村子南端位於恩公廟對面，其原為風水墳墓式的伯公形制，於民國 70 年改建為平頂水泥的小廟形制，廟內立碑石並刻有福德正神神像，後再於民國 94 年改建為燕尾式的小廟形制。

廣興村常見平日居民到鄰近的伯公廟上香祈福，農曆初一、十五奉上鮮花素果禮敬伯公，農曆二月二日土地伯公生日，村內居民則會請布袋戲表演，並準備三牲、四果、壽桃至土地公廟前祭拜，以酬謝神明之保佑。

¹²³ 本地大坪頂古墓區為於隘寮伯公上方隸屬於福德祠祭祀公業所有，而大路關地區很多來台祖或先祖皆葬於此。

(二)廣興村之恩公會

關於廣興村之恩公會之由來，本文已於第二章第三節詳述，茲不在此贅述。而恩公會之神明會組織也於咸豐 3 年(1853 年)大路關之役後 3、4 年組成，約於咸豐 7 年(1857 年)大路關分庄之後建恩公祠，由大路關庄鍾阿丁之祖父為建廟主事，該廟址原先建立原現廣興壇觀音廟之後方，其由村民廖日祥之父親捐地興建而成，並訂每年農曆 9 月 28 日為恩公生日，行恩公祭。該神明會於日治初期其業主所有權已正式登錄於土地臺帳之上，根據里港地政事務所日治時期大路關段新大路關小段土地臺帳登記，恩公會組織規模，有地 0.405 甲，管理人為村民鍾阿二。至民國 38 年才以交換地的方式移至現在之廟址，其以舊廟地約 2 分 7 厘向鍾家交換至新廟地約 1 分 3 厘。民國 88 年地方仕紳因見恩公廟年久失修，乃由恩公廟奉祀之恩公陳元清(興)之玄孫—陳家第 24 代長孫陳永仁，擔任重建發起人，發動募款及協調解決土地產權問題，經年餘施工，於民國 89 年將恩公廟重建得煥然一新，藉以擴大發提恩公捨己救人、犧牲奉獻之大無畏精神。並於新廟完成後連續三年舉行恩公大祭，以全豬、全羊祭拜恩公，並於其間做大戲，席開 90 桌並宴請恩公之後代參與盛會。

小結

根據日治時期 1926 年國勢調查的人口統計資料，大路關人的祖籍來源大部份來自潮州府，但若根據本區之大姓鍾、江、溫、楊等之族譜記載，本地之移民源似乎又集中在嘉應州之梅縣、蕉嶺地區，較特別的李氏則來自廣西柳州府融縣和睦，故筆者認為 1926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似乎不精確。本地以鍾為大姓，屬主姓村，村落的發展受限於環境而發展有限，且許多耕地因修昌基堤防之故被水流走，為了求生存在日治時期便發生了一波移民潮，光復後隨著臺灣大環境的改變，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很多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外面發展也造成另一波移民潮，新舊大路關也因當地產業的發展有了不同的命運。由學校的學生數可以發現，廣福村人口外移的力道較廣興村強，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廣興村檳榔批發產

業的興起，及外籍新娘的移入，使得年輕人願意留在鄉下發展。而廣福村則因為豆漿產業的興起，造成一波的移民潮向外發展，其怕下一代留在鄉下會失去競爭力的心理之下，紛紛將子女轉出與其同住並在都市就學。

從本地的宗族嘗會組織可以看出，客家人注重世系，慎終追遠的觀念，有錢的會留下嘗田，供後代子孫維持世系之團結不墜；無留下嘗田者，其後代亦會本著不忘本的精神溯源祭祖，不管其派下分布在何地每年清明節都會聚集在祖墳前祭祖掛紙。除了宗族的力量維繫著村落的發展與情感外，宗教組織亦是維繫本地發展與情感的重要力量，不管是遍布於客家社會的伯公信仰，亦或在地之媽祖信仰、三山國王信仰、觀音信仰、恩公信仰等更是村民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撐。由新大路關的最大神明會組織—福德祠祭祀公業，在洪水分庄後面臨環境艱困的新開墾階段，大家齊心協力以福德爺為精神號召，大家胼手胝足共同開墾也創造了一片天地。

第五章 結論

大路關原為傀儡生番大路關社之社址，大路關人於荷蘭時期被更靠內山之傀儡生番社群驅趕而與搬至台南玉井大武壠社，直至清初此處已成為鳳山八社大澤機社的勢力範圍。清乾隆初年，廣東梅縣、蕉嶺之客家人由武洛遷至此地拓墾建立廣福庄。其可能以平埔族人承租土地或越界侵墾並報備陞科納供取得土地使用權。乾隆四十二年，此處設立大路關隘使得居民之安全更有保障。大路關由於處於拓墾之最前線，故其於周遭之族群關係長期便處於緊張狀態，而其中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更是咸豐三年(1853)的大路關之役，其被鄰近之閩南人及平埔族包圍，幸六堆組織發揮其團結互助之精神解了大路關之危。而由《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三〈沈葆楨又奏〉中，可以看出大路關之客家人與傀儡生番之間乃處於和諧之狀態，是故在大路關之役中其並無參與其中。由此可知大路關客家人在此安身立命之道便是採此合縱連橫之道，與傀儡生番之間保持友好關係使其無後顧之憂，並藉由六堆之聯合組織以共同抵禦周遭之閩南人及平埔族人。

大路關地區由清初的開庄至日治時期也歷經百餘年歷史，其聚落的型態也漸由移墾的社會轉變為封閉的農村社會，由明治時期的堡圖至今日的電子地圖做聚落變遷之比較，從道路、橋樑、河道的變遷及地景改變、特殊用地等方面加以對照比較，可以發現這百年間其實聚落的改變不大，但對村民而言感受卻很深。從日治時期的婚姻關係中更可以看出當地族群的關係狀態，由於語言及爭水之間的衝突與隔閡使得本地之客閩關係呈現緊張的狀態，表現在婚姻關係則呈現不相往來的情形。而為緩和漢番間之衝突，突破閩庄之包圍，其採取和婚的方式以求安身立命。由於長期遭受水患之苦至日治時期昌基堤防的完工，也迫使部分大路關人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集體遠遷他鄉，而日久他鄉是故鄉，大路關人到了新鄉後總能很快適應環境，在新鄉開疆拓土很快與當地族群建立良好關係，而亦不忘本的將已開墾之家園定名為「大路關寮」，藉此以告訴後代子孫其祖先來自何方，而每年清明節時其仍會回大路關祖墳掛紙祭祖，雖歷經二代以上仍不間斷，其對

大路關那種濃厚的情感，實為吾人所感佩。在語言方面，他們口中那種異於內埔人之大路關腔口音，實為來自大路關原鄉之烙印，也常被當地之客家人抱以異樣的眼光，使其為融入當地之社會，故而在外講四縣話，在家說大路關話。在婚姻方面，則大多以當地客家人居多，當然也有與當地閩南及平埔族通婚之情形。在信仰及習俗方面，其大致與當地客家無異，除了信仰在地化外，客家傳統的「完太平福」仍是他們每年最重視的重要祭典活動。

根據日治時期 1926 年國勢調查的人口統計資料，大路關人的祖籍來源大部份來自潮州府，但若根據本區之大姓鍾、江、溫、楊等之族譜記載，本地之移民源似乎又集中在嘉應州之梅縣、蕉嶺地區，較特別的李氏則來自廣西柳州府融縣和睦，故筆者認為 1926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似乎不精確。本地以鍾為大姓，屬主姓村，村落的發展受限於環境而發展有限，且許多耕地因修昌基堤防之故被水流走，為了求生存在日治時期便發生了一波移民潮，光復後隨著臺灣大環境的改變，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很多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外面發展也造成另一波移民潮，新舊大路關也因當地產業的發展有了不同的命運。由學校的學生數可以發現，廣福村人口外移的力道較廣興村強，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廣興村檳榔批發產業的興起，及外籍新娘的移入，使得年輕人願意留在鄉下發展。而廣福村則因為豆漿產業的興起，造成一波的移民潮向外發展，其怕下一代留在鄉下會失去競爭力的心理之下，紛紛將子女轉出與其同住並在都市就學。

從本地的宗族嘗會組織可以看出，客家人注重世系，慎終追遠的觀念，有錢的會留下嘗田，供後代子孫維持世系之團結不墜；無留下嘗田者，其後代亦會本著不忘本的精神溯源祭祖，不管其派下分布在何地每年清明節都會聚集在祖墳前祭祖掛紙。除了宗族的力量維繫著村落的發展與情感外，宗教組織亦是維繫本地發展與情感的重要力量，不管是遍布於客家社會的伯公信仰，亦或在地之媽祖信仰、三山國王信仰、觀音信仰、恩公信仰等更是村民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撐。由新大路關的最大神明會組織—福德祠祭祀公業，在洪水分庄後面臨環境艱困的新開墾階段，大家齊心協力以福德爺為精神號召，大家胼手胝足共同開墾也創造了一

片天地。

大路關地區雖然只是兩個小自然村落，但是其先民開發拓墾的歷程，卻是早期典型漢人社會之拓墾歷程，亦是六堆客家先民逐漸向內地拓墾的一部血淚史。其發展的歷程，由早期的拓墾移民的社會發展成為封閉的農村社會，也是台灣典型農村社會縮影。檢視大路關地區人民的拓墾與發展歷程，其間族群關係之演變、歷經的社會變遷，正可以具體而微的彰顯臺灣大環境的轉變歷程。

大路關地區從乾隆初年，客家先人輦路藍縷到此開荒闢地，披荊斬棘化荒埔為良田，除了須面對大自然無情的摧殘，尚須面原住民為保護其祖先留下的地盤而做的反抗，及與閩南人之間為競相爭水爭地所引發的衝突，先人們也展現了無比的韌性化險為宜，堅強的駐守經營這塊土地，咸豐 3 年的大路關之役，六堆的客家族群亦發揮其團結互助的精神解了大路關人之危。而日治時期，由於日本政府在族群衝突上強力的介入下，慢慢的原住民的出草不再，閩粵械鬥的情形消失，臺灣的社會也逐漸的進入安定的社會。由日治時期的堡圖、台灣地形圖、及中華民國時期的航照圖交叉比對，可以看出大路關地區這近百年來聚落的演變是呈現慢速發展的變化，而由日治時期戶口資料更可以看出其通婚情形的封閉現象，由以上的資料所呈現出來的大路關又是個典型的封閉的農村聚落，故綜觀大路關聚落的拓墾史，正是一部由拓墾的移民聚落轉變為封閉的農村聚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也可看出客家人如何透過宗族嘗會組織，及宗教神明會組織來凝聚共識，促進宗族的團結及聚落的發展。

本文未竟之處即未能了解何以大路關地區之特殊口音「大路關腔」與六堆其他地區有如此大之差異，其原由為何？日後期能結合語言學的研究，而將大路關地區的論述完整建構。大路關地區的研究或許僅是一個六堆客家聚落的個案，但筆者也期許特過更多個案的研究，能更精緻六堆地區發展史之論述。

參考文獻

一、 古籍史料

丁紹儀，1957，《東瀛識略》，卷六〈番社、番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1993，《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彙編》，福州市：福建人民。

王瑛曾，1993，《(重修)鳳山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樹生，1998，《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

朱景英，1958，《海東札記》，卷四〈記社屬〉，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余文儀，1983，《續修臺灣府誌》，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范咸，1961，《重修臺灣府志》，卷五〈賦役(二)〉，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英譯甘為霖、漢譯李雄揮，2003，《荷據下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

徐宗幹，1960，《斯未信齋雜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叔瓚，1984，《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壽祺總纂，1993，《福建通志臺灣府》，台北：臺灣省文獻會。

梁志輝、鍾幼蘭主編，1998，《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摺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溫仲和，1968，《嘉應州志》，台北：成文。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臺案彙錄甲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4，《清會典台灣事例》，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4，《清代臺灣大租調查》，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蔣元樞，1994，《重修臺郡各建築圖書》，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臨時土地調查局，1905，《臺灣土地慣行一斑》，台北：南天。

盧德嘉，1984，《鳳山采訪冊》，臺北：大通。

藍鼎元，1984，《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大通。

二、專書

丘桓興，1998，《客家人與客家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

伊能嘉矩，1909，《增補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東京：富山房。

伊能嘉矩，1985，《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南投：臺灣文獻會。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1996《台灣踏查日記》台北：遠流。

村上玉吉，1934，《南部臺灣誌》，台南：台南州共榮會。

林美容，2000，《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臺原。

吳中杰，1999，〈屏東平埔聚落發展歷程探究—杜君英庄的個案〉，《屏東地區馬卡道族語言與音樂研究》，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吳中杰等，2006，《邊陲與聚焦—建構南台灣的客家研究成果報告書》，行政院客委會計畫。

松崎仁三郎，1935，《嗚呼忠義亭》，屏東：盛文堂。

施添福編，1990，《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臺灣文獻委員會。

美濃八色鳥協會，1999，《大家來寫龍肚庄誌》，南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陳紹馨，1979，《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陳其南，1990，《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台北：聯經。

陳正祥，1993，《臺灣地誌》，台北：南天。

康義勇等，1981，《高樹鄉志》，屏東：高樹鄉公所。

黃成助，1983，《臺灣省—屏東縣志》，台北：成文。

曾彩金總編 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屏東：財團法人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彩金，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社會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坤木，2004，《南郡庄史》，屏東：長榮社區發展協會。

- 蔡明坤等，2005《六堆內埔客家聚落伯公廟》，台北：南天。
- 鄭遠，1997，《台灣省屏東農田水利會會誌》，屏東：台灣省屏東農田水會。
- 鍾王壽，1973，《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
- 鍾鐵民編，1997，《鍾理和全集(1)》，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 鍾榮富，2006，《邊陲與聚焦—建構南台灣的客家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簡炯仁，1999，《屏東平原先人的足跡》，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 簡炯仁，2001，《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 簡炯仁，2004，《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 簡炯仁，2006，《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台北：稻鄉。

三、 期刊論文

- 中村孝志，1936，〈蘭人時代の蕃社戸口表(一)〉，《南方土俗》4(1)。
- 石田浩，1988，〈臺灣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與工業化—臺灣農業對工業化成果所扮演的角色〉，《臺灣風物》38(4)。
- 石萬壽，1986，〈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臺灣文獻》37(4)。
- 李國銘，1994，〈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台灣史研究》。
- 李明龍，2006，〈大路關四孤搶叛〉，《六堆雜誌》117。
- 林會承等，1989，〈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頁127-175，收錄於陳溪珍主編，《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史蹟研究中心。
- 林正慧，2004，〈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六冊》。
- 莊英章，1973，〈臺灣單系繼嗣群之檢討〉，《思與言》11.1。
- 陳祥雲，2002，〈清代台灣南部的移墾社會—以荖濃溪中游客家聚落為中心〉《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語文、婦女、拓墾與社區發展(一)》。
- 陳永茂，2006，〈大路關與六堆之起源〉，未出版。
- 張二文，2002，〈美濃土地伯公與型塑之文化景觀〉，《台灣史蹟研究會91年會友

會實錄》，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許嘉明，1973，〈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期。

陳秋坤，〈土著地權、族群關係與客家公產：以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900〉發表於「六堆歷史與文化前瞻學術研究會」，內埔：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2007年9月20-21日。

黃瓊慧，1998，〈屏東北部地部行政區的形成與演變—兼論長興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灣文獻》4。

黃瓊慧，2000，〈屏東縣高樹鄉聚落發展與地名探源〉，《屏東文獻》2，頁66-93。

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發表於「第三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2003年11月29日。

曾坤木，〈走大水與輪水番—屏東高樹水利灌溉與聚落消長之關係研究〉發表於彰化師大歷史研究所主辦《第一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彰化：彰化師大歷史研究所，2006年9月30日。

楊忠龍，〈多重視野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高樹鄉東振村為例〉發表於「客家社會與文化及教學資源整合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07年4月14~15日。

鍾敏鈺等，〈即將消失的田野：六龜新村二坡地區北客移民的族群「認同」與「再現」〉，發表於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主辦，《客家族群關係研討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08年4月11~12日。

劉萬枝，1963，〈清代臺灣之寺廟〉，《臺北文獻》4。

劉益昌，1998，〈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頁15-40，收錄於鄧憲卿編《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賴維凱，〈從大路關客語變調談客語教學在地化〉發表於「客家語言文化研討會」，臺北：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7年12月1日。

四、 博碩士論文

邱永章，1989，《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

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正慧，1997，《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夏雯霖，1994，《清末後堆地方傳統聚落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瓊慧，1996《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啟仁，2007，《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力村為例》，臺南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曾坤木，2004，《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臺北：臺灣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旭貞，1998，《佳冬村落之宗教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Pasternak “Kinship &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

五、 網站資料

廣興國小網站

<http://www.gosps.ptu.edu.tw/>

中央研究院 GIS 古今地圖對照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le/JM20k1904_1.htm

URMAP 你的地圖網

<http://www.urmap.com/>

高樹社教網站

<http://www.tncsec.gov.tw/wks/pt11/home.php?page=page21.php&wks=pt11&num=2680>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網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高樹大路關-yam 天空網站

<http://blog.yam.com/stonelion/category/760071>